

MOGUJIMU



魔鬼积木

刘慈欣 著

中国惊悚科幻小说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魔鬼积木

刘慈欣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M O G O I J I M U

责任编辑: 马经标

插图: 蔡 颀

装帧设计: 陈 扬



基因研究的成果被将军利用,

一批批人兽基因组合的

“魔鬼军人”降临于世……

正当兽面人身的士兵横行无阻的时候,

长着天使翅膀的

“飞人战士”却从天而降……

ISBN 7-5395-2274-7



9 787539 522746 >

ISBN 7-5395-2274-7

I·456 定价: 13.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鬼积木 / 刘慈欣著.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

ISBN 7-5395-2274-7

I. 魔... II. 刘...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114 号

魔鬼积木

——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

作者: 刘慈欣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1000 毫米 1/16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8.25 插页: 4

印数: 1—5150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274-7/I·456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数字资源
PDG

目 录

中国惊悚科幻小说

黛丽丝之死	1
淘金者	12
大 火	35
政 变	55
血洗 2 号基地	60
桑比亚之战	103

鄧平如
船
PDG

黛丽丝之死

奥拉博士站在女儿的尸体旁，双眼失神地看着远方。前面是德克萨斯州广阔的荒原，零星地生长着一些仙人掌，地平线上矗立着几座大石柱一样的孤峰，风滚草在德克萨斯特有的、让人烦躁的干燥热风中滚动着。奥拉的身边站着几名警察，他们身后是一条高速公路，公路的另一边是一座人口不到五千的小镇。

警长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黑人，他五十岁左右，长得很瘦，穿着随便。警长很难把他同一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联系起来。

“奥拉博士，据黛丽丝的同事说，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后她告诉同事，说有一个陌生人要向她提供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然后就离开办公室，开车急匆匆地朝这里赶。博士，您的女儿作为一个大通讯社的记者，一定常常接到类似的电话，她不会轻易地答应一个陌生人的约见，除非有真正让她感兴趣的东西。她的死因也让人难以想像，我从警三十多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博士，您的女儿是被……”

“是被吓死的。”奥拉打断他的话说。

警长吃惊地盯着奥拉，好一阵才恢复常态：“是的，博士，用法医的话来说，是由于过度的惊惧而导致的过激神经反应所引起的心室震颤而死。这么说，您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了？”

“不，我没什么可说的。”奥拉冷冷地说。

奥拉的女儿仰面躺在沙地上，她是一名混血姑娘，皮肤呈浅褐色，很有些东方风韵。这时，她那大睁的双眼的眼脸上已蒙上了一





知子知
PDG

层薄薄的灰尘，但那惊惧的目光仍然从这灰霭后面透射出来，仿佛整个天空在她的眼中就是一个魔鬼狰狞的面容。

“这也没关系，博士，我们知道的比您想像的要多，事实上，罪犯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中了。”

奥拉仍然木然地站在那儿，无神的双眼仍像刚才一样茫然地直视前方。

“怎么，您不感兴趣？这倒使我们对您感兴趣了。我承认，有些事情确实让人搞不明白，您看看这些痕迹。”

那些隐隐约约的痕迹从远方的荒原上延伸过来，绕着黛丽丝的尸体转了一圈，又伸向高速公路，并在路基上消失了。这些痕迹在形状上十分奇特，看上去像一个个首尾相连的S，每一个S有一米多长。

“博士，我们并不是仅凭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痕迹找到罪犯的，因为它只在沙地上才能留下，但在痕迹中我们找到了微量的同位素示踪剂，同我们常用于跟踪的那种一样，凭着这种示踪剂的指示我们找到了那家伙的位置，现在他还在那儿。怎么，您仍然不感兴趣？我可不可以把您这种态度理解为默认了同这件事有关系，或至少知道些什么？好了，还是让我们亲自去那里看看吧。”

10分钟后，警长和奥拉博士坐的警车驶进了小镇。到达目的地后，奥拉看到了更多的警车停在那里，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躲在警车后面，紧张地盯着一个用黄布带围起来的圆形区域。在那个区域正中，是一个已揭开盖板的下水道的圆形井口。

“难以置信，他就在那下面。”警长指着那个小小的井口对奥拉说。

“这么说你们还没有见到过它？”奥拉问。

警长注意到博士说的是“它”，而不是“他”或“她”（英语中



“它”、“他”、“她”不同音)。

“我们很快会把他弄出来的!”警长朝旁边甩了一下头,那个方向有三名警察正在穿防弹衣。

“别派人下去!”奥拉严肃地对警长说,“等一会儿会有人来处理这事的。”

“谁,慈善机构?”警长对奥拉博士谑笑。

“我知道阻止不了你们,但我能不能见见将下去执行任务的人?”

警长挥手把那三名已穿好防弹衣的警察叫过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格兰特警官。”

“见过我女儿的样子吗?”奥拉问格兰特。

“当然,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我理解您的感受,博士。”

“我只是想提醒你,年轻人,对你将要看到的要有思想准备。”

剽悍高大的警官笑了笑:“博士,您过虑了,我见过的东西不少了。就在前天,我们逮捕了一名变态杀人狂。他的房间里到处挂着一串串的装饰品,那些东西是他用自己杀的六个女人的肉块风干后做成的,每一块像一个棒球那么大,一串串的,像东方的大念珠一样……博士,我在重案组干了十年,对这类事司空见惯了。”不等奥拉回答,他就同另外两个警察大步朝下水道井口走去。

“在这个时代,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奇怪,每天早上起床时你真不知道这一天会遇到什么。”在等待的时候,警长对奥拉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同罪犯的关系是一对敌手的关系,他们虽然残忍贪婪,但是从精神和人的本性方面还可以理解;现在呢,我们同罪犯的关系是心理分析者同精神病人的关系,罪犯们变得怪诞,从哪方面都不可理解。比如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领绅士,尽心尽责地工作,尽心尽责地对待家庭,生活不越雷池一步,就这么度过了大半



生。可突然有一天，他用手枪打死了包括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内的全家人，然后平静地宣布自己在为社会造福……更不用提那些在网络中飘忽不定的数字的影子，它们比幽灵更虚幻更难以捉摸。”

“这次也一样，”奥拉说，“您面临的可能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案件，也许它不能被称为案件，而是一个最复杂的事件，它的复杂和离奇远远超出了您的想像，我劝您还是立即打住，你们没有能力处理它。”

在比预料的短得多的时间里，不到5分钟后，进入下水道里的三名警员就出来了，其中格兰特是被另外两个人费很大力气拖出来的。他一上来就瘫倒在地，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双手紧紧抓住衣领，像是怕冷；他的双眼瞪到最大，眼球突出，呆滞地看着前方，使人想起了黛丽丝死后的那双眼睛。他对警长的问话毫无反应。这时有人递过一个金属酒瓶，使劲往他嘴里灌威士忌，使他的脸上渐渐有了些红晕，那红晕像抹上去的油彩，周围没有一点过渡。这时他喃喃地说话了：“回家，我要回家……”两名警员架着他走向一辆警车，但他用双脚死蹬着车门不敢进去，“黑，里面黑，我怕黑！”他喊道。人们最终还是把他硬塞进警车拉走了。

“见鬼，你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警长问另外两名警员。

“我们没有看到，是格兰特看到了。下面的通道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行走，格兰特走在最前面，我们跟着他的手电光走，走到一个拐弯处，与他相距有两三米。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后来大叫一声，对我们的喊话也没有反应，就那么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然后他的手电和枪都掉到地上，仰面倒下，接着从脏水里拼命地往回爬。我们没敢再向前走，只好把他弄出来。真见鬼，无法想像什么东西能把格兰特这样的人吓成这个样子。”

警长转身从旁边的警车中拿出一个手电筒，走到奥拉博士前



说：“我们俩一起下去。”奥拉无言地看着他，他接着说，“即便我落到格兰特的下场，也要看看里面是什么，我当警察三十多年了，应该满足自己这个好奇心。”奥拉又默默地看了警长几秒钟，然后跟着他走向下水道井口。

当他们俩走下扶梯，站到下面齐膝深的污水中时，奥拉说：“警长，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警长在手电光中看到奥拉一脸严肃，点了点头，“假如把您的性格分成十份，勇敢和理智各占多少？”

“理智占9点多，勇敢连1都不到。”

“要真是这样您是幸运的，您不会遭到我女儿和格兰特那样的命运，理智是真正的勇敢。”

他们沿着地下通道向前走去，一股阴风从黑暗深处吹来，凉彻骨髓，周围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味。警长跟着奥拉向前走，手电光在奥拉前面飘忽不定。

“我并不想劝您做一个无神论者，”奥拉边走边说，“但真正的神秘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原始人看来，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巫术，同样，对于我们来说……”

“安静！”警长厉声说，并急步上前拉住了奥拉，他们停了下来。有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很轻微，隐隐约约，仿佛这黑暗和阴风中的一缕飘忽不定的游丝。

那是笑声。

那声音把警长带入了这样一个幻觉世界：所有的大陆上已没有人烟，也没有森林和植物，大地被密密麻麻的墓碑所覆盖。惨白的月光照在这无边无际的墓碑的森林上，墓碑之间的地面上有白色的雾气在匍匐爬行。在一块大陆的正中央，有一块无比高大的墓碑，有纽约的世贸大厦那么高。在这个墓碑的顶端，站着地球上惟一的





電子書
PDF

PDG

一个活物，在那高高的墓碑顶端，在惨白月亮的背景上，呈一个黑色的剪影。从那纷乱飘动的长发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女人，她的面部在阴影中闪出磷光，她在笑，阴森的笑声从那摩天大楼般高大的墓碑顶端隐隐约约传下来……

奥拉拉开了警长抓着他的手，继续向前走，他们蹚着污水又走了有半分钟，奥拉站住了，转身对警长说：“过来看吧，记住，用你的理智！”

警长越过奥拉的肩头看去。他不能称自己看到了噩梦，因为梦受人的想像力的限制，很难想像有人能梦见这样的景象。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人人都会有的那一段害怕黑暗的年代，那时，周围充满恐惧，在黑黑的屋子中孩子的惟一愿望就是紧紧抓住大人的手。

警长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巨蟒，它盘缠在前面的一道栅栏前。蟒身上虽然沾满了污泥，但鳞片仍然在手电光的光圈中闪闪发亮，而蟒身特有的艳丽色彩，随着它的蠕动而变幻着，那妖艳的色彩同周围这阴暗腐败的黑灰色很不协调，又太协调了，仿佛在这肮脏环境中阴暗和腐败的精华。在盘缠成一堆的蟒体的正中央，它的头部高高立起。

在那里代替蟒头的，是一个人头。

在人头和蟒身之间，有一段从人的皮肤渐渐过渡到蟒的鳞片。纷乱的长发从那个人头上披散下来，由于浸入了污水而弄成一缕一缕的。分不清这个人头是男是女，蛇人的面容如白骨一般惨白，在深深的眼窝中，那双眼睛射出幽幽的冷光，直视着刚在这里出现的这两个人，而蛇人的嘴里不时地闪电般地吐出端头有叉的细长的蛇舌。这时蛇人又笑了起来，它的头向上仰着，一颤一颤的，细长的蛇舌吐向空中，那阴森的笑声像一双细长而尖利的手，攫住了警长



的心脏，几乎使它停止跳动……

“不要紧张，它这并不是在表达什么感情，这只是一种呼吸行为，以使它那冷血动物的呼吸系统供给温血动物的大脑足够的氧气。”奥拉拍拍警长死抓着他肩膀的手说。

“我们回去吧……”警长用颤抖的声音说。

两人转身沿来路走去，没走了几步，就听到蛇人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那声音带着人类不可能有的尖利嘶哑，警长感到这声音好像一把利刀他的后背划了一道。

“死——”蛇人喊道。

奥拉停了下来，微微回头对后面的黑暗说：“是的，2904号，死，没有别的选择，你是废品。”

警长在奥拉的帮助下艰难地从下水道井口爬到地面上。他眯起双眼适应着突然出现的阳光，当部下们围上来问他看到了什么时，他只是伸出了一只手，虚弱地说：“酒。”有人递给了他那个金属酒瓶，他开始猛灌威士忌，直到把酒瓶喝得底朝天。

当警长的感觉恢复后，他听到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这声音来自天空。他抬头一看，见空中悬停着三架直升机，转身又看到在不远处镇上教堂前面的草坪上有一架直升机正在降落，从机舱中跳出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于草坪很小，这架直升机在清空载员后立即升空给另一架让出地方，从这架中跳出的仍然是士兵。他们并没有朝警长这边来，而是围着这块空地建立一道环形的警戒圈，同时赶开不多的几名围观者。当最后一架直升机降落时，这块空地已由平端着枪的士兵严密警戒起来了。从那架有陆军白星标志的黑鹰直升机上下来三个人，大踏步地朝警长和奥拉站的地方走来，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细长的将军，他的肩上有四颗星，警长在新闻媒体上常见这个人，不用介绍也知道他是谁，这时他真感到自己抓住了大人



的手。

“你们终于来了，菲利克斯将军！”警长感激地说，好像他早就知道他们要来似的。

“先生，我不想干涉您的工作，但请您接个电话。”将军说，同时他旁边的一名少校军官把一部手机递给了警长。

警长在电话中听到了局长的声音，他只听到了让他们退出，其他的顾不上听了，他迫不及待地问：“那么，将军，我和我的人现在就可以走了吗？”

“当然，先生，但我想刚才您的上级已经对您说清楚了，你必须做出一个绝对的保证。”

警长茫然地点点头，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菲利克斯将军又向他走近了一步，把脸凑近他，他们的眼睛对视着，将军那两双蓝色的眼睛如黑暗的深海，警长打了个寒战，这双眼睛让他想起了蛇人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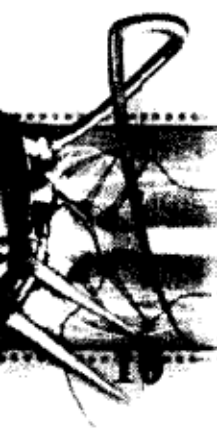
“先生，您和您的部下什么都没看见。”

警长使劲地点点头：“当然，当然将军！”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几名持枪的士兵急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钻进了下水道井口。在警长挥手招呼部下上车离开的时候，他听到了从井口传出的几声沉闷的枪声。他们把三辆警车开出了警戒圈，不知是由于一种什么本能所驱使，警长把他的车在警戒圈外面刹住了。从后视镜中看到，几名士兵正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从下水道的井口中提出来，那是他常见的尸袋，但比正常的大许多，巨蟒的轮廓从尸袋中清晰地凸现出来。

警戒圈内离井口不远的地方，奥拉博士和菲利克斯将军并排站着，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博士，事情怎么变成这样。”菲利克斯叹息着低声说。



奥拉博士沉默无语，是啊，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一切要从十六年前说起。

淘金者

那一年的那一天，科菲·安南在他获得管理硕士学位的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次晚间招待会，奥拉和他的妻子凯西都接到了邀请。奥拉在招待会上兴致不高，他端着一杯香槟酒站在一个角落看着聚聚离离的人群，也看到凯西和纳内·安南——那位瑞典籍艺术家——谈得火热。

这时，一位穿着白色西装，身材颀长、温文尔雅的男子走过来同奥拉打招呼。他只简单地介绍自己是戴维·菲利克斯。他问奥拉是否同安南先生认识很久了。

“不，只是我父亲同他有深交，50年代末他们是加纳库马西科技大学的同学。”

“您父亲好像不是加纳人。”

“是桑比亚人，在十五年前，我和父亲移民到美国。”

“哦，桑比亚，”菲利克斯礼貌地点头说，“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卡迪斯独裁政权被推翻后，桑比亚现在在一个民主政府治理之下，经济繁荣，现代化进程很快。”

奥拉说：“对祖国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出来后从未回去过。但据我所知，桑比亚的经济起飞是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那里成了西方高污染工业的垃圾场；我还得知，那里的社会没有中间阶层，少数富人狂奢极侈，而占大多数的穷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

“这是现代化的代价，也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菲利克斯说。



奥拉正要说什么，安南转到了他们这儿。只有离他很近时，奥拉才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的深深的疲惫，这时，在另一块大陆上，南斯拉夫正在火海中挣扎。奥拉本以为他只是礼节性地同自己谈几句，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同自己谈了很长时间。

“在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出生的那块大陆正在被抛下。”安南说，“非洲需要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她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呢？在目前非洲最贫穷的一些地区，计算机和互联网这类东西，正如有人说过，是穷人的假上帝；他们更需要现代的生物技术，特别是你所研究的基因工程，在这方面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

“这么说您读过我写的那本书？”

安南点点头，菲利克斯插进来说：“博士，我也读过那本书。您书中的主要设想是：在非洲和世界上其他最贫困的地区，在用基因工程对干旱农作物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可尝试用同样的技术对人本身进行改造，如果能用基因工程改造人类的消化系统，使其能消化更粗糙一些的植物，那么，在同样的耕种条件下，农作物的可食用产量可能增加几倍甚至十几倍，地球上大部分的饥饿将消失。即使对于发达社会，这也能大大减少耕地的用量，加速自然环境的恢复和良性循环。”

安南笑着说：“看，你的思想传播很广。”

奥拉苦笑了一下：“你们两位并不知道我为此受到了多大的攻击。”

安南说：“你书中思想的视角很独特，但也确实很偏激，看得出来你还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所以在生物学的伦理方面不太顾忌。不过确实应该在非洲开始几个谨慎但能产生实效的基因工程应用项目，这将有助于联合国的努力，这种努力正在使百慕



大协议^①成为一个全球政府间协议。”

在他们的谈话结束时，安南握着奥拉的手说：“回非洲看看，回你的祖国看看，用你的学识为那块大陆做一些事情，这也是你父亲的愿望。”

安南离开后，菲利克斯对奥拉说：“博士，我知道您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您父亲一样。这很让人敬佩，但您也不要误解了安南先生的意思。”

奥拉笑笑说：“我当然不会长期待在非洲。”

“这就对了，”菲利克斯点点头，“我认识一个埃及人，他是高能物理博士，很有才华，可是回到埃及后得不到他需要的实验环境，他现在只是国家旅游局的一名官员。”

奥拉觉得菲利克斯有一种才能，他像一把刀子，能很快同一个人初次见面的人一下子切入到谈话的深处。后来，凯西曾到奥拉这边来过一次，对他说：“知道刚才同你谈话的那个人是谁吗？”奥拉摇了摇头，凯西接着说：“纳内告诉了我他的情况，不过也没有告诉我他的身份，只是说他能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批研究资金。你现在要抓住他！”

在招待会快结束的时候，菲利克斯又有意无意地来到了奥拉身边，说：“博士，我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不知我能否在方便的时候参观一下您的实验室？”他接着又重重地加了一句，“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兴趣。”

想起刚才凯西的话，奥拉对菲利克斯表示欢迎。

① 百慕大协议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英两国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内容是禁止人类基因专利注册，并使人类基因的研究公布于众。

一个星期以后，菲利克斯果然造访了奥拉博士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是建于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幢旧楼房。同任何一个生物化学实验室一样，它的内部也平淡无奇，能看到的是一排排的试管架、培养基，还有几台离心分离器，几个液氮冷藏罐，最复杂的设备也就是电子显微镜，一切都显得琐碎和杂乱。奥拉似乎很清楚这点，便立刻把菲利克斯领到了最让外行感兴趣的地方。

奥拉首先把菲利克斯领进了一间标着“3号种植区”的房间，里面在人造阳光下种满了初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植物。奥拉随手从一棵矮树上摘下一个橘子，递给菲利克斯并示意他剥开，菲利克斯剥开后发现里面很硬，他看到了里面是白色的果肉，并惊奇地闻到了苹果的香味。他们又来到一棵热带植物下面，奥拉摘了一根香蕉递给菲利克斯，菲利克斯好奇地剥开了香蕉，奥拉没来得及制止，有一股液体喷出来落到菲利克斯的衣服上，奥拉告诉他，这是椰子汁。当他们来到种植区的尽头时，菲利克斯看到了一片生长在架子上的藤状植物，上面长着几根黄瓜一样的果实。菲利克斯看到在几根黄瓜的顶部有一个红色的圆球，他摸了摸那个圆球，确定那是一个西红柿。菲利克斯抬头看架子上其他的西红柿和黄瓜的组合物，像一个个小丑的鼻子，有一些组合物西红柿长在黄瓜正中间，还有的西红柿长在底部，还有一根两端各长着一个西红柿。

走出“3号种植区”，奥拉又带着菲利克斯走进了一间标明“3号成长区”的房间里。在进门之前菲利克斯注意到，旁边还有1号、2号种植区和1号、2号成长区，奥拉都没带他去。“3号成长区”里有很多鱼缸大小的玻璃箱，有的玻璃箱前还放着一个放大



强劲的带齿的腿，那分明是蚂蚱的腿。有一条蚯蚓用那双蚂蚱腿弹跳了一下，但由于身体太长，它只是翻了一个滚。但有另外两三条蚯蚓似乎适应了它们的身体，蚂蚱腿每弹跳一次，身体就蜷成一团向前滚动着。在另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缸里，菲利克斯看到了许多水中的小生物，他仔细看后发现那是遗传学中最常用的实验品——果蝇，奇怪的是这些果蝇在水中快速移动着，菲利克斯很惊奇它们为什么不会被淹死。奥拉递给他一个放大镜，他用它仔细地观察其中的一只，发现那只果蝇竟长着一个小小的鱼头！他清楚地看到了小小的鱼眼和一张一合的鱼鳃。奥拉说：“用双翅在水下运动很不容易，但它们正在慢慢地学。”

奥拉领着菲利克斯走进了他在顶层的办公室，一进门，凯西就起身迎接他们，奥拉把她介绍给菲利克斯。

看着凯西苗条动人的身材，菲利克斯说：“我们在招待会上见过的。奥拉博士，我认为您夫人更适合生物学的研究，因为科学的最高境界是对美的追求，而凯西博士本身就是生命美的生动体现。”

“奥拉大概不同意您的看法。”凯西笑着说。

“菲利克斯先生，领略生物学之美同领略物理学的美一样困难，您从凯西身上看到的美是什么呢？嗯……比如说您看到了一部史诗，您赞叹它封面的华丽，装帧的精美，这就是您从凯西身上看到的生命之美；而对于史诗内部的诗行，您还一句都没读呢。只有当您深入到用想像才能把握的分子尺度，当您看到 DNA 分子以简洁优美的排列，表达着那浩如烟海的魔咒般的生命信息时，您才真正感觉到生命之美！顺着那长长的分子链走下去，您就是在读一部流传了几十亿年的史诗，那分子链之长，您可能沿着它跋涉一生也走不到头。而从您身上掉下的每一片皮屑中，就含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部那样的史诗。人们对生命美的肤浅的认识，就如同他们同样肤



浅的宗教一样，正阻碍着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科学的发展，因为对以基因为代表的生命内在美的探索，很可能产生出一些在常人看来不美，甚至丑恶恐怖的东西，这使人们恐慌。他们只对您从凯西或其他什么对象表面看到的那种肤浅的美感兴趣。”

菲利克斯摇摇头说：“至少当凯西博士在这儿时，我很难被说服。”

“那我不妨碍你们了，菲利克斯先生，很欢迎您光临！”凯西起身告辞，在她走出门时，对奥拉使了个眼色。

菲利克斯打量着奥拉的办公室，这里堆满了资料，墙上挂着一幅孟德尔的画像，一幅达尔文的画像，在这两幅画像的中间，却挂着一幅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情形的油画，可能是拉斐尔某幅画的复制品，但看上去栩栩如生。

“很有意思吧，”奥拉笑着说，“您看到的就是目前基因研究领域的精神状态。”

菲利克斯又像上次一样很快切入正题：“博士，我是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外行，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浅薄可笑请不要介意：据我所知，目前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对各物种的遗传密码的测序工作只进行了很少的一部分，更不用提遗传密码的完全破译了。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能够实现我前面看到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组合呢？”

“您对计算机程序知道一些吗？”奥拉反问，菲利克斯点了点头，“如果您要把两个程序模块连接起来，并不需要完全读通这两个模块的全部程序代码，甚至完全不需要知道模块内部的情况，只需了解两个模块外部的数据接口，只要把数据接口正确连接，两个模块就合为一体了，尽管这时两个模块的内部对您仍是黑箱状态。其实在很多年前，当分子生物学对各物种的基因信息所知甚少的时候，人们已经在干这种事了，比如有的研究者使果蝇的翅膀上长出



了眼睛，甚至还有人使白鼠的背上长出人的耳朵……事实上，这种基因组合的难度和层次远低于对基因的直接修改。我的实验室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这项工作由以前的手工操作转为全自动化方式，这我将带您去看，但在这之前，我带您看另外一些东西，它会让您更加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

奥拉领着菲利克斯走出了办公室，沿着来时的那条路走去，经过了来时的3号成长室，又经过了2号成长室，进入了1号成长室。“这个地方叫这个名称是不确切的，因为这里没有活着的東西。”奥拉说。菲利克斯看到，在1号成长室中，立着一排排像书架一样的金属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排放着无数小玻璃瓶，那些密封的玻璃瓶只有手指大小，奥拉告诉菲利克斯这样的标本瓶在这里有12万个，每一个瓶中都有一个基因组合的失败产物。菲利克斯仔细看了看面前的一排标本瓶，浸泡在瓶里福尔马林液中的是一些形状模糊的糊状物；向前走过几排架子后，小瓶中开始出现一些更具实感的小残片，好像是无意中混入的一些木片树叶之类的杂物。

奥拉带着菲利克斯来到了2号成长室，这里同1号成长室一样，立着一排排放满标本瓶的高架子。不同的是，在这些标本瓶中，菲利克斯找到了一些他能认出来的东西：一条昆虫的腿，一片残缺的翅膀，一个昆虫的脑袋……越向前走，标本瓶中昆虫的形态就越完整越清晰。

奥拉说：“这些都是基因组合失败的产物，真正成功的能成活下来的基因组合体，就是刚进来时我带您看的那很少的几例了，它们是所有这二十多万次组合试验中的幸运者，由此您也就能明白，我为什么把您马上要看到的那个系统命名为‘淘金者’系统。”

奥拉带着菲利克斯来到了下一层楼，这一层的墙壁都被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车间。奥拉首先让菲利克斯看两根手指粗细



的玻璃管，管中都流淌着似乎一模一样的乳白色液体。奥拉说：“这就是‘淘金者’系统的输入端，通过两根管子分别向系统中输入要进行组合的两种基因的细胞溶液。”菲利克斯看到，这两根管子在前面分开了，分别进入了两条流水线，这两条长长的流水线是由体积不大、但数量繁多的机器组成的，两条流水线的机器精确对称，完全一样。奥拉边走边介绍：“这一段是物理分离提纯，这一段是细胞级的预处理，这一段已经比较精密了，是分子级的预处理……”

最后，两条流水线汇入一个巨大的金属球体中，菲利克斯看到了球体顶部立着一个塔状物。“您看，这就是‘淘金者’系统的核心：基因组合舱。”

“那是电子显微镜吧？”菲利克斯指着那个塔状物问。

“是的，但同一般的电子显微镜不同，它的图像只提供给计算机。对 DNA 进行分析和破译的基本操作，包括用酶对碱基对的复制、对 DNA 进行标记以及根据放射频谱对特定碱基对的检测，都是在计算机的控制下自动完成的。计算机中的分子结构分析软件对 DNA 分子进行分析，这当然还需一些预处理过程中其他设备采集的信息。同时，计算机控制极其微小的分子探针，根据分析的数据对染色体进行操作，以实现基因组合。这是一个极其精密复杂的系统。请看，这些就是电子显微镜输入计算机中的原始的分子图像。”

菲利克斯看到，那些图像中只是一些形状和大小都变幻不定的幻影，看不到带状染色体，更看不到想像中的 DNA 长链。奥拉解释说：“在这种尺度下，物质的量子效应变得明显了，人是很难理解这些图像的。”

但菲利克斯想像中的长链在对面的一排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奥拉告诉他，这是计算机根据接收到的信息产生的 DNA 分子链的三



维模型。链上那无数个小球的色彩组合似乎永不重复，整个长链伸向屏幕深处的无限远方，并不停地移动着。菲利克斯觉得，他沿着那条色彩斑斓的长链，可以一直走到宇宙的尽头。

“菲利克斯先生，这就是那首几十亿年的荷马史诗！现在我们要修改它了，你看……”

屏幕上的那条长长的碱基分子链断开了，从屏幕的左上方又飘过了另一条分子链，它像一条在空中飘行的彩带，轻盈地插入了长链的断开处，两头很快和断点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响起了一阵蜂鸣声，对面的一个大屏幕上显示的红色数字又加了1，标志着一对物种的基因组合的完成。

奥拉带着菲利克斯绕过组合舱来到它的另一面，菲利克斯看到，一长排试管正在从一个金属槽中源源不断地流出，奥拉告诉菲利克斯每一个试管都容纳着一个基因组合完成的胚胎细胞。这些试管沿着滑槽进入了一个体积更大的方形密封舱中，奥拉说这是初级培育舱，像一个人造子宫。菲利克斯透过一个观察窗向里面看去，他看到了一个充满了潮湿雾气的世界，这雾气中散射着橘红色的光，使人想起了创世之初的地球，在那发着红光的火山和浓密的硫磺气体之下，幼年的生命在萌发。在这散射着橘红色光芒的雾气之下，是一片试管的海洋，那密密麻麻的试管从观察窗下面延伸到前面的雾气之中。

接下来连接有三个培育舱，分别对应着组合体成长的不同阶段。最后一个培育舱是开放的，那是一个底部铺着一层沙土的大池子。菲利克斯站在池边，觉得自己在俯瞰着一个血战之后的巨大战场，伤残的躯体布满了原野，他们大半已死去，有的只是在进行着生命最后的无知觉的抽搐；有的还在艰难地一点点移动着自己，用巨大的痛苦维持着那必然要失去的生命。菲利克斯一个个仔细地观



察这基因组合的最后成品，他看到其中最成功的一些能够分辨出躯干、肢体、头、翅膀，但大部分的组合体则像是一只只被车轮碾过的昆虫，从它们那残缺不全的躯体上，这里伸出一根齿腿，那里伸出半个翅膀或一根触须；还有一些完全失败的例子，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沾了几片骨质的一团团糨糊。有几只细长的精巧的机械手从上方伸下来不停地从这惨不忍睹的地狱平原上拣走已确定死亡的组合体，轻轻地把它们放进一个传送带上的一排移动的标本瓶中，这就是菲利克斯在1号和2号成长室看到的那些标本瓶的来源。

奥拉说：“您看到了，基因组合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不到万分之一，但令人庆幸的是，总会有极稀少的成功组合。丁肇中博士曾同我谈起过他发现J粒子的经历，他说那像是从迈阿密的一场暴雨中找出颜色稍有不同的几个雨点。基因科学也应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试验，以便从巨量的实例中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种试验比目前正在进行的规模要大两至三个数量级。如果我们能进行几千万甚至上亿次基因组合试验，制造出相应数量的胚胎细胞，并观察它们成长的结果，相信我们一定能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

菲利克斯问：“你们到目前为止组合成功的最高等的生物是什么？”

“如您所看到的，‘淘金者’系统目前只能组合最低级的小昆虫。”

“那么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没有用更高等的动物大规模地做这种组合试验呢？”菲利克斯小心翼翼地问道。

奥拉笑了起来：“先生，您谨慎的样子很有意思，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可是您想错了，这与所谓的生物学道德无关。我最初学的是理论物理，后来进入了生物学领域，我想我比那些基因研究



领域的卫道士们更了解世界的本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正如安南先生所说，我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同西方相比，非洲的古代文化中创世主的概念要模糊得多，比如马萨伊曾说：‘当上帝着手准备开创世界时，他发现那里有了一支多洛勃（狩猎的部落），一头象和一条蛇。’就是说人类是先存在的，是一种自发的创造物。所以在我所来自的文化中，对人为干预生命的进化并没有西方这么多的忌讳。我们没有用高等动物做试验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钱。”

菲利克斯说：“对刚才看到的如此复杂的技术我当然一无所知，但就我所知道的分子生物学常识而言，组合低等昆虫的基因和组合高等动物的基因，都是在分子层面上进行的，它们的复杂程度和所用的设备不会相差太大。”

“是的，差别不大，”奥拉点点头说，“现在的‘淘金者’系统就能对高等动物基因进行组合，但您想过如何培育这些胚胎细胞吗？那将是现在的培育系统的费用的100倍！但这还不是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菲利克斯先生，在童年的时候，您杀害过其他的生命吗？”

菲利克斯笑了笑说：“很少有男孩子没有这么做过，但我想我还没到下地狱的程度。”

“那您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比较高等的动物，比如鼠、兔子、猫、狗之类，当它们受到一定的创伤时，比如在颈动脉上割一刀，就会很快死去；但是对于昆虫，即使你把它们的脑袋揪下来，并带出部分内脏，它们的身体还能活相当一段时间；对于植物，失去某一部分大多不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所以，在这方面，越低等的生物生存能力越强。这就意味着对低等生物进行的基因组合成功率较高，事实上，用同样的‘淘金者’系统对高等哺乳动物进行基因组



合，其成功率比对昆虫的组合低一个数量级，这就意味着对高等动物进行的试验，要取得现在的成品数量，试验规模将大十倍。加上刚才所说的培育系统增加的资金，费用的增加可想而知。”

菲利克斯问：“假如对高等动物进行基因组合，并使成功的组合体数量是现在的一百倍，所需的资金是多少？”

“您可以用这笔钱建一座太空站或登上火星了。”

“今天晚上如果您肯赏光的话我请您共进晚餐，到时您能否提供一个概算？”

“产生那么多高等组合体的概算？这有意义吗？”奥拉笑了笑说。

菲利克斯也笑了笑：“万一有呢？我知道时间太紧，只需大概估计一下就行。晚上有车来接您。哦，另外，我是代表国防部来拜访您的，这是我的介绍函，请原谅这时才给您。”

菲利克斯在波士顿远郊的一幢临海别墅前迎接奥拉，奥拉是由一位黑人少尉开着车从学院接来的。菲利克斯这时穿着军装，肩上有三颗将星，虽然奥拉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但是同西装革履的他相比，奥拉觉得这时自己面对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在临海的阳台上坐下来，这时太阳已经向别墅背后的城市后面落下，面前是大西洋矇眈的波影。

菲利克斯说：“博士，您一定带来了我要的那个数字。哦，不用马上告诉我，我知道那对您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您得到它问题不大。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坦率地谈一谈，绝对坦率，这对您和我们都有好处。”

“我一直是很坦率的，但您对我却并非如此，我现在对您的那面一无所知。”奥拉说。



“您很快就会知道的，在这之前我问一个十分唐突的问题，由于事关重大，所以请您理解。我的问题是：您对这个国家真正的感情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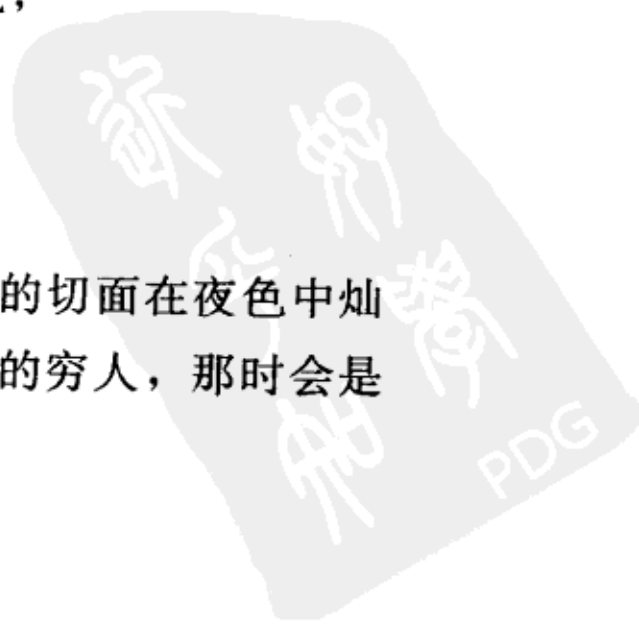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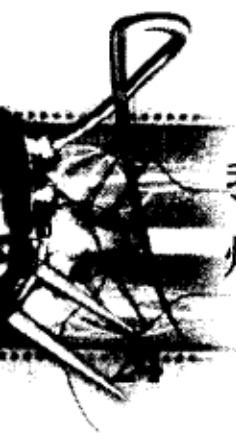
奥拉淡淡地说：“将军，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即使在美国，在麻省理工，政治对我也是一件麻烦事。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学院的院长是詹姆斯·D·威斯拉，您可能知道他，他是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在他的影响下，麻省理工从事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学院的建筑系和城市研究系在主流学府中又属于最左的一类，这就使得学院内部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从我个人来说，黑人占23%的波士顿所固有的种族问题不可能不影响到麻省理工，而我作为一名黑人移民，不是在校橄榄球队，而是在学术领域爬到如此高的位置，自然有一些很让人心烦的事情……”

“博士，我指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它的政治。”

奥拉起身伏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夜色正在降临的大海，“将军，我分得清这两者。和一般移民不同，我和父亲先到欧洲，没钱买机票，就在那里混上了一艘货轮，在纽约港上岸。记得那是在深夜，下船后，我们就坐渡轮到自由女神像去，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女神像基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

把你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
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挤在一堆的人都给我，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
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我看到了远处夜中的曼哈顿，那真像一大块宝石的切面在夜色中灿烂发光。您知道，我们这些从那个贫穷大陆出来的穷人，那时会是



什么感受，当时我流下了眼泪……后来证明我没把这个国家看错，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甚至黑暗，但作为一个竭尽全力的自我奋斗者，我还是穿过了美国社会一层又一层的玻璃天花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喜欢美国，虽做不到像内森·黑尔那样毫不犹豫地为其献身，但，将军，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我做些事情，我是会尽全力的。”

菲利克斯说：“那么，博士，这个国家确实遇到了难题。现在，美国正面临着越南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兵力危机，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兵训练营到关岛的海军基地，种种迹象表明，各军种的兵力目前薄弱到了危险的地步。志愿入伍的人太少，离开军队的人又太多，各兵种每年征兵满额十分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繁荣带来了更多比军旅生涯挣钱还多的机会，‘网络一代’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的动员办法无法扭转美国目前这种兵源下降的局面。各军种必须招募越来越多的对军队不感兴趣的人，他们离队的比率更高。结果，职业军人的负担不断加重，这令人联想到越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军队人员空虚的情形。

“同时，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走向来看，我们也不可能保留现有数量的军队。现在全世界都在裁军，但如果我们同他们一起裁，事情就很可怕。这个星球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我们这样的需要：在距本土最远的地方同时打两场高强度战争。如果我们随大流，就会失去一切。从国内政治来看，各大利益集团在冷战之后都急于分割和平红利，但现在已过了近十年，得到的很让他们失望，裁军的叫嚣声又响了起来。

“所以，五角大楼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在21世纪用少得多的军队执行与目前相当的、甚至更加繁重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我



们必须有素质比现在高得多的军人。

“在现在的美国青年中，我们可以招到像科学家的士兵，像工程师的士兵，像艺术家的士兵，但像士兵的士兵却越来越难找了，而这种人是军队的灵魂。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在精神上女性化的进程。现代美国年轻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战争所带来的体力和精神上的压力，即使是坐在电脑前操纵巡航导弹，这种压力也依然存在。更糟的是，现在和平主义在国内盛行起来，已成了一种公害，这使得美国军人比越战时期更难以面对自己的和敌人的伤亡，一名优秀军人所必需的在横飞的血肉面前的泰然自若，已被公众和媒体看做一种变态。而我们的敌人，由于他们大多处于较落后的社会中，因而拥有在精神素质上比我们更优秀的士兵。

“有人指责美国军队越来越深的技术崇拜倾向，但我个人认为技术崇拜并没有什么不好，技术优势仍然是美国所能依靠的绝对优势，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崇拜得不够深、不够广，既然技术能给我们带来航空母舰、巡航导弹和隐形轰炸机，那它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带来优秀的士兵呢？博士，我想我把我的意图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奥拉沉思着点点头，说：“这之前你们做过些什么呢？”

“早在冷战时期，五角大楼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秘密委员会，他们从事一项代号‘创世’的计划。您可能想像得到，由于分子生物学的总体水平，‘创世’工程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海湾战争之后，决策层把目光投向了那些高技术武器，把这个计划渐渐淡忘了。现在，由于我上面所说的形势，也由于 HGP（人类基因测序）工程接近完成，‘创世’计划又被重视起来。”

“您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吗？”

“是的。最初‘创世’工程走的是一条比较理想的路线，企图



像修改计算机程序一样修改人类基因，以生产我们需要的人种。但是在一系列失败之后，我们重新全面考查了世界基因工程研究的现状，并对未来做了有限的预测，委员会的专家组发现，即使HGP工程全面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全部序列都被测定，并识别出十万个人类基因，要想按一定目的随意修改人类基因，仍然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而把人类基因同地球上已有的基因资源，如动物或昆虫基因相结合，则是一个更可行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您在实验室中也同我谈过。沿着这个方向寻找下去，我们发现您是目前这个领域最领先的。我们指望通过您的工作，为这个国家生产出具有猎豹般敏捷、狮子般凶猛、毒蛇般冷酷、狐狸般狡猾、猎狗般忠诚的士兵。”

奥拉说：“下一步您可能要问我，我在精神上是否能承受这个计划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菲利克斯说：“您当然可以拒绝，选择权完全在您。由于‘创世’工程的特殊性，坦诚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们需要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全身心地投入。”

“将军，您误解了我的意思，与‘曼哈顿’计划不同的是，对人类基因的研究是科学家首先展开，而政府首先加以限制的。我现在是把您说的那些话反过来问您自己：您准备好了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吗？”

菲利克斯笑了笑说：“我代表国家的意志，博士。”

“这个国家的意志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坚强，越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那个小小国里打赢了每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它所带来的精神打击，使整个国家颓废了很多年。而‘创世’工程带来的冲击，可能比越战大十倍。”

“我们准备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博士。”



“不，您没有准备好，总统没有准备好，众参两院里那些神经过敏的先生们没有准备好，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更没有准备好！作为非专业人士，您无法想像这个计划所带来的某些东西的可怕程度。举一个例子：您考虑过近亲繁殖吗？人类近亲繁殖所产生的后代大部分是具有遗传缺陷的，但其中也有一定的比例在遗传上比上一代更优秀。那么五角大楼为什么不挑选出几百个家族进行无节制的近亲繁殖，然后从中挑选出所需要的后代呢？”

停了一下，菲利克斯说：“博士，不管您信不信，‘创世’工程真的考虑过这种可能性，遗憾的是，它产生的后代，即使在基因上比上一代优秀，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无法得到所需要的……”

“不不，”奥拉摆摆手说，“我指的不是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成功的后代，而是绝大部分的废品，我想知道你们怎么处理那些废品。我的基因组合目前成功率最高的是两个物种的基因各占百分之五十的组合，在这点上我的研究方向同其他学者截然相反，这也是我走在前面的原因。但‘创世’工程最后要的是优秀的人而不是某种您不认识的东西，所以我必须逐渐减少非人类基因的比例，增大人类基因的比例，最后用人类百分之九十几的基因同百分之几的非人类基因相结合，生产出所需要的人种。这将是一个庞大而漫长的研究过程，它将产生大量的废品，那些东西，大部分看起来根本不像人；至于从道德或法律上确定他们的身份，我也想像不出有什么可接受的办法，您将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

“是否可以在这些废品还是胚胎状态时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当然是最方便的办法了，但不幸的是，由于研究的需要，我必须让这些胚胎充分成长，观察他们的成长情况，以决定下一步的研究。”



中国惊悚科幻小说
PDG

“我想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要向您表明的关键一点是：我们已经做好面对这种复杂情况的充分准备，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我们应该先行动起来！如果费米和奥本海默在‘曼哈顿’工程开始之前就费尽心思考虑核裁军，那美国早就作为一个无核国家被苏联征服了。”

“这一点我同意。但我还是要得到一个承诺，‘创世’工程的结果最终要转为民用。”

“这一点没有问题，美国毕竟是百慕大协议的创始国。”

“那么，我加入‘创世’工程。”

分子生物学家和将军的手握在一起。

“这之前的大部分科学家们，曾毫无顾忌地进行着种种研究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成就感，但是当他们的成果带来灾难的时候，却都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我不想当这种伪君子。将军，我希望您真正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打断一条在地球上自然延续了几十亿年的链条，谁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

菲利克斯点点头：“虽不是每个星期都上教堂，但我也是一名基督教徒，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理智上，我都清楚我们在干的事情的分量。博士，当灾难真的来临时，我们一起承担我们该承担的部分。”

“很好，将军，那么您现在就面临着第一个考验：我们用做基因组组合试验的人类基因从哪里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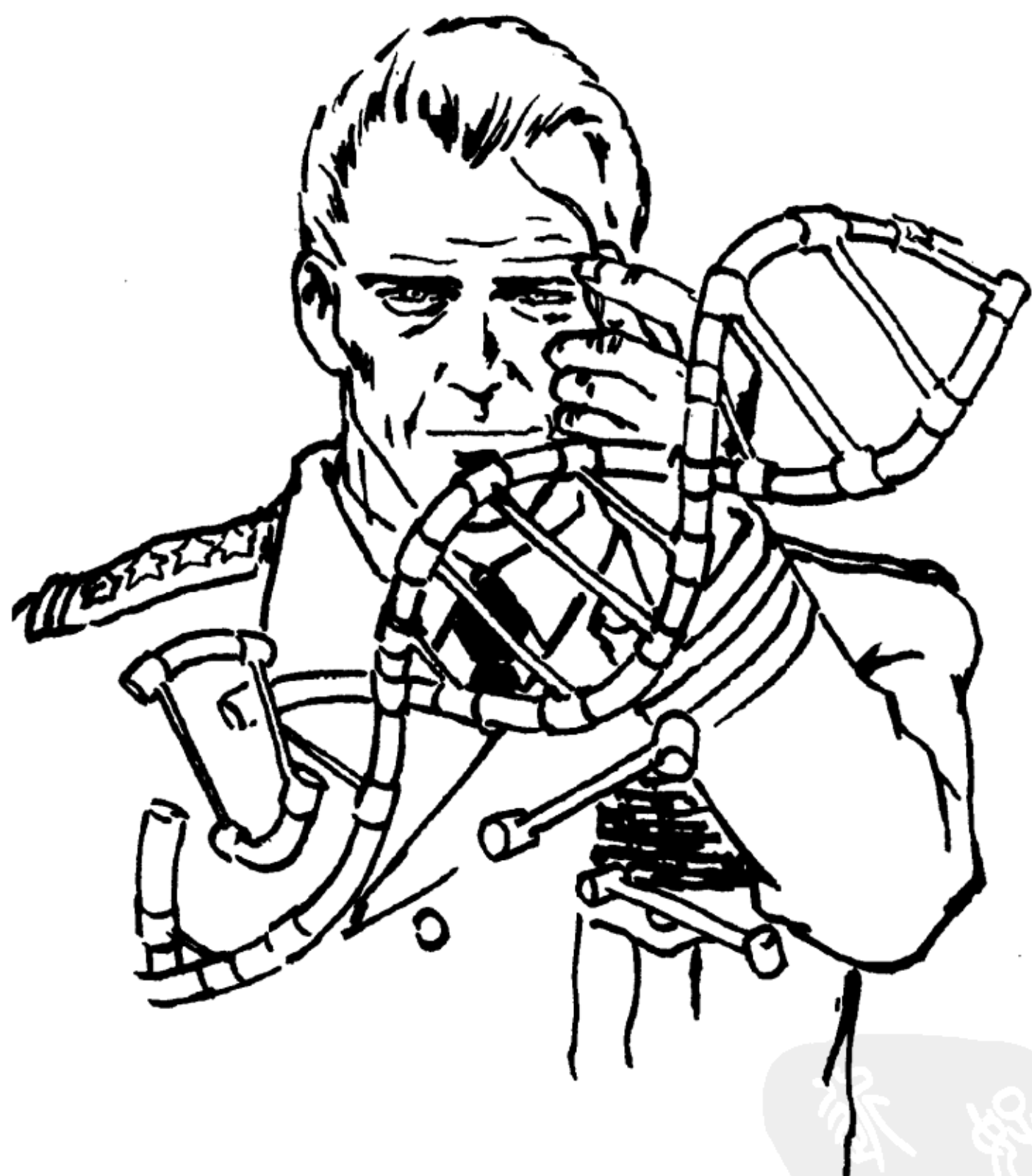
菲利克斯茫然地看着奥拉：“我不知道。”

“当然是用我们两人的！从道德上我们很难用其他人的基因。您不是打算承担后果吗？没有比这更直接的保证了。”

菲利克斯沉默了几秒钟，说：“好的，博士，我该怎么做？”

“您只需给我一根头发。”奥拉伸出手来，说。





菲利克斯从头上揪下了一根头发，放到奥拉手心；奥拉伸手从自己头上也揪下一根头发，并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把两根头发夹在里面，说：“这两根头发的根部所带下的皮肤组织，能提供可克隆的细胞，这样就可产生足够的细胞，使我们的基因自始至终地参与组合试验。以后组合试验中人类方面的细胞，都将由我们的细胞克隆出来。”

菲利克斯再次向奥拉伸过手来：“博士，让我们一起开始这魔鬼的航程吧。”

菲利克斯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奥拉，并商讨了“创世”工程的一些具体内容。

奥拉回到家里，凯西从沙发上站起身，急忙询问这次会见的情况。听到的一切使她震惊。

“这太可怕了，你疯了?!”凯西惊叫道，“我们是曾经计划用较高等的哺乳动物进行基因组合，但却从未想过用人!”

“我想过，只是从未告诉过你。”奥拉说。

“那你对人类的生命岂不是太不尊重了?”

“亲爱的，你真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生命受到尊重吗?记不记得三年前，作为联合国观察组的工作人员，我们去卢旺达。在那里我们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的尸体堆积如山，用推土机和铲车往大坑里送，我们面前的那个坑里就埋了五千多人。你还告诉我，从那一天起，你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这是两回事，你现在在改变人类生命的本质!”

“有什么不同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使命感使你失去理智，你想用基因技术来帮助你出生的那块贫穷的大陆。”



“不错，”奥拉点点头，“这是我的目标之一，我确实想通过基因技术消灭非洲的贫穷，这并不仅仅是通过改造农作物，可能的话还通过对人的基因的改造，比如我同你谈过的改造人类消化系统的想法。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还有一个更深刻、更远大的目标……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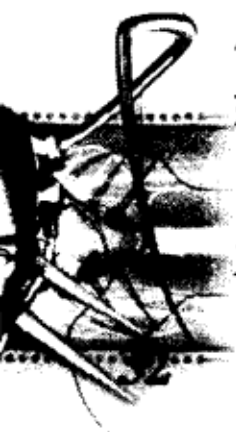
那是在南极寒冷的阿蒙森海上，作为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们阻止一艘日本捕鲸船捕杀座头鲸。当奥拉乘着快艇靠近捕鲸船时，船上的日本人用高压水龙头向他们喷水，水喷到身上冰冷刺骨。

捕鲸船的船长通过扩音喇叭冲他们喊：“你们这群傻瓜，有人在利用你们的热情！我们捕鲸是为了科学研究之用，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为人类的利益工作！”

这时奥拉看到另一艘快艇上站着一个姑娘，被水龙头的水柱冲得摇摇晃晃，但她还是勇敢地迎着水柱，用扩音器向船上喊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利益而战！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与我们共享着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海洋，他们也有自己神圣的生存权利！”

“这里有一个人类的叛徒！”捕鲸船上的日本人高喊，几支高压水龙头都集中“火力”对准了那姑娘，一下子就把她冲到冰海中。奥拉不顾一切地跳下海去，把姑娘救上快艇。回到大船后，那名叫凯西的姑娘发起了高烧。但是第二天，她又拖着虚弱得站都站不稳的身体，驾着快艇驶向捕鲸船，对着狂喷的水龙头高呼：“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万岁！”奥拉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姑娘……

“当初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你那位南卡罗来纳州的保守的农场主父亲和你断绝了关系，并取消了你的财产继承权。现在我还记得



你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说：爸爸，我上了大学，读了博士，从分子生物学中所学到的最难忘的东西就是：所有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微小。那么，亲爱的，你也同样学到了，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差别同样是多么微小！从基因学说中我们知道，地球的生命只有一种，不同物种其实是同一种生命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这时传来一声猫叫，奥拉和凯西看到他们那十二岁的女儿正在地毯上同一只雪白的小猫玩耍，她们亲密无间，构成一幅动人的图画。

“如果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可以结合，那为了地球上伟大的生命的延续，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为什么不能结合呢？生命最本源的秘密已由科学揭示出来后，人类还有什么理由歧视其他物种呢？为了人类各种族的平等，我们已战斗了很长时间，但为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平等所进行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要实现所有物种平等的超大同世界，可能还要进行成千上万次南北战争。我愿意为这样一个世界而献身，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基因的组合，将首次把物种平等的问题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也可能是这场革命的开始！”

凯西沉默地看着奥拉，像是在犹豫。

奥拉说：“亲爱的，我有一个梦！”

凯西叹了一口气：“我也有过那样的梦，但现在我们都不年轻了，我早已不是南极海上的那个姑娘了，我只能跟你把梦做下去，但，亲爱的，这真的只是个梦。”

特兰斯—皮科斯·德克萨斯地区，位于新墨西哥以南，是德州最西边的沙漠一般的三角地区，这是一块不毛之地，到处是螺丝豆和仙人掌，空旷而荒无人烟。在这片荒漠上，在很短的时间内，新出现了一片建筑群，主要是由一些高大的厂房一样的建筑组成。如



果从空中俯瞰，还可以看到建筑群正中的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这片建筑群由高大的围墙围起来，围墙的顶上装着电网。大门上挂着这样的牌子：“国家垦务局畜类传染病监测和研究中心”。沿着围墙每隔不远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告示牌：“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这里畜类的许多传染病会危及人类，您一旦误入，将被拘留和检疫一段时间。”

在这建筑群中的一幢不起眼的三层楼中，安装着从麻省理工学院的那间实验室中全套迁移来的“淘金者”系统。奥拉和他的研究小组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首先把那两根头发根部所带的细胞用克隆方式制成了二百个胚胎细胞，当这些胚胎在人造子宫中成长到一定大小时，它们就又被分解了，在超低温液氮中冷藏起来，这样，“创世”工程中所需人类基因的实验材料就备齐了。

这片建筑群在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中被称为“‘创世’工程第一阶段试验基地”，简称为“1号基地”。

现在，基地中的大部分建筑还是空荡荡的，基地中间的那个圆形建筑被称为基因组合车间，在其中将安装一百套“淘金者”系统。与基因组合车间紧密相连的是初级孕育区，这是一个巨大的人造子宫，内部可以同时孕育三十万个初级胚胎。外面更大规模的一圈建筑物为二级孕育区，这里的人造子宫可以同时孕育三万个已经相当发育的胚胎。规模最大和数量最多的建筑物是成长区，这里可以同时容纳一万个成活的基因组合体。在1号基地中所进行的研究最终将要产生一千万个胚胎细胞，经过初级筛选，其中将有一百万个进入初级孕育区；再经过第二次筛选，将有十万个进入第二孕育区，最后，只有大约一万个组合体进入成长阶段。



大 火

四年时间过去了，1号基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已经按计划生产了一万个极不完善，但可以存活下去的基因组合体，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实验和理论基础。这一阶段的成果体现在已建成的2号基地中，这一基地建在距1号基地十公里的荒漠上。

这四年，奥拉博士和他的小组是在没日没夜的疯狂工作中度过的，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这紧张得没有缝隙的日子只有一次被打断，那天，奥拉应邀去华盛顿，当时正在访问美国的桑比亚总统凯莱尔要接见他。总统下榻五月花饭店，奥拉看到，当年那个瘦削机灵的黑人革命领导人已经消失了，他面前是一位身体发胖的国家元首，他那雪白的衬衣衬着的黑色皮肤像燃烧似的耀眼，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法国高级香水的气味。与奥拉一起被接见的还有几位有成就的桑比亚裔人士。出乎奥拉的意料，总统用英语同他们谈话，奥拉对他地道的口音很是惊奇。

“……既然各位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就应忠于自己的国家，你们对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对祖国桑比亚的贡献，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是桑比亚学习的楷模和力量的源泉。”

会见结束后，凯莱尔总统特意单独同奥拉谈了一会儿，高度赞扬了他在分子生物学上的成就，称他是桑比亚乃至整个非洲的光荣。但当奥拉同他谈起基因工程在桑比亚可能的应用时，总统一摆手：“不，博士，那些东西在你的祖国没有用处，桑比亚有办法更



快地富起来。”

奥拉说：“我认为桑比亚现在的工业化进程是危险的，它大量引进西方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工业，对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取繁荣……”

“够了，”总统打断了他，“您毕竟不是一位政治家，要知道，没有眼前就没有将来，对桑比亚来说尤其如此。桑比亚的繁荣只能依靠西方的投资，除此之外您能找到别的路吗？如果按你们这些学者们建议的所谓可持续发展，那么这种进程还没开始，我就会被政变者送上绞刑架了！所以，奥拉博士，您应该清楚您能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地方：您是一位著名学者，要在美国企业界利用您的影响，为桑比亚拉来投资！”

在1号基地工作的最后一年的夏天，奥拉和凯西把女儿从波士顿寄宿中学接来度暑假。当他们的汽车沿着一条简易公路驶近1号基地时，黛丽丝恐惧地睁大了双眼。

“天啊，这地方真可怕！”

这时德克萨斯晴空万里，在耀眼的阳光下，荒原上那巨大的建筑群格外醒目。奥拉笑着问黛丽丝有什么可怕的。

“看那些大房子，”黛丽丝指着西边的成长区说，“真像放在荒野的巨大棺材！你们难道生活在幽灵出没的墓地吗？”

奥拉说：“天下要是没有最荒唐的联想，那就是你这个了，那些房子那么大，怎么会像棺材，还是放在荒野之中的？”

但凯西的脸却变得苍白，剩下的路上她把黛丽丝紧紧地抱在怀中，再也没有说话。晚上，在基地的住所中，凯西紧紧地伏在奥拉怀中，奥拉感到她在颤抖。她说：“记得孩子白天说的话吗？”

“黛丽丝的想像力有些变态。”奥拉不以为然地说。



“变态的是你！整个基地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感到那种恐惧，你的一切都被那个理想占据着，已经没有正常人的感觉了！孩子对恐惧有本能的敏感，黛丽丝说出了我早就有、但不知如何描述的那种感觉，她形容得太贴切了：放在墓地的棺材。基地就是这墓地，我们和棺材都在其中，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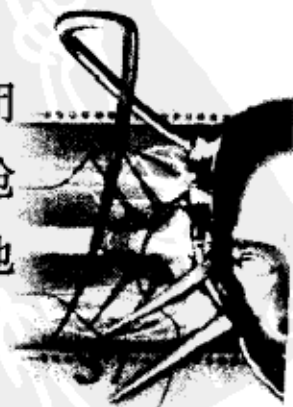
基地确实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这种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即使在大白天，基地的所有人也都龟缩在实验室或住所中，偶尔外面有一个人，也是脚步匆匆，尽量避免看一眼成长区那些巨大的建筑。甚至在平时的谈话中，一提到“那边”，他们的脸色都变了。这时，夜已深了，奥拉和凯西又听到了那种声音，那声音来自成长区，先是听到一声，然后又听到许多声附和。这声音像是怨恨的呻吟，又像痴呆者的惨笑，还像严寒中野狼垂死的哀鸣，那惊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在这荒漠上空飘荡，把人们送入那惊魂未定的噩梦之中。

黛丽丝在这儿住不下去，第二天就由凯西送回波士顿了。一个星期后，放弃1号基地的命令下达了，基地人员和设备开始陆续撤离。当人们最后一次通过那个戒备森严的大门时，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从地狱中归来一样。

撤退开始时，菲利克斯来找奥拉，并同他一起去了成长区。菲利克斯绝对不想去那里，但作为“创世”计划的最高指挥者，一次都不去也说不过去。

当成长区那高大建筑的大铁门隆隆滑开后，两人从炎热的夏天走进了阴冷昏暗的冥冥世界之中。

菲利克斯看到这里有无数的舱室，每间舱室的金属门都紧闭着，门上都有一个不大的观察窗。奥拉领着菲利克斯来到了一间舱室的门前，菲利克斯透过观察窗向里看去，看到了里面铁青色的地



板上的那个东西。他的第一个印象是：那是一个大团肉，被一层苍白的皮肤包裹着。那层皮肤很薄，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肤下面由血管组成的、密密麻麻的青黑色纹路。这个大肉团现在正松软地瘫在地上，成没有固定形状的一堆。菲利克斯最初以为它是死的，但后来发现那肉团的形状在缓慢地变化着，随着这形状的变化，这团软绵的东西向门的方向移动，并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条宽宽的黏液的痕迹。当那肉团距门已经很近的时候，菲利克斯甚至能够看到它皮肤下面动脉的搏动。他注意到那苍白皮肤的表面出现了两道细长的黑缝，那缝很快张开变宽了，菲利克斯看到那竟是一双眼睛！眼睛的瞳仁呈蓝色，它一动不动地盯着菲利克斯，射出阴沉沉的冷光。菲利克斯猛然意识到了一个噩梦般的现实，他的血液一时为之凝固了。

那是和他自己的眼睛一模一样的一对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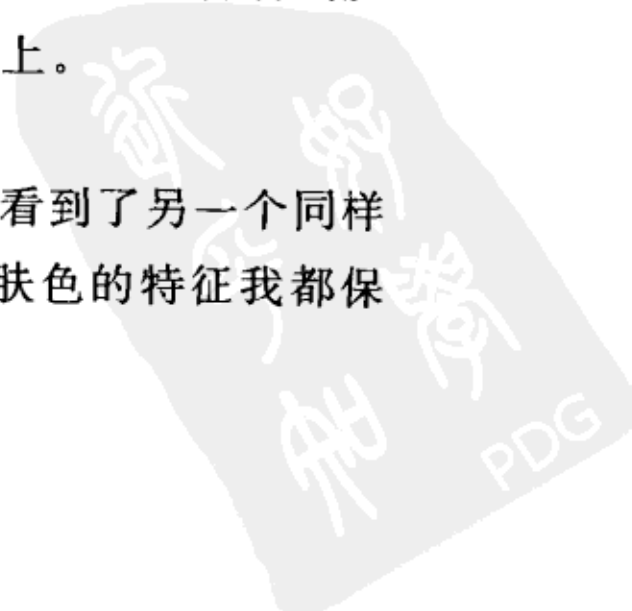
他两腿一软，差一点倒下，但军人的训练和经历还是使他支撑住了自己。他转过身来背靠着门，闭着眼睛，任冷汗从额头上淌下，湿透全身。

“将军，您没事吧？”奥拉问，他的口气很是复杂，有怜悯，有嘲讽，也有悲哀，“这是一个失败的组合体，双方基因的特征都没有显示出来，但这类组合体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不少。它们不能进食，是靠外部直接输入的营养液活着的。”

菲利克斯控制住自己，又看了一眼里面的肉团，这时他看到从上方伸下一根塑料管，通过一个针头插到那肉团上。

奥拉说：“这是您，对面是我。”

菲利克斯从对面的一个小舱室的观察窗中，看到了另一个同样大小的肉团，但它的皮肤是黑色的。奥拉说：“肤色的特征我都保留下来了，这样我们可以分清彼此。”



“博士，你是个魔鬼！”菲利克斯声音颤抖地说。

“我们都一样，将军，意识到这一点，您的神经应该坚强起来，我们接着看吧。”

他们接着看下去。这一个成长室中都是活着的肉团，但随着他们继续向前走，肉团渐渐具有一定的形状；再往前，肉团中开始伸出一些菲利克斯能够辨认的东西，比如一只畸形的手臂、两条长度不一的腿、一只很大的耳朵，甚至一枝坚硬的牛角。最令菲利克斯恐惧的是肉团上的那些眼睛，每个肉团上都有眼睛。有一些肉团上还有较完整的五官，当他们看到菲利克斯时，那软绵绵的巨大脸庞上就显出怪诞的表情。其中一个肉团在两只阴沉的眼睛下有一条长长的黑缝，那道黑缝张开来，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獠牙，在獠牙之间一根宽大的、鲜红的舌头吐了出来，又慢慢地收了回去。这些肉团分黑白两种，数量大体相当。

紧接着，沿着宽宽的通道，他们来到了另一个成长室，在那高大的穹顶下有足球场大小的空间，放着无数个透明的大玻璃缸，玻璃缸呈圆形，直径有半米，高一米多，里面盛满了水一样的透明液体，在每一个玻璃缸的液体上，都漂浮着一个人头。那些人头也分黑白两类，都各自放在一个小橡皮浮圈上。所有的人头都闭着眼睛，脸色惨白，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

奥拉说：“这些组合体都被注入了快速生长的基因，它们虽然只成长了三年多，但实际的生理年龄已相当于七到八岁。”

在那些白色皮肤上长着金发的人头上，菲利克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当他们走近时，脚步声使那些人头的眼睛纷纷睁开。菲利克斯不敢直视那些阴冷的目光，便向一个玻璃缸里面看去。透过缸内透明的液体，他看到那个漂浮的人头下面拖着一团纷乱的东西，那些





蘇子知
無聲

PDG

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团纷乱的水草，它和人头连在一起，像一个怪异的水母。当菲利克斯仔细地看那一团东西的时候，心里又打了一个寒战，他发现那些东西其实是一副完整的内脏，他甚至清楚地看到了靠近三分之一上方的那颗搏动的心脏！有些内脏很小；有些则很庞大，几乎塞满了整个玻璃缸，那些显然不是人的内脏。

“这也都是些不成功但生存下来的组合体，”奥拉说，“它们必须被浮在保护液中，如果把它们放到地面上，重力就会使那些暴露的内脏无法正常工作。它们可以正常地进食，但排泄也都在这些保护液中，所以这个成长室有一套庞大的保护液循环系统。”

他们慢慢向前走去，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漂浮着的头颅，那些头颅的头发都已很长了，浸泡在液体中，有的同内脏缠结在一起。

“啊，快看！创造者来了！”一个白色的头颅声音尖细地喊道。他说话时，液体从嘴中喷出，使他的声音咕咕的，很怪。

“哇，创造者！创造者！”别的头颅也都随声附和着。

“那个黑的是创造者，白的不是创造者！”一个黑色的头颅说道。

“对，黑的是创造者，白的不是创造者！”其他许多黑色头颅也跟着喊。

“但白的也是先祖！”一个白色头颅喊。

“对，是先祖！是先祖！”别的白色头颅附和着。

奥拉低声对菲利克斯说：“它们虽会说话，但不全是人类的意识，有一半的意识和本能来自异类基因。”

“先祖有手，先祖有腿，我们没有！”一个头颅高喊。

“如果我有腿，我比他跑得快，我的另一半是猎豹！”一个内脏体积很大的头颅应声说。

“我的另一半是熊，如果我有手，我就掐死他们！”另一个内脏



更大的黑色头颅高喊。

接着，大厅中响起了一片纷乱的狂笑声，这笑声充满了悲哀的哽咽，使菲利克斯感到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布满荆棘的陷阱之中，浑身上下好似体无完肤。

再向前走去，菲利克斯看到组合体有了一些变化，它们在液体中的内脏开始被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包裹起来，那些薄膜的表面布满了交错的血管，但内脏在薄膜内仍然清晰可见。接着，菲利克斯看到有的薄膜上长出了一些柔软的、像肢体一样的东西，那些肢体内的肌肉和骨骼都呈半透明状，它们大都软弱无力地悬在液体中，只有少部分能慢慢地动作。菲利克斯看到那些肢体显然不同于人类的，他还看到一个组合体的薄膜下面长出了一条鱼尾一样的东西。

“先祖！先祖！先祖……”上千个组合体开始同时有节奏地齐声叫了起来，这叫声令菲利克斯头皮发炸、头昏眼花，他不顾一切地低头快步走出了这个大厅。在通向下一个成长室的通道中，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奥拉从后面走过来说：“将军，您是一名军人，在执行着您提到过的国家的意志，如果没有与此相称的坚强意志和健全的神经，恐怕难以走完后面的路程。将军，这一点我当初好像提醒过您，您保证过能承受这一切的。”

“十多年前在中东沙漠上，我的坦克曾被伊拉克人的坦克群包围并中了弹；更早些的时候，在越南的湿乎乎的丛林中，那些幽灵般的敌人向我打过冷枪。那些时候，我心里没有恐惧；但现在，我承认，我在执行着历史上最艰难的一项使命，我的精神状态确实欠佳，或更准确地说，不够变态。”

“将军，我的精神也没有变态，比起你们，我不过是多了一些科学家的理性。其实您刚才看到的那些生物，同我们和地球上其他



的生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电子显微镜下，都是一条条大同小异的DNA长链，区别只在于碱基对的排列而已。就像您妻子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如果您把那些钻石的顺序掉换一下，它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

“我妻子不戴钻石项链。”菲利克斯有气无力地说。

奥拉又毫不留情地领着菲利克斯向下一个成长区走去，这个大厅中有数不清的铁笼子。

“这并不表明我们虐待组合体，”奥拉指着那些铁笼子说，“这一区的组合体比前两区成功得多，它们都可以活动。由于非人物种的基因占二分之一，这些物种的特征和个体因素也在这些组合体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它们中的一些变得十分凶猛和危险。”

透过第一个笼子，菲利克斯看到里面的组合体是由一个人头和一对蚂蚱腿组成的，那个人头和蚂蚱腿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蚂蚱腿有人腿大小，那坚硬的外壳和利刺使它们看上去像一对危险的金属制品。

“哈，你是先祖吧！”这个组合体对菲利克斯说，“黑的先祖常常来，白的先祖是第一次来，你为什么不来？”组合体盯着菲利克斯问，脸上带着怪笑，“要是你能让黑的先祖把我放到外面，我跳一下就能跳得比这座大房子还高！”

“他说的是真话。”奥拉告诉菲利克斯，“但它不能很好地平衡自己，掉下来时会摔死的。”

菲利克斯看到在这个组合体的头和腿的交接处，有一个正方形的盒子，体积有一本书大小，显然是一个外加的人造物。从那个盒子中伸出许多根塑料管，插进它身体的各个部位。奥拉解释说：“这些组合体没有发育出内脏，我们只好附加一个设备，来模拟内



脏的各项功能，主要包括内循环和呼吸系统，否则这些组合体无法成活。”

下一个笼子中的组合体长着一对粗壮的蛙腿，它向菲利克斯夸耀说，自己一下就能跳二十多米远。

接下去是一个有四条腿的组合体，每条腿上都长着食草动物的蹄子，这四条腿通过一个不大的圆球连接在一起，圆球上长着皮毛，人的头颅通过脖子和圆球连在一起。

再下一个组合体在头颅的下方直接长着两只螳螂的钳臂，那双螳臂看上去锋利而危险，令人胆寒。当组合体看到菲利克斯走近时，就用一只螳臂夹住笼子的铁杆，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刮擦声，那条铁杆上出现了几道长长的划痕。

所有这些组合体上，都带着那种起内脏作用的人工维持装置。

奥拉说：“产生这类组合体，是因为我们在基因组合中只注意了非人类物种的肢体特征，因而身体几乎没有发育出来。但比起前两个区来，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后面的组合体大都有四肢，这些四肢大多是人类和非人物种肢体的组合，比如有两只人手和一双兽腿。这些组合体还不同程度地发育出了身体，但这些身体很小，看上去仿佛只是那一束肢体的连接物。

最后，菲利克斯看到了最离奇也最让他恐惧的一幕：那个组合体是由一个人的头颅和一条粗大的蜥蜴尾巴组成。那条蜥蜴尾巴在地上扭动，推动着头颅向笼子边两个人所在的方向移过来，这是一个白肤色的组合体。

“哈，先祖！”它声音嘶哑地说，双眼闪亮有神地盯着菲利克斯，“我终于见到你了！我会表演一个很好玩儿的戏，这游戏只能表演一次，所以我留着为先祖表演。”



菲利克斯看着这个有自己一半基因的怪物，恐惧使他说不出话来。

组合体接着说：“先祖肯定知道，蜥蜴有个了不起的本事，它们能够随意把自己的尾巴断开。”

“你不能那样做，那样你会死的！”奥拉厉声说。

“哈，活着干什么？哈！”组合体怪笑着反问，话音刚落，它的蜥蜴尾真的同头颅断开了，那个头颅像一个足球似的滚到了笼子的一角，洒下一串血迹，那个大蜥蜴尾则在笼子里面欢快地弹跳起来，它一弯一弯地跳得很高，周围的组合体都在笼子中为那条跳跃的尾巴欢呼起来，而那个在笼子一角已死去的头颅，则大睁着双眼看着菲利克斯。菲利克斯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丢下奥拉，急步走出大厅。在他身后的笼子中，那条尾巴仍然在一片怪叫声中跳着……

奥拉追了上去，跟着菲利克斯来到了成长区的中控室，这是一个四面都布满了监视屏的大厅，每个监视屏上都播映着成长区内不同位置的图像。

“将军，应该记住您刚才看到的都是基因组合研究的废品，下一阶段的组合体将要比这一批完善得多。”

“我现在考虑的是这些废品怎么处理！我想知道，照这样下去，这批组合体还能够存活多长时间？”

“您知道，它们都是功能不全的生物体，所以活不了太长时间。照现在的情况预测，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二至三年内死去。”

“等不了那么久了！这里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和某些民间团体的注意，随时都可能暴露。在2号基地正式启用之前，必须把1号基地完全清理干净。”

“但这一切迟早要公之于世的。”



“不错，但那要等到最后的目标达到时。如果现在暴露‘创世’工程的内幕，社会是绝对无法接受的，甚至可能引起一场动乱。”

“那怎么清理呢？”

“很简单，关掉成长区所有的生命维持系统。”菲利克斯冷酷而果断地说。

“将军，这是谋杀！”奥拉愤怒地盯着菲利克斯说。

“那些组合体算人吗？”

“将军，它们中的一半有您百分之五十的基因。”

“博士，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您想用我的细胞做基因材料的部分原因，但坦率地说，您想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感情是丝毫不存在的，我对那些组合体没有什么认同感。再说，即使我想让那些组合体生存下去也不可能，我的权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个决定是五角大楼的最高决策层做出的，是不可更改的。”

沉默了几秒钟，奥拉问：“那么，将军，我想知道，这种事在今后还会发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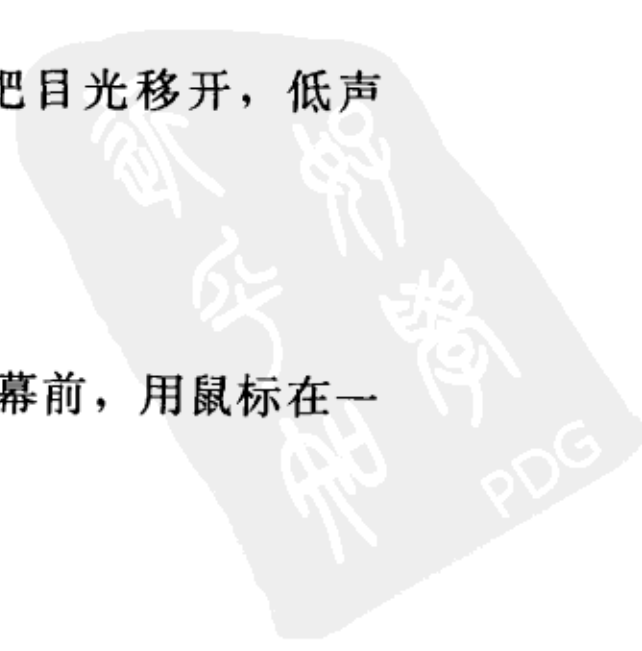
菲利克斯走过去，扶着奥拉的肩头说：“博士，您要清楚，我们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据我所知，您的目标比我们更远大，您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所有物种平等的超大同世界。要达到如此宏伟的目标，感情用事是不行的，您是一个最有理智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想您比我更清楚，难道您想用一些无谓的、甚至荒唐变态的感情来使这个事业毁于一旦吗？”

两人的目光久久地对视着，最后奥拉首先把目光移开，低声说：“其实我应该想到会发生这事。”

“那么最好快些进行吧！”菲利克斯说。

“如果是指那条命令的话，现在就可以。”

菲利克斯坚定地点点头。奥拉走到一个大屏幕前，用鼠标在一



幅控制图上点了几下，周围控制台上的大片信号灯疯狂地闪耀起来，并响起了尖利的警报声。许多工作人员在来回跑动，其中一位负责人来到奥拉身边，奥拉对他耳语了几句，那人带着一脸惊愕的神情离去了。很快，警报声平息下来，那些信号灯也都熄灭了，那些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默默地离开了中控室，这里陷入一片寂静中。

在那些大屏幕上，成长区的图像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奥拉和菲利克斯都知道，那已是一个垂死的世界了。

这天晚上，成长区的声音早早就传了出来，而且比平时大得多，似乎上万个声音在同时进行着一场凄惨恐怖的大合唱。这声音在空旷黑暗的荒漠上空久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天亮，声音也没停，并在以后持续了三天三夜。

这期间，基地的人员加快了撤退的速度，到了第三天晚上，凯西坐着最后一辆汽车走了，基地里只剩下奥拉一个人。

这天傍晚，成长区那可怕的声音弱了下来，稀了下来，如同渐渐减退的风暴。后来，这声音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单声，它们交错地响起，这些声音又像哭又像笑，有时像用某种奇怪的旋律在吟唱，吟唱着一首来自上古时代的死亡的长诗。有些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在奥拉的感觉中，好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垂死的哀鸣。声音之间沉寂的间隔渐渐拉长，声音本身也变得虚弱飘忽，似有似无，仿佛是一个个正消失在黑色太空中的幽灵发出的。

午夜时分，1号基地完全沉寂下来。

这时只有一盏泛光灯在基地中央孤独地亮着，基地的其他部分隐没于黑暗之中。荒漠上起雾了，在泛光灯的灯光下，夜雾呈现一种绿莹莹的颜色，基地在这发出绿光的雾中静静地躺着，像一座巨



大的陵墓。

三天来，奥拉第一次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在一个黑色的空间漂浮，他的周围漂浮着许多黑色和白色的变幻不定的形体。那空间无边无际，那些形体的数目也无穷无尽，在奥拉梦里的意识中，这就是整个宇宙。

奥拉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 10 点多了，他走出门去，看到雾已经散了，强烈的阳光使他眯起了双眼。他又隐隐约约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声音不是从成长区发出的，而是来自基地的上空；抬头看去，他看到空中盘旋着几只奇怪的大鸟。他认出了，那是食腐的秃鹫。

这四年来，奥拉第一次感到了无所事事，他回到房间中，随便吃了点东西，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这天夜里，他在空旷寂静的基地内长时间漫步，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昆虫，爬行在一座巨大的陵墓中。他走进了基因组合车间，这座高大的圆形建筑中一片黑暗，那一百台“淘金者”机器在大厅中圆环形地排列着。奥拉走近一台，看到由于停机很长时间了，机器的表面落上了一层灰。大厅中惟一的光亮是从大厅高高的透明顶窗射下的一束月光，在大厅正中投下了一个交叉的白色光影，很像一个在黑暗中发光的十字架。奥拉走过去，站到了那束月光下面。在这个高大的圆厅中，那黑暗中朦朦胧胧的一圈基因组合机器，那月光投下的发白光的十字架，以及这十字架正中一动不动直立着的这个黑人，构成了一幅怪异的图景。

奥拉到了后半夜才回去睡觉，他又进入了那个由无数黑白两色形体构成的宇宙中，与上次不同的是，他在这宇宙中闻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当他在第二天上午醒来时，他真的闻到了空气中一股淡淡的尸臭味。他推门出去，看到成长区那些高大建筑的顶上黑压



压地落满了秃鹫。这腐尸的气味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奥拉就在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基地中等到了天黑。天黑后，奥拉走进了成长区的中控室，并一直待在里面。那里的电子监视设备一直在运行着，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成长区中的情形。

大约在晚上 10 点钟，奥拉听到了基地上空传来的轰鸣声，从窗口看到有三架直升机飞临基地上空，它们中有一架机身粗大、前后有两个螺旋桨的“支奴干”大型载重直升机，它的下面吊着一个看不清的东西。在有月亮的空中，那些直升机呈黑色的剪影。它们在空中悬停了一会儿，其中的两架首先在基地内的一块空地上降落了。从直升机上的灯光中，奥拉看到几名士兵从机舱中跳出，接着菲利克斯也跳了下来。然后“支奴干”把它吊着的那个东西放了下来，奥拉看到那是一辆履带装甲车。“支奴干”又从舱内吊下了一捆一捆的看不清是什么的货物。菲利克斯急匆匆地朝中控室走来，同时用白手帕捂住鼻子。

进入中控室后，菲利克斯拿开手帕试着吸了一口气，当发现这里的空调系统使空气中没有腐尸味后，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问奥拉：“应该差不多了吧？”

奥拉摇了摇头：“可能还要拖很长时间。”

“什么？你是说成长区里还有活着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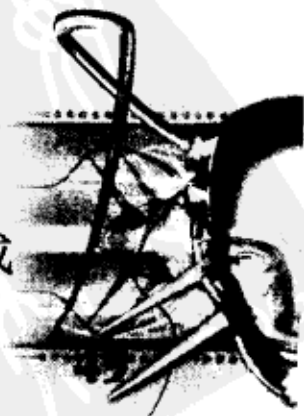
“第一类和第二类成长区中没有了，但第三类成长区中的组合体大部分仍然活着，他们身上的维持装置都是自带电源，同时，他们还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菲利克斯困惑地看着奥拉。

“将军，它们进入了第一和第二类成长区。”

“然后干什么？”菲利克斯瞪大眼睛问道。

“将军，您自己看吧。”奥拉说着，把一幅大屏幕上的图像调成



近景，菲利克斯看到那是在一类成长区里拍摄的情形。他看到，在一个金属舱室外，有几个由人的头颅和昆虫肢体组成的三类组合体，它们正围着一个已死去的肉团，其中一个组合体用它那锋利的螳螂前臂切割着那个肉团，每割下一块肉，就立刻被旁边的一个组合体抢了过去，那几个组合体的嘴里都在快速地嚼着，那个残缺不全的肉团上，一双呆滞的眼睛木然地看着这一切……奥拉又让菲利克斯看另一个大屏幕上显示的第二类成长区中的情形：在一个玻璃缸边缘，围着几个三类组合体，那都是些有手的组合体，它们把手伸进液体里，一块块地捞出已死去的二类组合体的内脏吃，而缸正中漂浮着的那个已无生命的头颅，睁着双眼，同前面的肉团一样木然地看着前方，对发生在它周围和下面的事全然不知……

菲利克斯转过身去，极力克制住呕吐，说：“博士，这一切必须立即结束，不能再拖了！请跟我来。”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奥拉跟着他走出中控室，来到了直升机的降落点。刚从直升机上卸下的东西在装甲车旁摊了一大片，那是一根根近两米长，直径有油桶粗细的金属筒状物。菲利克斯告诉奥拉，这些是凝固汽油弹。

“我们本来打算使用威力更大的油气炸弹的，但考虑到那样有可能把整个建筑炸飞，效果并不好。而这些凝固汽油弹爆炸后，可以在建筑物内布满一层两千多度的高温燃烧面，但它们的爆炸力相对小一些，不会炸塌建筑物，这样，建筑物在燃烧的过程中将保持住热量，这就使得整个建筑物成为一座理想的焚化炉，会把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对刚走过来的一个上尉说：“怎么样，任务明确了吗？”

“是的，将军！”上尉敬了个礼说，“每颗炸弹都配有一辆小拖车，我们用装甲车拉着小拖车，在每座建筑物的正中央放置一颗炸



弹。”

菲利克斯点点头：“很好，但要注意两点：一，炸弹一定要放到建筑物的正中央，如果太靠近墙壁，它就有可能把建筑炸塌，这就大大影响了燃烧效果；二，这辆装甲车是一辆防化车，它的内部气压略高于外部，这样可使你们免受建筑物内部空气的伤害，那空气是绝对不能呼吸的。装甲车要快速通过，不要停留，更不要下车。上尉，如果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你们每人可获一枚紫心勋章。”

上尉又敬了个礼，充满信心地说：“您放心，将军，这事情很简单！”

“但愿如此。”菲利克斯叹了一口气说，“开始吧！”

第一枚炸弹已装到小拖车上，并连到装甲车后面，上尉和一名中士跳上了车，这辆履带式布莱德雷装甲运兵车尾部喷出了一股黑烟，朝最近的一幢成长区建筑物驶去。它撞开了建筑物的大门，消失在里面，其他的人远远地看着。大约过了五分钟时间，建筑物大门又亮起了车灯，装甲车驶出了大门，快速朝炸弹的堆放点返回。

当车猛地刹住后，上尉和那名中士跳出车门，他们脸色苍白，中士一下跌坐在地起不来了，上尉则声音颤抖地问菲利克斯：“将军，这是怎么回事？那里面都是些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菲利克斯冷冷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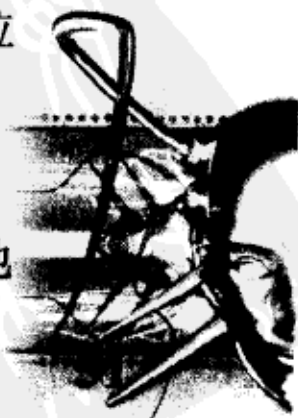
“我需要知道，否则，将军，我没法干这事情。”

“上尉，如果你要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是知道一切并想干的，你就不是军人了！”菲利克斯厉声说。

“我们真的干不了了，您送我们上军事法庭好了，将军。”那位中士坐在地上喃喃地说。

“换两个人去吧。”奥拉在菲利克斯耳边低声说。

“换人也不可靠的。”菲利克斯扫了一眼剩下的那几个士兵，他



们正用震惊的目光看着这边，“博士，您现在看到了我们这些神经脆弱的部队，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无法在世界上执行任何使命了。”

“那么，将军，您会开这玩艺吗？”奥拉指了指装甲车。

“我是装甲兵出身。”

“那好，现在只有我们俩去了。”

菲利克斯点点头，转身朝装甲车走去，奥拉也跟着上了车。几名士兵立刻把装着第二枚炸弹的小车连接在装甲车的后部。车发动起来，向另一座成长区的建筑物驶去。

“博士，看到那根红色的拉杆了吗？”菲利克斯在驾驶座上大声喊道，“到时候你听到我的声音，拉下拉杆，就把炸弹放下了！”

随着一声巨响，装甲车撞开了建筑物的大门。菲利克斯从驾驶舱内看到，这是一幢二类成长区的建筑。车灯照到的地方，那些长着怪异肢体的三类组合体纷纷从玻璃缸上逃开来。光圈掠过数不清的漂浮在玻璃缸中的头颅，他还看到地面上散落着撕碎的内脏和从玻璃缸中扔出来的头颅，他感到了装甲车的履带压到那些散落内脏上的滑腻感，听到了那些头颅被压碎时发出的轻微的劈啪声。菲利克斯手一抖，装甲车偏离了中间窄窄的通道，撞碎了一个玻璃缸，车的前窗玻璃上贴满了内脏的碎片，使得菲利克斯几乎看不清路了。他不顾一切地把油门加到最大，想尽快从这地狱般的地方冲出去。

“将军，是不是该放炸弹了？”奥拉在车厢里大喊，菲利克斯在恐惧中几乎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为制止呕吐，他这时不能说话，只是使劲点点头，也不管奥拉看到了没有。他感觉到车向前冲了一下，像是摆脱了什么，他知道奥拉把炸弹放下了。于是他把车转向180度，向大门开，这过程中又撞碎了几个玻璃缸，装甲车从那几堆头颅和内脏上压过去。在车灯晃动不定的光圈中，他还看到履带





压死了两个来不及逃开的三类组合体。

他们就这样一趟趟向那些巨大的建筑物中放置炸弹，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所有的成长区建筑物内部都放置了一颗凝固汽油弹。那些搬动炸弹的士兵们惊恐地看到，装甲车湿漉漉的车身上到处挂着奇形怪状的内脏和肉块。

十分钟后，三架直升机再次起飞，悬停在基地上空大约一百米高处。菲利克斯命令起爆，那名上尉按动了遥控器的按钮。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一长串沉闷的爆炸声从下面的基地传了上来。下面出现了火光，那火光是从成长区建筑物宽大的穹顶上的缝隙中透出的。那火光不是奥拉想像的红色，而是高温火焰所特有的蓝色。很快，每个大穹顶的中央都出现了一圈被烧得暗红的区域，那些圆形的区域在逐渐扩大，五分钟后，整个穹顶都被烧红了，同时还可以看到，建筑物的那些高大的铁门也被烧得通红。穹顶发出的红光越来越亮，可以看出穹顶在慢慢变形。又过了五分钟，首先有一个穹顶软绵绵地塌了下去，腾起了一阵裹着火焰的浓烟。当烟稍稍散去后，建筑物内部蓝色的火焰露了出来，一接触到外部较冷的空气，就立刻变成了耀眼的黄色，整座无顶的建筑物如同地面上突然出现的火山口。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火山口”陆续出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三架直升机围着正在被烈火吞没的1号基地盘旋了几圈，机身映着火光，远远看去如同在一堆巨大篝火上飞旋的三只小虫。最后，它们一起转向，没入德克萨斯的夜空中，向2号基地的方向飞去。



政 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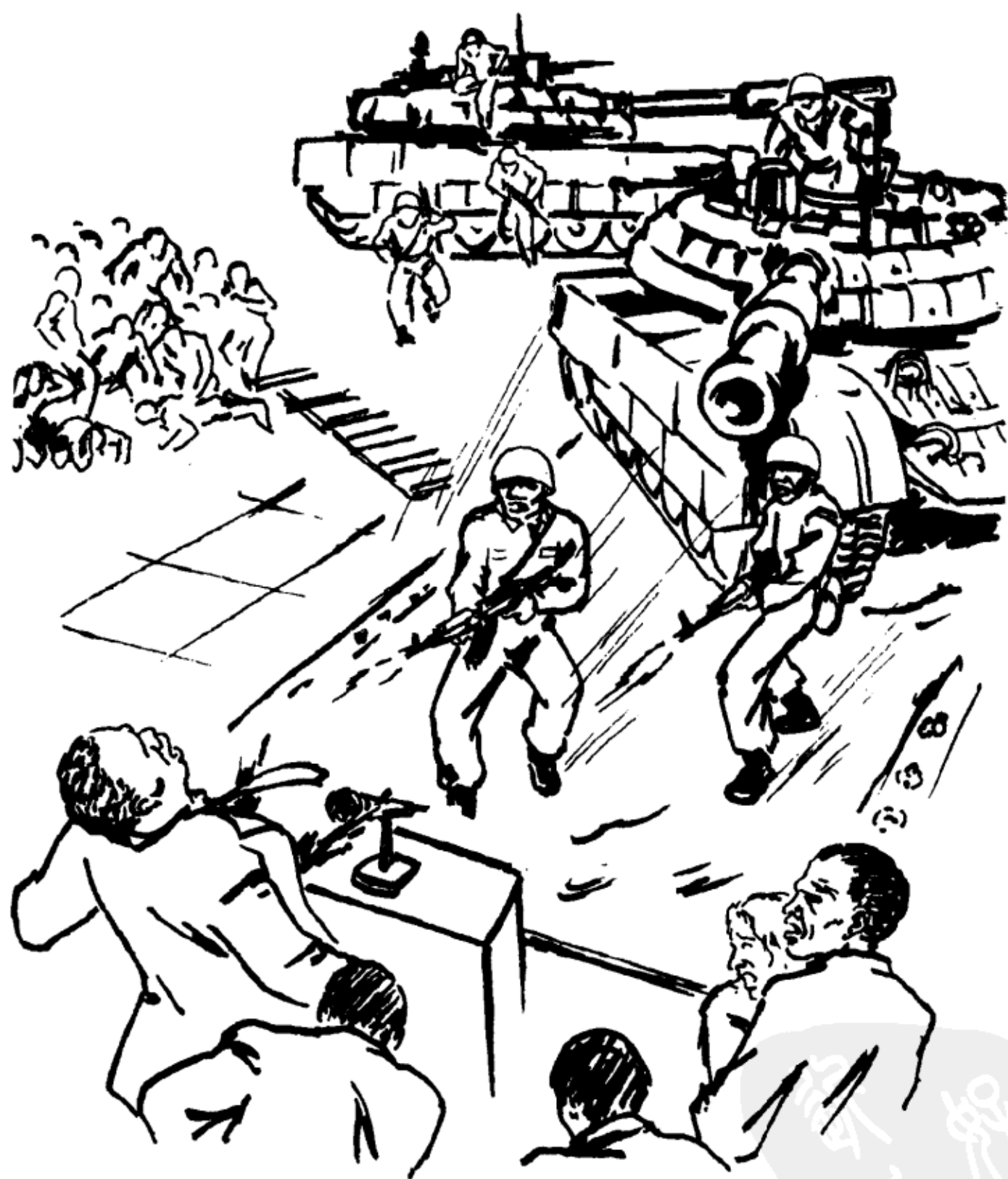
1号基地毁灭后不久，奥拉接到了桑比亚政府的正式邀请，请他携夫人参加桑比亚的国庆大典。

到达桑比亚后，在豪华的总统府中，凯莱尔总统接见了他们，说的还是上次在美国接见奥拉时说的那些话，甚至还是用英语说的。他们下榻首都的一家大酒店中，其豪华程度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欧洲的五星级酒店。晚上他们应邀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出席晚宴的那些桑比亚上流社会人士珠光宝气，风度翩翩。首都的大街是一片霓虹灯的海洋，高楼顶端那些欧美大银行的标志最为醒目。

凯西对这一切赞叹不已，但奥拉却有不同的感受。深夜，他一个人又走出了酒店，租了一辆车来到了首都的外围。他看到，首都都是被一片一望无际的贫民区包围着。在这些低矮棚屋之间的狭窄街道上，赤裸的骨瘦如柴的孩子在污水中玩耍，拎着塑料桶的憔悴的妇女们排着长队，等着接用卡车运来的饮用水；奥拉看到不同部族间的年轻人手提长刀和棍棒在斗殴，被砍倒的人躺在地上，血和泥水混在一起；而就在不远处，几个衣衫褴褛的干瘦的年轻人正凑在一起，把注射器刺进手臂中；而行人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踏着泥水绕行而过……

奥拉还去了一个中学同学家，那人看上去已老得与奥拉不像同代人。在他那低矮闷热的家中，除了一个炉子和两张床外什么都没有。床上躺着一名瘦得不成样子、已病得奄奄一息的姑娘，那是他女儿，他告诉奥拉，女儿的艾滋病是在附近港口染上的；奥拉还看





到从棚屋顶上吊下的一个篮子中有一个同样瘦弱的婴儿，他一出生就传染上了妈妈的艾滋病。

奥拉继续向前走，来到童年时游泳的那条大河边。河中到处漂浮着棚屋的碎片，那是下午暴雨后的山洪从对面山坡上冲下来的。

再向前，车窗外是连绵的小山丘，那些山丘的表面色彩斑驳，奥拉仔细一看，发现那是垃圾堆成的！许多孩子在垃圾山上翻找着什么，离他们不远，有大片的桶状废容器，上面有剧毒和放射性的标志。这些垃圾的数量惊人，绝不可能是这座城市产生的。奥拉早就听到过桑比亚政府秘密进口垃圾的传闻，现在得到了证实。进口垃圾的钱是出卖沿海油田和内陆矿藏的开发权挣到的，这些钱的另一部分则养肥了桑比亚为数极少的富翁，他们龟缩在城市中心，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奥拉回头看去，隔着这垃圾山和破棚屋的海洋，首都在远方发出诱人的彩光，仿佛是悬在这贫穷大地上的一个幻影，仿佛是放在垃圾山上的一粒钻石。

奥拉又看看身边在垃圾山上翻找东西的孩子们，他注意到了他们偶尔抬头看首都时的目光，在城市的霓虹灯的光芒中，那目光仿佛喷出火来。奥拉知道，桑比亚已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第二天的国庆阅兵盛大而隆重，但进行到正中，从受阅的坦克方队中，突然有一辆坦克偏离队列，加速向观礼台冲来，坦克冲破了总统卫队的警戒线后猛地刹住，跳下两名士兵，用冲锋枪向凯莱尔总统射击，当场打死了他。

奥拉和凯西这时正坐在观礼台上距总统不远的地方，凯西被吓得够戆。回到酒店后，她不停地向奥拉诅咒这个野蛮的国家，并认为他们肯定会被作为人质扣在这里。

桑比亚现政府在当天被推翻，军政府同时成立。西方立刻宣布



桑比亚新政府为非法，并开始从这个国家撤离使馆人员和侨民。

奥拉和凯西正在政变军人警戒森严的酒店中坐立不安时，桑比亚的陆军元帅鲁卡打来了电话，这令他们吃惊不小，因为这位健壮的军人刚被推举为政府的临时总统。

鲁卡元帅说：“真对不起，让你们，特别是夫人受惊了。我是想告诉你们，美国大使馆的撤离专机还有一个小时就要起飞了，如果你们决定走，会有车送你们去机场。”

电话是凯西接的，她喜出望外地说：“谢谢，我们当然要走，我们都是科学家，在您的国家无事可干的。”

“我能同奥拉博士说句话吗？”元帅说，凯西把电话递给了奥拉，然后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

鲁卡元帅在电话中对奥拉说：“博士，请您记住，比起那些所谓的民主来，您的祖国更需要科学。这是一个穷人的国家，渴望着科学能给我们带来温饱，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科学，特别对您所从事的这门科学，在道德上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

半小时后他们到达机场，并同美国大使馆的一大帮人一起上了飞机。当大使登上舷梯顶部，一只脚已踏进那架波音 777 的舱门时，他觉得足够安全了，就撕下了刚才温文尔雅的面具，冲着下面机场上的政变军人大喊：

“你们这些恶棍、杂种，你们会得到你们应得的东西的，我现在真是可怜你们！哈哈！”

当飞机离开地面时，凯西长出了一口气，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奥拉第一次见她这么做，她咬牙切齿地对坐在对面的大使说：“大使先生，回去告诉总统，告诉国会，我们应该派航空母舰来，炸烂这群野蛮人！”

“根本不需要，夫人。”大使微笑着说，“我了解桑比亚，他们



的经济就像盘子一样浅，全凭原料出口和西方的投资来支撑，当这些东西被切断，桑比亚的经济将很快崩溃，这个国家将饿得人吃人，那个时候，这个军政府将不摧自毁，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先生，要是我，我绝不再回到这块野蛮的土地上来！”

奥拉忍不住插嘴：“今天你怎么总把野蛮这个词挂在嘴上？”

“难道我们看到的事还不够野蛮？”

“别忘了，美国也是一个多次枪杀总统的国家，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 80 年代！”

凯西哼了一声，没做声。大使说：“博士，您不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桑比亚人。”

“我是桑比亚人。”奥拉冷冷地说。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凯西眼睛看着机舱外无边无际的大西洋说。

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菲利克斯将军亲自到基地迎接奥拉夫妇，祝贺他们从桑比亚政变中死里逃生，然后他们一起飞往“创世”工程 2 号基地。

两件后来改变历史的事情，公开地和秘密地开始了：桑比亚陷入了西方的全面封锁之中，“创世”工程开始了第二阶段研究。



血洗2号基地

十年过去了，世界在加速前进，就像一只从滑道上飞速滑下的雪橇，让上面的人时而兴奋异常，时而胆战心惊。变化和奇迹如不间断的焰火绽放在时间的天空，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每朵焰火的开放和消失都一样突然。当马桶和狗食盆都联入了宽带网络后，信息时代也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基因工程时代，比起前者，这更像一个魔术的时代，当人们吃着西瓜大的葡萄和葡萄大的西瓜时，他们由衷地赞叹这个时代。

但那道古老的界线仍然存在，对人类自然进化的干预仍不能被社会所接受，这件事甚至比以前更让人忌讳了。不过，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尽快通过基因工程获得优秀人种将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避免被淘汰和被消灭的惟一途径。于是，改造人类基因的秘密研究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但由于社会的接受能力有限，当那些可怕的秘密被揭露出来后，一个个政府相继倒台，社会动乱也不断因此而起。但改造人类基因规模最大的计划——“创世”工程，仍奇迹般地保持着它的秘密，并顺利地进行着。虽然不断有各种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渗漏出去，但由于“创世”工程的内幕太惊人了，以至于公众无法相信这些信息是真的。在这个媒体惯于使信息耸人听闻的时代里，“创世”工程反而由于它真正的耸人听闻而保守住了自己的秘密。

“创世”工程第二阶段的研究已在五年前结束了，这一阶段研



究进行了五年，并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与在 1 号基地中不同，2 号基地中的人们已经很难像在 1 号基地时那样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

在桑比亚政变一年后，也就是 2 号基地开始运作的同样长的时间后，凯西对奥拉表达了她对自己工作的不满。

“奥拉，我不想总在你的阴影里奋斗，现在人家一提起我来，就说那是奥拉的妻子。我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奥拉说：“我并没有阻止你去干自己的事情，参加‘创世’工程是你自愿的，你当然也可以去干别的。”

“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分子生物学研究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我必须干一件政府感兴趣的事。CIA 现在最渴望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干掉桑比亚那个独裁者。”

“是的，就像他们以前想干掉卡斯特罗一样。”

“而且这次更加困难：鲁卡这人很精，他从来不住总统府，行踪不定，据说有时甚至只带几个警卫和一部电台生活在密林中。”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帮帮 CIA！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鲁卡以前曾在法国的一家医院看过病，在那里留下了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他的基因图谱。”

“这又怎么样？”

“我想在基因上改造一种病毒，任何人都可携带这种病毒并使之传播，但不会发病。这种病毒能识别鲁卡的基因特征，当他感染上这种病毒时，将会患上一种症状类似于登革热的病，但这病更加凶猛，会很快要他的命。可通过空投等手段在桑比亚境内大量投放这种病毒，由于它对一般人无害，不会引起注意，就可在桑比亚境内迅速传染，最后传染到鲁卡那里时，只要那杂种一个人的命。这



个项目并不容易，但能成功，在技术上你要帮助我，并让我使用基地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当然，为这个，CIA 会为基地注入一笔额外资金的——你干吗这么看我？”

奥拉盯着凯西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制造基因武器！”

“这又怎么样？它只是针对那个独裁者一个人的！”

“这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奥拉愤怒地喊道，“这就像从数据库中检索记录，能按某种条件检索出一条来，只要进一步编程，加入某种循环，就能检索出符合某种条件的一批来！你打算研究的这个东西，迟早会被用来毁灭一个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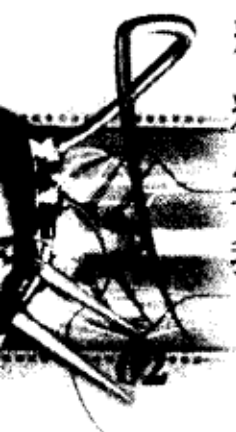
“这又怎么样呢？核武器能毁灭整个人类，但它的发明者们现在还不是被全世界封为圣人？再说你自己吧，你现在从事的研究就符合你用于教训别人的那些道德准则吗？”

凯西撇开奥拉自己单干了，CIA 和军方果然对此很感兴趣，为基地追加了巨额资金，凯西在基地里建起了自己领导的实验室，成了基地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奥拉也无力阻止。凯西成天忙于研究，与奥拉几乎见不着面。但研究进行了半年之后，凯西突然去找奥拉。

“你得帮我！”她对奥拉说。

“据我所知，你们已经把那种病毒造出来了。”

“但有一个缺陷：它对普通人也有影响，人们感染上它后，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感冒的轻微症状，几天后自行消失。但这会使这种病毒引起注意，你知道，现在桑比亚活动着许多国际救援组织的医疗机构。这样，病毒的传播就会很快被控制住，它是很软弱的。我实在查不出在普通人身上产生这种症状的基因编码，你一定得帮我。”



“我不会去制造基因武器。”奥拉冷冷地说。

凯西大怒：“你别在这儿装正人君子了！你以为你是出于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呸，你现在干的事情也不比我好多少！我提醒你，你和那块肮脏土地上的独裁者有着天然的感情联系！”

“任何人与自己出生的土地都有这种联系。”

凯西为了继续获得研究经费，谎称她的病毒武器已经完美无缺。CIA 通过军用飞机在桑比亚扩散了这种病毒，结果在感染人群中，那种类似于感冒的症状立刻显示出来。在桑比亚的国际救援组织的医疗机构立刻找到了抑制这种病毒的药物，病毒的传播被很快扑灭了。CIA 对凯西很失望，撤销了对其研究的一切资助，她在基地中的那个小独立王国也随之解体。从这以后，凯西对奥拉的不满变成了仇恨。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凯西去找菲利克斯密谈了一次。

“将军，我发现奥拉最近很不正常。”

菲利克斯很有兴趣地点点头，鼓励她说下去。

“我承认，仅从研究工作的范围来讲，在两个基地的工作中他都是尽心尽责的。但在这半年多来，他常常与一些很神秘的人来往，我相信，这些人同那个名为‘物种共和’的组织有关，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还同桑比亚有关。”

菲利克斯说：“凯西博士，我听到一些传言，知道您同奥拉博士之间的家庭关系有些紧张。在这研究工作的关键时刻，您最好不要让你们的私人关系影响到工作。”

凯西愤怒地说：“将军，您误解了我！我只是在尽一个公民的责任！我有确凿证据，早在半年前，奥拉就把一批在 2 号基地经过基因改良的稻种偷运进桑比亚。那个野蛮的专制政权之所以在这么长时间的封锁中还没垮掉，我想与这事不是没有关系的。”



菲利克斯不以为然地说：“我知道这件事，那批稻种并非是偷运进桑比亚的，而是混在红十字会援助的一批粮食中运进去的，奥拉完全可以说那就是粮食，所以这事就是挑明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我们不想用这些事情去干扰基地的研究工作，您也知道奥拉博士对‘创世’工程是多么重要。”

“但他对我不再重要了，我对自己的婚姻和工作都厌倦了。”

“但为了这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伟大事业，我希望您把这两者都保持下来，用您刚才的话来说，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奥拉与凯西关系的最后破裂，是由他们的女儿黛丽丝的那件事引起的。那天凯西在电视上看到了黛丽丝，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她正同几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一起，胸前挂着大纸牌子，为处于封锁中的桑比亚人民募捐。黛丽丝回家后，凯西对她大发雷霆。

“你这个小白痴！你妈妈差点死在那个野蛮的国家，你却在这种蠢事！”

奥拉愤怒地说：“不许你再用野蛮这两个字形容我的祖国！”

“我也不允许！”黛丽丝说，“我身上流着的血一半是那个民族的！”

凯西喊道：“可你为什么没想到自己身上还有一半爱尔兰裔白人的血？！你没有表现出这一半血带来的文明和优雅，却处处表现出那一半血的野蛮！”

奥拉说：“当欧洲人还光着身子在树上摘野果时，当美洲大陆还是一片荒野时，非洲人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倒是你那些文明人，从非洲带走了黑奴和资源，留下了笔直的国境线、不尽的战乱和贫乏单一的经济……凯西，你说话越来越像你父亲了。既然你现在连人类种族之间的平等都持这种态度，那还怎么能有我们的物种平等的理想呢？”





凯西哼了一声说：“那只是你的理想！不错，我年轻时曾是个理想主义傻瓜，现在想想真够滑稽的。自从我在1号基地的成长区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后，就明白再也没有比你那个理想更变态、更邪恶的了！”

“那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奥拉冷冷地说。

他们并没有离婚，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因为奥拉埋头于2号基地的研究工作中，极少回家。凯西和他虽然在一个基地，但他们很少见面。凯西也日益感觉到了奥拉对她的戒心，她的位置离研究的核心部分越来越远了。菲利克斯有几次向她打听过奥拉的行踪，但凯西也说不出什么来。

当“创世”工程的第二研究阶段结束后，同第一阶段一样，所有的研究人员撤离了2号基地，前往3号基地，把那些第二阶段研究产生的基因组合体留在2号基地中。3号基地距2号基地有近二百公里，它的所在地离城市很近，完全没有了前两个基地的那种与世隔绝感。在参加“创世”工程的人们眼中，3号基地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五年。这里没前两个基地的那种恐怖气氛，原因很简单：“创世”工程第三阶段的产物是真正的人了。在前两个基地中最令人恐惧的成长区，在3号基地中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这里的第一成长区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外人看去像是妇产医院或保育院的机构，第二成长区是一所漂亮的幼儿园，第三成长区则是一所正在建设中的规模庞大的学校。除了基因组合车间和人造子宫区外，三个成长区的防卫已经不是很严了。现在，只有第一成长区被启用，那里有大约五千名组合体，他们是一群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婴儿。在第三阶段，奥拉没有再用自己和菲利克斯的细胞作为实验材料，而是广泛选取了各种性别、人种的细



胞，这就使得这些婴儿彼此都不相像。要说有什么异常之处，那就是这些婴儿太完美了，在出生不久，就显示出了他们的健壮和活力。他们将成长为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战士，从地球上其他物种基因资源中所选取的最优秀的基因，将使他们如菲利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如猎豹般迅捷、狮子般凶猛、毒蛇般冷酷、狐狸般狡猾、猎狗般忠诚。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并不需要强迫他们进入军队，在他们本性的深处，军队将是他们惟一愿意选择的归宿，这个本性已深植到他们的基因之中，就像趋向阳光的本性深植于向日葵的基因中一样。但所有这些素质，只会在战斗中才显示出来，他们平时将是一些温文尔雅的人，混在人群中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进入成长区的组合体还在不断增多，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创世”工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最初设定的目标，所以进一步改造的人种，其基因将具有更广泛的优势。研究者们并不期望从这些孩子中产生像爱因斯坦和毕加索那样的巨人，因为“创世”工程的核心是把其他物种基因的精华组合进人类基因中，而那些巨人所具有的素质是人类所特有的，无法从其他物种中得到。但这些孩子肯定具有自然进化的人所不具备的超级特质，他们将更强壮，更灵敏，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具有更加锐利的眼睛和更加美妙的歌喉。

3号基地的研究者们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到成长区去抱一抱那些娃娃，前两个基地的恐怖就如同产生新生命的阵痛一样被他们渐渐忘却了。

在这表面的放松下，菲利克斯在暗中加强了对“创世”工程研究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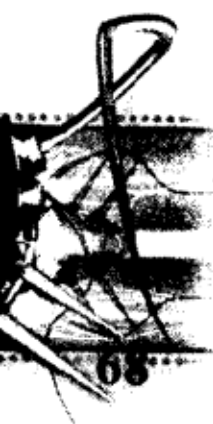


的凯西，已被完全排挤出了核心的研究范围，只能在外围做一些近似行政工作的事情。尽管如此，菲利克斯还是确认了奥拉同桑比亚的密切联系，其实奥拉同情桑比亚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在这方面FBI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情况。菲利克斯不只一次动了彻底改组“创世”工程核心研究机构的念头，但想到对这项极其庞大和复杂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放弃了。

凯西只有一次提供了一个菲利克斯看来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她告诉菲利克斯，整个计划有一个很奇怪的跳跃。在2号基地的基因组合研究中，人类基因所占的比例最多没有超过70%，而进入3号基地后，这个比例一下就跳跃到了95%，现在已达99%左右，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从已产生的研究资料中找不到这中间的研究过程，奥拉一定隐瞒了什么。但凯西提出的这个疑问属于高度专业的领域，在不惊动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有很大困难，“创世”工程现在已到了最后的接近成功的阶段，任何干扰都是不明智的。

同时，在3号基地，科学家们的意识深处仍然隐藏着一个阴影：他们都得知，1号基地的那些组合体们都在一次原因不明的大火中丧生，而由于那些组合体在生理上有严重缺陷，即使没有那次灾难它们也活不长。但他们知道，第二阶段研究所产生的组合体比第一阶段的在生理结构上要完善得多，能够长期生存，它们现在肯定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知道2号基地在被放弃后的这五年中，仍处于森严的戒备中，他们没有人再回去过，对那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就在历时十六年的“创世”工程即将最后结束时，一场改变一切的事变发生了。





蘇子卿

PDG

在2号基地的高高的围墙外面，有一座三层的孤楼，这是2号基地警备部队的指挥中心，现在，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菲利克斯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与会的除了几名与此有关的FBI官员外都是清一色的军方人员。

菲利克斯打破了会前的沉默说：“这次会议，是应格兰特上校的要求召开的，他认为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下面请上校介绍情况。”

格兰特上校是2号基地警备部队的指挥官，他站起来说：“我首先直截了当地向大家说明形势的严重性：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在三天之内，将发生基地内所有组合体有组织的集体暴乱。”

“根据呢？”菲利克斯问。

“我的直觉。”上校说着把双手向下压了压，“请各位不要指责我，我说这话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不负责任。从基地建成时，我就在这里工作，现在有十年了。对基地中组合体的社会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我有着全面和深刻的了解，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直觉是可靠的。

“大家知道，这十年中2号基地经历了种种危险和灾难，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组合体社会内部不同种群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混乱和无组织的。大家可能还记得五年前的那次大规模冲突，当时有一千多名组合体死于非命。这种冲突后来渐渐平息，以各种群为单位，组合体内部开始出现某种秩序，并建立了初步的社会组织，于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组合体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内部冲突转向以我们为代表的外部世界。它们无法从本质上认识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看到，外部世界的各物种之间的差别也是巨大的，甚至大多数物种同人类的差别比组合体同人类的差别要大得多，它们不可能从本质上理解这两种差别的不



同，于是它们得出结论：自己同人类的差别不应是进入外部世界的障碍。由各种群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求进入外部世界，并享有同人类一样的权利。它们对我们的解释不屑一顾，在我们予以拒绝后，骚乱便不断发生。组合体开始对警卫部队进行疯狂攻击，但由于每次骚乱都是以一个种群为主，所以规模有限，都被我们及时平息下去。在三个月前，所有的骚乱突然停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组合体社会中不同种群之间开始了频繁的联系，行动诡秘、踪迹难察的蛇人充当各种群之间的联络员，它们频繁穿梭于各个营地之间，各种群开始混居，它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十天前，各种群之间的联系行动突然停止了，基地完全沉寂了下来，组合体社会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有人说：“这是第三小组工作的成绩。”第三小组是一个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组成的小组，负责平息和引导组合体社会的危险情绪。

“不要自命不凡了，霍普金斯博士！”上校轻蔑地一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火山口上，在组合体社会中，能量在聚集，地火在奔涌，大规模暴乱一触即发！”

“可事关重大，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上校。”菲利克斯严肃地说。

“我这就给您。事实上，组合体社会这突然的静止是在奥拉博士返回2号基地后发生的。在成长区，我们建立了庞大的监视系统，这个系统录下了奥拉进入2号基地后对组合体社会的一次讲话，讲话是在成长区最大的一间营房中进行的，听到这个讲话的有二千名组合体，再由它们把信息扩散到整个成长区，下面请大家听其中的一段。”



会议室里响起了奥拉的录音：“……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曾经存在过1号基地，曾经存在过另一个组合体社会，其成员的数目与你们相当，但那个社会被残酷地消灭了，一万多个组合体都被一种可怕的炸弹烧成了灰。再说一遍，我刚才讲的一切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绝对真实，因为我就是那场屠杀的参加者之一！这样的事情，迟早也会落到你们身上！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人类对于干预自己的进化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来源于他们那几千年的宗教和道德信仰，这些我无法对你们讲明白，一句话，这是他们对失去自我的恐惧感。这就发生了一件在你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人类最恐惧的东西总是带有他们自身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又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比如在人类害怕的所有怪物中，最令他们恐惧的是带有人的特征的怪物。这种恐惧在人类几千年的历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每一个细胞中。但以前，那些怪物只存在于他们的想像和噩梦之中，而你们把这种想像和噩梦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们不会让你们活下去。其二，人类是一个极端自私的物种，他们在这个世界所能认同的只有他们自己，甚至在人类的不同种族之间都会互相歧视，更不用提对待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类是万物之灵，比所有其他物种都要高出一个层次，这种想法就同我前面提到的那种恐惧一样根深蒂固，人类同其他物种在基因和血缘上的结合，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的耻辱了，而你们就是这种耻辱的具体表现，所以他们必定要消灭你们，以抹掉这种耻辱，就像一名有洁癖的人抹掉沾在他身上的污物一样。你们的生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你们在他们眼中不是人类。既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你们就应该设法从这里突围出去，也许你们中的大部分会死，但只要能让外部世界知道你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人类并不全是偏执



狂，他们中有许多有理智的人，在他们中间，一个伟大的梦想已经出现，这个梦想就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所有物种完全平等的超大同世界，我坚信，这样一个世界一定会出现，那时地球将变成所有生命的天堂，而你们的行动，将是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的第一步！”

放完录音后，会议室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格兰特上校所说的可怕的形势被证实了。

菲利克斯说：“由于‘创世’工程的需要，我们现在还无法对奥拉采取任何行动，但必须绝对禁止他再到2号基地来。”

格兰特上校耸耸肩说：“他也不需要再来了，他已点燃了导火索，只需在远方等着听爆炸声了。”

“是的，”菲利克斯叹了口气说，“现在基地的组合体们已经知道了1号基地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我们现在的惟一选择就是采取断然行动，最后解决问题。”

“行动的原则同1号基地一样吗？”上校小心翼翼地问。

菲利克斯坚定地点点头，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现在基地有多少兵力？”菲利克斯问。

“两个营，只配备轻武器。”上校回答说，“这么多年来用这点兵力守卫基地，时时都像在走钢丝。”

“那么请你估计一下，采取最后行动需要多少兵力？”

“将军，按照您的指示，在三年前，我们就反复研究了最后行动的各种方案，每个方案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完成这个行动的兵力，最少需要一个步兵师。”

“上校，我想有些因素在你的方案中可能还没有考虑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步兵师只能装备轻武器，最重的装备就是机枪。”

“将军，我不明白……”



“因为最后行动不能过多地引起外界的关注。十年前 1 号基地的那次行动在新闻界引起的麻烦，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它险些使‘创世’工程夭折。要快速集结一个重装步兵师，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大批量的装甲行军，这肯定要引起外界注意；如果采用分批方式不太密集地运进重装备，我们的时间又不够；更重要的是，使用如火炮之类的重装备所产生的爆炸声和烟雾，必然会引起注意。”

“要是这样的话，将军，完成这次行动的兵力要加倍，需两个师。”

“您肯定吗？”

“这是最低限度了。”

菲利克斯摇摇头说：“在两三天内在这儿集结两个师，即使是轻装步兵师，也太显眼。”

另一位上校说：“可以就近调集本州的国民警卫队，一个师大概不成问题。”

“国民警卫队人员很杂，不利于以后的保密。”

“可以不让他们参加正面行动，只进行一些外围工作，核心任务由正规军的师来完成。”格兰特说。

菲利克斯说：“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任务，需要一支能胜任的精锐部队。最近的有 82 空降师，他们目前在俄克拉荷马州训练。”

菲利克斯和 82 空降师师长马克·克罗德上校站在距基地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基地尽收眼底。2 号基地同 1 号基地在外观上十分相像，都是由一些形状相似的大得让人惊奇的建筑物组成，但它的面积比 1 号基地大许多，看上去像一座小城市。现在，这座“小城”躺在德克萨斯明亮的阳光下，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如同一座死城。



“将军，”上校说，“国内的这类行动不应调 82 空降师来，这种做法让人难以理解，应该爱护美国陆军的刀锋，这类行动对军队在精神上是一种磨损。”

“我不知道你具体指什么？”

“在 1992 年的一个深夜，我和这个师一起开进了洛杉矶，当时我还是个上尉。满街的玻璃碎片，在两旁建筑物燃烧的火光中闪闪发光。我看到那些没有着火的建筑旁，亚洲裔的店主们端着滑膛枪守卫着他们的店铺，而那些黑人则在楼顶上向下打枪。我和我那一个连的士兵在这燃烧的街道上端着枪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不知道谁是朋友，也不知道谁是敌人，像一群梦游者……这经历太糟糕了，将军，是一种创伤。”

菲利克斯转身看着克罗德说：“上校，你和你的部队要做好准备，这次行动比那次要艰难十倍，它的意义也更重大，你们可能是在拯救美国。”

“格兰特上校向我介绍过情况，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士兵们见到那些怪物时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恐惧能让他们更坚定地战斗。”

“据我的经验不会。”菲利克斯叹了口气说，“但现在也没有时间让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我要说，上校，你的部队集结太慢，到现在，真正到位的兵力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没有办法，最近的机场不让使用，部队都要换上便装乘民用车辆稀稀拉拉地来。”

“我可以调集一部分直升机来运送兵员，但数量不会很多，密度也不能太大，以免引起注意。”

“将军，对部队的下一步部署，您有什么指示？”

“你认为组合体最可能的突围方向是哪里？”



“当然是这儿。”克罗德用拿着望远镜的手指着下面一条通往平原的山口说，“这是进山的惟一通道，其他方向都是广阔的平原，它们向那些方向去等于自杀。”

菲利克斯点点头：“我的看法同您一样，我决定把 82 空降师集中部署在这个山口前，其他三个方向全部由国民警卫队布防，这样做是一场赌博，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兵力有限。”

“将军，按照您的决定，我想具体的兵力配置应该是这样的：我用两个旅构成两道防线，防守正面大约有五公里宽，再用一个旅做预备队，放在第二道防线后面三公里处，尽量配备一些用于高速机动的直升机和车辆，以防组合体从防线的某一处突破。”

“我看可以。”菲利克斯再次点点头，“组合体没有热兵器，防线不要在掩体上下什么功夫，但一定要保证部队的机动性，组合体的移动速度是很快的，我们一定要保证在它们最密集的方向上集中兵力。如果组合体主动突围，我们就能在山口前的这块开阔地上消灭他们，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如果他们长期龟缩在基地中，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必须攻进基地，消灭他们，你们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制定出详细的计划。”

克罗德问：“目前基地中组合体的确切数字是多少？”

“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七个。”

“将军，那前面是什么呀，我们在同什么作战？”当菲利克斯和克罗德走近一挺重机枪时，两名正在整理弹链的士兵起身向他们敬礼，其中一名中士问。

“你好像心里没底？”菲利克斯反问道。

“是的，将军！”

菲利克斯笑了笑：“中士，作为一名军人，是不可能自己选择





敌人的。我要问，当一种奇形怪状的外星生物向地球进攻时，你会怎么办？”

“那我当然血战到底，将军！”

“很好！”菲利克斯赞赏地点点头，“再说一遍，你无法自己选择敌人，但当你面对自己梦中都没有见过的最怪异的敌人时，还能手不发抖地射击，那么，年轻人，你就是一个英雄。”

菲利克斯和克罗德沿着防线向前走去。这时，太阳已经有一半落下了山脊，把山的影子长长地投到前面的荒原上。2号基地有一半已在山的阴影中，另一半则被夕阳的光辉抹上了一层血红色。在山口前淡黄色的荒原上，由一挺挺机枪构成的防线看上去呈一条长长的黑线，这条线弯成弧形拦住了山口。

克罗德说：“将军，机枪是我们惟一能依靠的武器了，我下午又紧急调来了一千挺 M60 和三百挺 M2，还有一些可以平射的四联高射机枪。”

他们走近了一挺 M2 重机枪，菲利克斯摸着被岁月磨得光亮的枪身，感慨地说：“在我还是一名一年级军校生的时候，就用过这玩艺儿，现在它一点都没变。”

克罗德说：“步兵轻武器现在在人们眼中已经像仪仗队的军刀一样，是一种装饰品了，已失去了对它进行改进的兴趣。但这玩艺在我们现在的场合却很适用，它的射速每分钟五百至六百五十发，不算高，但子弹初速有每秒八百五十米，破坏力很大，有效射程最远可达六千八百米。用这种重机枪和 M60 轻机枪可构成梯次火力，重机枪火力可覆盖防线前一千五百米至四千米范围，更近的范围则由轻机枪和重机枪共同覆盖，我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冲过这两层火力的。”

菲利克斯说：“上校，有一点你必须清楚，这批组合体比人要



强壮得多。”

“正因为如此，我才准备了这种东西。”克罗德从 M2 机枪的弹链上抽出了一枚 12.7 毫米的子弹，递给菲利克斯，“将军，你看，这是一种特殊的弹头，它其实是一个空心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半瓶水银，它的头部只盖着一层薄薄的封皮。当子弹击中目标后，由于目标肌肉和骨骼的阻力，子弹急剧减速，但是弹内的水银不减速，这些水银会冲破那层封皮，切断目标的肌肉和骨骼。这种子弹的射入口只是普通弹孔大小，但在另一面穿出的地方，可以打出足球大的洞，因而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地球上最强壮的动物也经不起它的打击，如果打得准，一发这种子弹就可杀死一头鲸！我现在已经给防线的所有机枪配备了总共一百多万发这种子弹。”

“很好。”菲利克斯把那枚子弹插回了弹链上，“再调来三百具火焰喷射器。”

克罗德惊奇地看着菲利克斯：“将军，那种短射程的东西在这儿有用吗？”

“也许有用的，某种类型的组合体可能只有用它才能对付。”

天黑的时候，对 2 号基地的包围形成了。菲利克斯把这个包围圈戏称为“戒指防线”，因为包围圈的三面都是由国民警卫队组成的稀疏脆弱的防线，他们每个班才配有一挺轻机枪，如果组合体集中向那些方向冲击的话，他们只有依靠手中的步枪和冲锋枪作战了。而 82 空降师则集中部署在山口地带，扼守着进山的惟一通道。菲利克斯和克罗德都为这种冒险的部署捏着一把汗，但从直觉上，他们也都相信组合体会集中冲向这个方向。

基地中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了，紧接着切断了基地的水电供应。望着陷入黑暗的 2 号基地，菲利克斯回忆起了十多年前 1 号基



地的那个恐怖的夜晚。与那时不同的是，这时的2号基地并没有传出任何声响，仍然是一片死寂，这寂静更加深了菲利克斯的紧张和恐惧。

后来天阴了，乌云遮住了不多的星光，更加浓重的黑暗像墨汁一样把整个世界盖了起来。菲利克斯不止一次用夜视望远镜观察基地方向，基地那高大整齐的建筑在微光镜头中好像印在底片上的反片图像。后来，他觉得有些累了，就回到了用做指挥所的那顶野战帐篷中。克罗德上校刚刚巡视完防线，也回来了。

“您能不能停一会，我看着很累，您一进来就总这么来回走。”克罗德上校说。

菲利克斯仍然以军人标准的步伐来回踱着：“在西点，这是教官惩罚学生的办法之一：让他在操场的一角来回走几个小时。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这种惩罚，只有在这时我才能很好地思考。”

“这么说，您在西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在弗吉尼亚军校却很讨人喜欢，那里也有这种惩罚，我一次也没受过，倒是在高年级时，我常用它来治那些刚进校的毛毛头。”

“世界上任何一所军校都不喜欢爱思考的人，西点不喜欢，弗吉尼亚和安纳波利斯不喜欢，圣西尔和伏龙芝都不喜欢。”

“是的，思考，特别是像您那样思考，对我是件很累的事。不过，这场小小的战争确实有很多可思考的东西，当您戴上少尉肩章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会指挥这样的战争。”

菲利克斯叹了口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智的人，现在才知道，所谓理智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东西。在耗尽了我半生心血的‘创世’工程中，特别是这最后十六年中，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里，事实上，在这十六年，五角大楼和四任总统也并非沿着理智的轨道行事的，而‘创世’工程是一项最需要理智来指引的事



业，在这一点上，可能奥拉是惟一胜任的人。”

克罗德上校看着菲利克斯说：“将军，您是说，我们应该让那些组合体活下来？”

“甚至把它们编入军队，上校。既然战争是一种只适合冷酷的野兽从事的活动，那么迟早会有国家这么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先做呢？当然，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后来，他们一起喝了几杯威士忌，就躺到各自的行军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菲利克斯被一种声音惊醒，醒来后那声音反而消失了。但菲利克斯知道那声音不是来自梦中，它确实存在，像远方的地震和洪水，像世界毁灭前某种力量的低沉的合唱。这种感觉他只有过一次，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他躺在中东的发着余温的沙漠上，伊拉克的坦克群正在黑夜中逼近……

克罗德上校也醒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便冲出了野战帐篷。他们发现，整个防线骚动起来，军官们大声喊着来回奔跑，每一挺机枪后面，射手都严阵以待。这时，菲利克斯再次听到了从2号基地方向传来的那种声音，他举起夜视望远镜观察那边，在那黑白底片一样的图像正中，在基地和荒原地平线的交接处，他看到了一条蠕动的白线。放下望远镜后，眼前一片漆黑，但那声音更大了，不用特别注意就清晰可闻。这时，他身后啪的一声，周围骤然亮起，所有人和物的影子在急剧移动，一颗照明弹升上了夜空；与此同时，在防线的不同位置，更多的照明弹蜂拥着蹿上夜空，低低的云层散射着照明弹的光芒，使整个天空看上去绿莹莹一片。菲利克斯再次举起望远镜，就在这发着绿光的阴森的天空下，他看到了远方的敌人。



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是一大群马，至少有上千匹。那些马背上没有骑手，它们像潮水般冲过来，密密地覆盖了荒原。只能看到马群的前锋，后面的一切都被马群激起的遮天的尘埃遮蔽了，那尘埃在照明弹下也像云层一样发出绿莹莹的光。菲利克斯这时仿佛站在一个远古的战场上，感到了那种最原始的战斗力量的雄伟和它所带来的恐惧。马群更近了，从望远镜中已经能分辨出其中的个体。这时他清楚地看到，每一匹马都长着一个硕大的人头，那些人头都留着长长的头发，在急进中像一面面黑色的旗帜那样飘动着。那些马身上的人头五官清晰，它们张开大嘴吼叫着，双眼发出凶猛的光，在发着绿光的天空下，显得狰狞可怕。只有亲眼看到才能真正体会，把一个人头放大许多倍并安放在马身上，其视觉效果是何等的恐怖。

这时，菲利克斯听到了一挺机枪的连射声，从那尖细的声音中他听出了那是一挺轻机枪，而现在，目标还没有进入重机枪的射程，显然射手是在恐惧中本能地扣动了扳机。接着，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防线上的机枪一挺接着一挺开火了，如暴雨般密集的狂躁的射击声盖住了一切。防线在荒原上显形了，它是一条由无数急闪的光点构成的横贯荒原的弧形曲线。在马群与防线之间的宽阔地带，出现了两条弹着带，上面尘土飞溅，如同暴雨初次落到灰地上。菲利克斯和克罗德都注意到，两条弹着带只达到机枪最远射程的一半多一点，这可能是由于这种空心子弹与普通子弹的结构不同造成的。克罗德首先清醒过来，开始沿防线阻止轻机枪的射击。在防线的各处，轻机枪的射击渐渐被制止了，轻机枪枪口火苗状的火焰消失了，只剩下 M2 重机枪十字状的喷火，弹着带也只剩下远方的一条。

马人的前锋已经冲进了弹着带，许多的马人像遇到绊索一样倒





地，由于速度很快，倒地的马人身体都在向前翻滚着，难以分辨出哪些马人是中弹倒地的，哪些是被绊倒的。后续的马人群不断向前冲，使得马人的阵线不断地滚动着前进。

更多的照明弹升上了夜空，在一片刺眼的亮光中，菲利克斯和克罗德都看到，组合体的阵线中除马人外又出现了另一种个体，那是狮人组合体。那长在狮身上的人头比马人的更大，人头上的乱发愤怒地直立着，如同狮子的鬃毛。由于狮人的高度比马人低许多，所以他们中弹的比例也低，马人中弹较多，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使得狮人群在阵线中凸现出来。

整个组合体的阵线，如同迎着狂风的树枝，不断地有树叶被吹下去。随着阵线向前推进，机枪的火力越来越显示出威力，中弹的组合体越来越多，但后面的组合体仍踏着前面同类或异类的尸体坚定地前进。菲利克斯和克罗德觉得，他们在看着一条卷着的巨大地毯向着他们展开来，他们不知道这死亡之毯什么时候能展到头。这时，在震耳的射击声中，人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从组合体阵线中传来的马的嘶鸣声和狮子的吼声。这声音开始还隐隐约约，不时被射击的巨响盖住，但随着组合体群距离的接近，便越来越响，让防线上的人们心惊胆战。

当组合体群的前锋接近轻机枪的射程时，防线中的轻机枪重新响了起来，这尖细的射击声同重机枪粗犷的巨响混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响彻天地的死亡大合唱。轻机枪加入后效果马上显现出来，马人和狮人成排倒下，组合体阵线推进的速度明显减慢了，它们仿佛顶着一阵突然加强的狂风在艰难地前进，每前进一步都以无数组合体的死亡为代价。菲利克斯从望远镜中看到，一个奔跑在最前面的马人的头部被一串子弹击中，那串水银子弹把它的后半半个脑袋全部炸飞了，当这个马人倒地后，那飞散的血肉像泥巴一样落到它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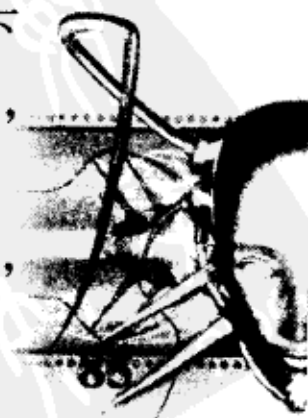


上。整个组合体群中都纷飞着这样的细碎的血肉，其间还夹杂着整条的被那种可怕的子弹切下的肢体……

终于，在这扑面而来的弹雨中，组合体的阵线停滞了，当又一排马人和狮人倒下后，菲利克斯和克罗德看到，这条死亡之毯已卷到了头，后面只剩下了一排稀疏的马人和狮人，其中还有一些人和其他动物的基因组合体。这些组合体开始漫无目标地奔跑着，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扫视着这尸横遍野的战场，似乎很茫然。最后，它们几乎同时转身向着基地方向逃去。呼啸的弹雨追着它们，远去的组合体的数量在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一个马人在一大片的尸体间四处奔跑，这是一个强壮而敏捷的组合体，在弹雨中跳着优美的死亡之舞。有几挺打出曳光弹的机枪追踪着它，那几条明亮的弹流如鞭子一样抽打在它的前后左右，在地上激起了一串串高高的土柱，并从那些躺在地上的已死去的躯体中抽打出横飞的血肉。那个马人仍然在敏捷地迈着步子，就像在几根绊索之间跳跃一样。很快，弹流切断了它的一条腿，当它试图用剩下的三条腿站直时，又一条发光的弹流似乎无意中扫过了它那硕大的人的头颅，那头颅立刻碎了，那个马的躯体在地上滚动了几下后，隐没在那一片尸体之中。

枪声停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士兵们都无力地瘫倒在机枪后面，冷汗湿透了他们的迷彩服，他们目光呆滞，一时无法从刚才的噩梦中摆脱出来。前面的战场上，漂浮着一层正在散去的尘土，散射着照明弹的光，把整个战场罩在一层绿色的光晕中，那一大片组合体的尸体在这光晕中模模糊糊，而地上的血则呈一片片黑色，使这一片荒原像一大块迷彩布。当防线上人们耳朵中的嗡嗡声平息下来后，他们听到了受伤的组合体那怪异的惨叫声回荡在战场上空，这声音使许多士兵捂住了耳朵。

菲利克斯对正在擦额头的克罗德上校说：“告诉部队不要松懈，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只消灭了五千左右，还不到一半。”

克罗德突然呆住了，用手指着前方问：“那是什么?!”

菲利克斯向前看了看，除了一层绿莹莹的浮尘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便用询问的眼光看看克罗德。

“地上!” 克罗德喊。

菲利克斯仔细地看前方浮尘下的地面，发现在那些组合体的尸体中间，似乎有种液体般的东西在流动，那东西像闪光的水银般从尸体间的缝隙中漫过来。菲利克斯举起望远镜细看，望远镜立刻从他的手中掉到地上，他惊恐地后退一步，被脚下的弹壳滑倒了，他挣扎着从那哗哗作响的弹壳堆中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叫：

“射击！全线射击！蛇人！蛇人!!”

克罗德和旁边那个重机枪射手呆呆地看着菲利克斯，用了几秒钟才明白了他的话的含义。重机枪开始射击，但这挺 M2 只打了几发就卡壳了，显然枪管已经过热，两名士兵开始手忙脚乱地换枪管。防线上其他的机枪开始断断续续地响起来，显然射手们大都不太明白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射击恢复得有些慢。

这时，蛇人的前锋已通过了最前面的尸体堆，完全暴露在沙地上。防线前面的荒原立刻被密密麻麻的蠕动的黑色曲线覆盖了，仿佛整个地面都在蠕动。

防线上的士兵这时才明白过来，射击声骤然密集起来，蛇人阵线立刻淹没于一片弹雨激起的尘土和血肉之中。许多中弹的蛇人翻滚着，它们那粗大的蟒身露出了雪白的腹部。但由于蛇人群紧贴地面前进，机枪火力对它们的杀伤力远不如对马人和狮人大。蛇人的阵线在迅速逼近。

防线上士兵们的神经开始崩溃，克罗德看到刚才换枪管的那两个士兵首先扔下机枪向后跑去，紧接着，整个防线就像洪水前溃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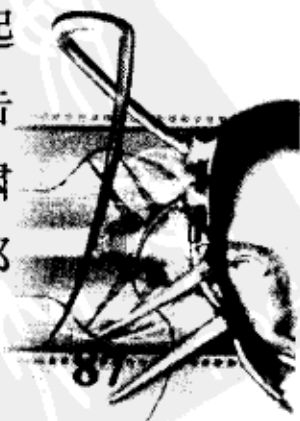
的堤坝一样垮掉了，所有的人都丢下了武器，没命地向后逃窜。克罗德大声制止，并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但连他自己都没听到枪声。这时克罗德才真正体会到了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中的名言：阻止一支溃败的军队，就如同阻止一次雪崩一样。淹没他的枪声的声音来自前方，那是无数尖细的怪叫的和声，好像有几万只利爪在同时划玻璃，那声音是正在逼近的蛇人群发出的。克罗德呆立着，看着前面那死亡的黑潮。“快，退到第二道防线！”菲利克斯抓住他喊，这时他才醒悟过来，同菲利克斯一起混入溃逃的人群向后跑去。

蛇人群的爬行速度快得惊人，它们紧咬着后退的士兵们，当从第一道防线退下来的最后一个人进入第二道防线后，蛇人距这里不到五十米了。在照明弹的光芒下，那蠕动的蛇群一眼望不到头，而那蛇身上一个个人头，好像是浮在这波动的黑色洪水之上。

第二道防线的机枪一起吼叫起来，但同在第一道防线一样，阻止不了蛇人群的推进。

“火焰喷射器！”菲利克斯大喊。

三百条火龙从防线上腾起，扑向蛇人群，立刻把那里变成了一片火海。无数巨蟒的躯体在烈火下疯狂地扭动，仿佛是一片在火海下沸腾的液体。恐惧使火焰喷射器的射手们不间断地喷射着，直到把所有的燃料罐用光，使那条火带向后延伸了许多，并且燃烧得更加凶猛。这时，克罗德打心眼里佩服菲利克斯的远见，蛇人们对火的恐惧立刻显示出来：火带后面的蛇人群惊恐地后退，而再往后的蛇人群由于不明情况，仍在向前涌来，于是便在距火带不远处堆起了高高的一堆。所有的轻重机枪抓住时机，对准那蛇堆疯狂地射击着。这时，战场除了上千挺机枪射击的巨响，火焰在风中的呼啸声，被火焰吞没的蛇人们的尖叫声外，还有一阵奇怪的吱吱声，那





是密集的子弹钻进蛇人堆中发出的声音。那道两米多高的由蛇人堆成的山脊变得血肉模糊，表面上飞溅着细碎的肉块和血浆，被切断的巨蟒的身体不时从中竖立起来，然后又软绵绵地倒下。

射击一直持续着，蛇人堆的蠕动渐渐平息下来，其中的蛇体变得支离破碎，飞溅的血花和残肉变得越来越密。菲利克斯觉得，整个蛇人堆如同一大团放在大地的案板上正在被越剁越碎的肉馅！当射击声最后平息时，蛇人堆已经变成一堆破碎的烂肉了。

大火烧了很长时间，空气中充满了焦肉味，防线上很多人呕吐起来。

部队在凌晨2点开始进入2号基地。82空降师的一条长长的散兵线慢慢地越过了整个战场，士兵们蹚着血和沙土混成的泥浆前进，搜索着还活着的组合体并击毙它们，战场上响着零星的枪声。

在他们从第二道防线出发时，士兵们首先经过那片已烧焦的蛇人群，然后又经过了那条长长的已一动不动的蛇人堆，这时，有一条遍体鳞伤的蛇人突然从那堆烂肉中蹿了出来，用它那巨蟒的身体死死地缠住了一名士兵，并把它那沾满血污的人头和士兵脸对脸地紧靠着，怪笑起来。当其他人用刺刀和匕首杀死蛇人并把那名士兵弄出来后，他已经惊吓而死了。

就在散兵线到达基地时，菲利克斯和克罗德乘坐直升机飞到基地上空盘旋。在照明弹刺眼的光芒下，下面的基地似乎失去了立体感。

克罗德上校说：“战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共消灭了一万零八十二个组合体。”

菲利克斯长出了一口气：“基地中剩下的一千多个组合体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它们属于战斗力较弱的那种，其中的五百个是



不可能离开水的鱼人组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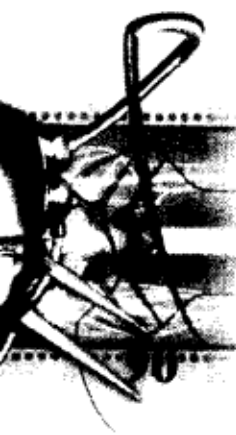
当他们的直升机降落到培育鱼人组合体的那几个大水池边时，进入基地的士兵已到了那里。直升机上的探照灯照在水池中央，菲利克斯和克罗德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水下游动的鱼人，它们上半部是人的身体，下半部长着一条巨大的鱼尾。不时有一个鱼人的人头伸出水面，惊恐地四下看看，然后又潜入水中，那鱼尾接着露出水面，在探照灯中白光一闪。菲利克斯对旁边的一名上尉点点头，那名上尉指挥两个士兵打开了一个黄色的金属桶，小心地把里面的氰化物倒入池中……

清剿活动已在基地中展开，那些大建筑物中都传出了枪声。

同一个班的士兵一起，菲利克斯和克罗德进入了一幢成长区的大建筑。里面黑暗而宽阔，手电的光都照不到头。现在这里似乎空无一物，只有他们的脚步发出空洞的回声。

当手电光照到墙壁时，有人惊叫起来，他们看到，在那高大的墙壁上涂抹着巨大的壁画，那些画线条简洁粗犷，很像原始人画在山洞中的岩画，也很有些毕加索的风格。画面上有高山、大河、森林和草原；继续向前走，画面上又出现了城市的高楼群。站在这组合体表达对外部世界的向往的壁画前，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们呆呆地看着，忘记了一切。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了下来，有些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但大部分都准确地落在士兵的身上。手电光中，他们发现那是从天花板上掉下的一群壁虎人。这些长着人头的壁虎刚才就爬在建筑物高高的顶部，墙上的这些壁画可能就是它们的作品。士兵们中响起了一阵惊叫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射击声。这些壁虎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它们带给人的恐惧，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士兵们最后都努力摆脱了它们，然后用步枪朝它们射击，甚至用刺刀挑



它们。在几分钟内，所有的壁虎人就被全部杀死了。

看着那一堆可怖的尸体，士兵们要么吓得缩成一团，要么瘫在地上起不来。有一个被刺刀划开肚子的壁虎人正好躺在菲利克斯的脚边，那个人头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血从嘴里流出来。虽然那个组合体中有他一半以上的基因，但长得同他并不相像。尽管如此，菲利克斯还是从那张脸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本能地四下看了看，发现被恐惧攫住的克罗德上校和士兵们都没有再细看这些尸体。

过了几分钟，士兵们陆续站起来，平端着枪，相互间靠得紧紧的，继续搜索着大厅。他们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当他们正要从建筑物的另一个门走出去时，菲利克斯听到克罗德惊叫一声。他猛地转身，看到了克罗德身边有一个体型很大的螃蟹人。在那半米高一米多宽的蟹身上长着一个人头，乍一看好像是一个人坐在一辆小型机械车中。它的一只有力的大钳夹住了克罗德的一只脚，并把他拉倒在地，另一只大钳伸向克罗德的颈部，上校本能地伸手去阻挡那只钳，结果手被钳住。菲利克斯掏出手枪，一枪便打穿了蟹身上的那个人头，血污溅了克罗德一脸。菲利克斯把剩下的子弹全部打在蟹身上，那些从伯莱达手枪射出的九毫米子弹，在蟹身上的骨质硬板上只留下几个小孔，那两只大钳仍死死地卡住克罗德的手和脚。两个士兵把两梭子冲锋枪子弹胡乱地打在蟹身上，子弹像是击破一个三合板箱一样把蟹壳掀起一大块，露出了里面雪白的蟹肉。克罗德惨叫着滚到一边，菲利克斯以为他从蟹钳中挣脱出来了，但在手电光中他发现，上校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都已被齐齐地钳了下来。

天亮时，2号基地的清剿工作已全部完成。站在大水池边，菲利克斯看到，在惨白的晨光下，水面上浮满了鱼人的尸体，士兵正用铁钩子把那些人身鱼尾的躯体钩起来，装入黑色的尸袋中。



两个士兵用担架抬着他们的师长走了过来，上校的断手和断脚上缠着大团的纱布，血从里面渗了出来。由于过量使用止痛吗啡，他看上去神情恍惚。

菲利克斯握着克罗德惟一的一只手说：“上校，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我将向国防部申请，给予你们最高的奖赏。”

上校醉酒一样怪笑着说：“完了，将军，我的师完了。”

“上校，怎么能这样说呢？整个行动中只有一名士兵阵亡，受伤的也不多。”

“不，将军，82 空降师已全军覆没。”克罗德说，用那只断臂向菲利克斯敬了个礼。

看着远去的担架，菲利克斯的心沉了下来，他知道克罗德说得对，在未来的日子里，参加过这次行动的所有士兵都需要接受长期的精神治疗，他们再也不适合在军队待了，这支精锐部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只有其番号还存在，它要真正恢复，需要等到 3 号基地中那些孩子们长到适合参军的年龄。

在清理战场完成后，菲利克斯得知有极少数组合体漏网了，他预感到后面的事情将有些麻烦，但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可怕。

漏网组合体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奥拉博士女儿的死。那显然是一个很聪明的蛇人，它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了黛丽丝的电话号码，并到高速公路边的电话亭去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来那里。它显然没有想加害于她，只是认为作为奥拉的女儿，黛丽丝一定比别人更能接受它；同时因为她是记者，可以更方便地把告诉她的事公布于众。但它没想到，在那个处于旷野的电话亭旁，黛丽丝第一眼看到那个蛇人，就被吓死了。关于这个蛇人是如何漏网的，有多种猜测：它可能是在那晚的混战中，穿过防线的缝隙逃到了山上，或是穿过国



民警卫队稀疏的防线逃走的。

现在，奥拉和菲利克斯站在这个小镇里，看着那个黑色的尸袋被搬上直升机。

“博士，是你害死了自己的女儿。”菲利克斯说。

奥拉的双眼茫然地看着无限远处，喃喃地说：“我常常把各种小动物的组合体作为礼物送给她，像长着翅膀的小白鼠、长着兔耳的小猫等等，她都是很喜欢的，我以为她并不害怕组合体。”

“博士，在您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不过是一串长长的 DNA 链，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像在爱因斯坦眼里，世界只是由光和弯曲的空间组成的一样。但在普通人眼里不是这样，在我们眼里，长着翅膀的小白鼠和长着人头的蛇是有很区别的！”

奥拉沉默了，在直升机螺旋桨激起的尘土中，他的双眼一眨不眨。

“蛇人怎么会知道黛丽丝的电话号码？”菲利克斯突然问。

“它们是我创造的，我有权告诉它们我想告诉的。”

“您没有权力！那些组合体属于美国！还记得在波士顿那幢海边别墅中您对我说过的话吗？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首先违背诺言的是美国政府，你我心里都清楚，你们根本不打算遵守百慕大协议。如果可能，你们会把‘创世’工程的技术秘密保守到底的。”

菲利克斯冷笑了一下：“博士，主要原因可能不在于此吧。你那个物种大同世界的理想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为了它您可以背叛国家。”

“是国家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我原以为，一个产生了林肯和杰弗逊这样的人的国家，对物种平等的思想至少是能够容忍的，可 1 号基地的那场大火和这 2 号基地的这场大屠杀告诉我我错了。其



实，当我看到有些南部城市的市政厅上还飘着南部联邦的旗帜时，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可不同理想的合作双方完全能一起干出伟大的事业，比如在人类的航天历史上，科学家和军方合作，前者是为了探索宇宙，后者是为了获得更有威力的武器，无论在美国还是前苏联，这两群人之间的矛盾常常出现，但他们的合作还是使人类飞出了地球，开创了航天时代……”

奥拉深深地叹了口气：“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干成伟大的事业的，航程开始时我们都知道它是很凶险的，但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真正使整个“创世”计划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的，是那些漏网的蜥蜴人组合体。它们是人和变色龙的组合体，其身体可以迅速变幻色彩，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使人们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极难发现。这就使得它们在那天晚上轻而易举地穿过国民警卫队的防线，并且到达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它们从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爬上卡车，它们的身体立刻同车厢融为一体，仿佛是上面的一个凸起。它们就以这种方式沿高速公路旅行，进入了沿途的几个大城市。其中的几个组合体居然走了两千多公里，到达纽约。那天，整个纽约市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人们看到，在高大的自由女神像上，有好几条人首蜥蜴，它们有的爬在她的头顶上，有的挂在她高举的火炬上。这时它们的身体没有随环境变色，而是变成了醒目的黑色。



两天后的深夜，菲利克斯穿着便装，独自开着一辆小货车，从3号基地向奥拉博士家的方向驶去。在小货车的车厢中，有一个蜘蛛人。它那长着八条腿的球形的身体直径有一米多，球体上靠前的部分长着一个人头。

菲利克斯从驾驶座上对蜘蛛人说：“是我把你从那场大屠杀中



鄭子雲

PDG

救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应该互相为对方尽自己的责任。”说这话时菲利克斯厌恶得想吐，但为了达到目的，他又不得不控制住自己。“你明白吗？”他问蜘蛛人。

“我只有一件不明白的事，”蜘蛛人用沙哑的嗓音问，“为什么要杀奥拉？在2号基地，我看到你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人类的事你不懂！”菲利克斯说，“这和个人感情没有关系，他是惟一知道‘创世’工程全部内幕的军外人士，如果这内幕全部公之于众，军队将面临着一场灾难，甚至可能在整个国家引发一场动乱。而奥拉具有强烈的反军队和反政府倾向，他参加‘创世’工程有自己疯狂的目的，他一定会把这十六年来发生的一切向新闻媒体全盘托出的！他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让他沉默的惟一办法就是干掉他。”

“可是，你们有那么多可怕的武器，那天晚上我都看到了，为什么还要用我去杀奥拉？”

“我说过，奥拉是一位世界名人，外面对他的死当然会很注意。如果他死在你手里，人们就会认为，是他创造的组合体对他怀有怨恨而杀死了他，这样事情就会平安地过去。”

蜘蛛人沉默了一会：“我会把事情办好的，你是先祖。”

奥拉的住宅离3号基地不远，坐落于一个幽静的小镇的外围，在深夜，这里更是寂静无声。货车停在距那幢二层小楼不远处，蜘蛛人从货舱中溜了出来，它那八条细腿移动得十分迅速，以至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他那圆球状的身体仿佛是漂浮在地面上的一个幻影。它轻而易举地越过了住宅院子的栅栏，然后轻盈迅捷地飘过了草坪，无声地攀上了小楼的二层阳台，来到阳台上的落地窗前。菲利克斯听到了轻微的玻璃破碎声，接着看到落地窗打开了，蜘蛛人的身影消失在窗内的黑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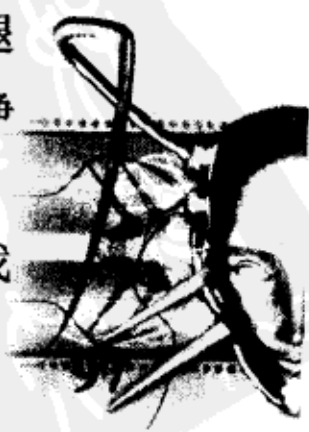
菲利克斯摇下车窗，竖起耳朵捕捉着来自打开的落地窗中传出的声音，但那边除了寂静什么都没有。突然，他看到小楼上层的灯亮了，同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蜘蛛人打来的电话。

“先祖，我已经把事情办完，您要不要来看看？”

菲利克斯说：“你等着，我就来。”说完下了车，四下看看，然后朝住宅走去。围住院子的栅栏的门关着，他只好从门上翻了进去。当走上前门的台阶时，他掏出手枪，谨慎地接近那扇门。他在门前停了一会，侧耳听听里面的动静，然后试着拉门，门一下被拉开了。他平端着枪，慢慢地向黑暗中走去，并伸出左手去寻找电灯开关。但这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粘到了脸上，他伸出左手去拂那东西，手刚抬到半空，也被粘住了，握枪的右手本能地抬起来，也被粘在什么东西上。他用力挥动着两臂，但又被拉回了原位，好像两手都被橡皮筋捆住一样。

灯亮了，菲利克斯恐惧地发现，整个客厅中布满了粗粗的蛛丝，它们有小指粗细，密密地从客厅纵横交错地穿过。它们都呈半透明状，在灯光下，表面有一层变幻不定的霓彩光膜。而在客厅的门口，有一张完整的蛛网，菲利克斯就粘在这蛛网上。他拼命挣扎，但只会使更多的蛛丝粘到身上。有两条蛛丝粘到他的脸上，其中一条粘住了他的一只眼睛，另一条则粘住了他的嘴。这种蛛丝的粘力十分强大，菲利克斯感到好像有无数个小吸盘死死地吸住脸上的皮肤。他再次挣扎，但感到一阵剧痛，粘在脸上的蛛丝险些把皮肤扯下来。粘在身上的几条蛛丝同时收紧，他两脚离了地，被蛛丝悬在半空中，手枪掉在地上。菲利克斯看到那个蜘蛛人正用八条腿搭在几根蛛丝上稳稳地悬在客厅正中，得意地看着他在蛛网中挣扎。

蜘蛛人说：“我不杀奥拉，他说蜘蛛和人是平等的，一天前我



就把这事通知了他，他已经跑了，你抓不住他了，哈哈！”

菲利克斯被粘住的嘴只能发出唔唔声。

“我要杀了你，那天夜里是你杀了所有的组合体。像这样你很快就会死的，会死得很难看，哈哈……”蜘蛛人大笑起来。

他知道蜘蛛人的预言是对的，那些粘住他的蛛丝并不是静止的，在蜘蛛人八条细长的腿的操纵下，蛛丝有的拉伸有的收缩，把他的身体像绳子似的扭了起来，这使他窒息。蜘蛛人那八条腿还在不停地动作，使蛛网向不同的方向扭曲他，像是以蛛丝做琴弦，弹奏一首死亡的乐曲。菲利克斯感到自己的脊椎骨在极度的扭曲中快要折断了，他感到死神正向他招手。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的脸正好冲着蜘蛛人的方向，他看到蜘蛛人的人头上出现了一个弹洞；紧接着急促的枪声连续响起，黑色的血像一股股小喷泉从蜘蛛人那圆形的身体中喷出来，它在蛛网上挣扎了几下就倒挂在那儿不动了，那个人头垂下去，血淅淅沥沥地滴到地板上。

由于没有了蜘蛛人的操纵，蛛网松了下来，菲利克斯的身体转到了能够呼吸的姿势。他转头一看，看到凯西站在门口，手中握着他那只现在已打完子弹的手枪，射击产生的烟雾还在她周围缭绕，她小心地避免接触前面的蛛丝。

“请等一下，我去车库中拿一件工具来。”

凯西说完就离开，很快便回来了，手中提着一把电锯。她在门边的一个电源插口上插上电锯的电源，然后启动了它，小心地切割着菲利克斯周围的蛛丝。当蛛丝被切得只剩下两根时，菲利克斯扑通一声掉到地板上。受那两根蛛丝的拉动，客厅中整个蛛网一起波动起来，倒挂在网上的蜘蛛人的尸体也随着上下起伏，像是又活了。



“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东西了!”凯西看着电锯上缠成一团的蛛丝说,“这是材料科学的革命!”

菲利克斯忍着剧痛,好不容易才扯下粘在脸上的那两根蛛丝,凯西看到,他的脸上被蛛丝粘过的地方出现了两道血痕。他瘫倒在地,喘着粗气,像是一个刚被从水中救起的人。

“奥拉昨天早晨就走了,”凯西冷冷地说,“他有私人飞机,现在说不定已到桑比亚了。”

“桑比亚?!”菲利克斯浑身一震,抬头盯着凯西。

“将军,我们还是到一个舒服一些的地方谈吧。”凯西望着满屋的蛛丝说。

菲利克斯艰难地站起来,跟着凯西沿门厅走去,拐了一个弯后进入了一间较小的房间。凯西打开灯,菲利克斯欣慰地看到这里没有蛛丝。凯西拿出了一瓶威士忌,给菲利克斯倒了一杯,菲利克斯没接那杯酒,而是拿过瓶子对着嘴灌了起来。

“将军,这就是结局?”凯西仍用那种冷冷的语气说。

菲利克斯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没想到2号基地有那么多漏网的。”

“哼,将军,您根本想像不到有多少漏网的,情况比您想的要可怕十倍!”

菲利克斯抬头看看凯西:“你刚才提到了桑比亚?”

“我们还是从2号基地谈起吧。”凯西说,“将军,还记得我向您提出过的那个疑问吗?”

菲利克斯茫然地摇摇头。

“我不止一次提醒过您,在2号和3号基地的组合物之间跨度太大。2号基地中大部分的组合仍是人和异种基因参半的,少数人类基因比例较高的,也没有超过70%。奥拉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



么大的跨越，产生 3 号基地那些人类基因占 95% 以上的组合体，这中间一定有一个过渡。”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菲利克斯仍然很茫然。

“将军，您当初真不该介入‘创世’工程，在这方面您是个白痴，落到这一步毫不奇怪。”凯西气急败坏地说，把自己手中的那杯酒一饮而尽。

“你是说，在 2 号基地和 3 号基地之间，还有一批我们不知道的组合物？！”

“正是这样！”凯西点点头，“事实上它们是 2 号基地所产生的组合物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最成功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组合物中人类基因比例也较高，占到 80% 到 9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菲利克斯怀疑地问。

“我也是刚刚知道，否则早就告诉你了。我在基地的中心计算机中设置了一个秘密的备份程序，把大部分信息都用压缩方式备份下来。但是因为我被从核心研究机构排挤出去，所以一直接触不到已备份的信息。奥拉昨天走了以后，我才能进入中心计算机并看了备份的信息，其中绝大部分的信息同它们的正本一样都被删除了，从剩下的信息中我得知了这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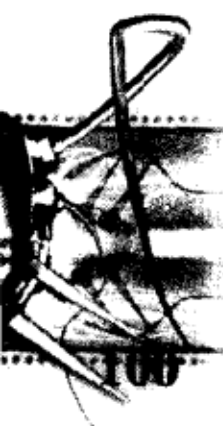
“你说的那一批组合物数目有多少？”菲利克斯问。

“三万。”凯西说。

“什么？！”菲利克斯大惊失色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是的，有三万个，也就是说，在这次最后行动中，你们只消灭了 2 号基地产生的所有组合体的四分之一。”

“这是不可能的，博士，你在说梦话！”菲利克斯笑着摇摇头，“2 号基地一直处于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中，不可能有额外的三万名组合物在那儿成长起来而不被察觉。”



“不错。但将军，那三万名组合体成长的地点不是2号基地，而是桑比亚的丛林。”

望着再次大惊失色的菲利克斯，凯西接着说：“早在十多年前，奥拉就把这批胚胎细胞偷运到了桑比亚，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三万个胚胎细胞，加上存放它们的超低温容器，一个人就能拿得动。那时，桑比亚刚刚发生政变。”

“但，博士，这么多的胚胎细胞要成长起来，需要庞大而复杂的人造子宫系统，桑比亚显然没有这样的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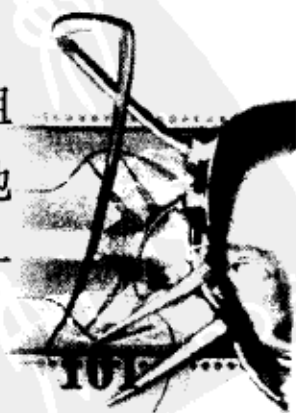
“他们有人的子宫，桑比亚并不缺少健壮的育龄妇女。”

菲利克斯点点头：“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

“而且这些年您对此一无所知！”凯西讥笑着说，“但您总听说过一个名叫‘物种共和’的组织吧？”菲利克斯又点点头，凯西接着说：“这是一个严密的国际组织，他们的纲领就是奥拉那个荒唐的梦想：让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在人权和法律的意义同人类平等，建立所谓的‘物种共和地球’。奥拉是他们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中聚集了大批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在生物学革命中暴富，是财力雄厚的亿万富翁，他们都是像奥拉那样的狂热的理想主义杂种。桑比亚的计划，就是以这个组织的人力物力为基础，在桑比亚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的医生把那些胚胎细胞植入桑比亚妇女子宫中，通过正常分娩生出它们。那个组织中的很多志愿者作为代理的父亲和母亲哺育这些婴儿，并使它们长大后受到一流的教育。”

“那都是些什么类型的组合体？”菲利克斯问。

凯西摇摇头：“不知道，从计算机中残存的信息找不到这些组合体更详细的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比2号基地中的其他组合体看上去更像人，而它们的意识和智力也同人更接近，这是一



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桑比亚……”菲利克斯沉吟道。

“是的，将军，桑比亚军政府已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土作为物种共和的基地，事实上，他们在这十多年的全面封锁中没有垮掉，完全是由于这个组织的支持。比如他们提供给桑比亚的超级种子，产量十倍于世界其他地区；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而那个军政府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想借助基因技术改造桑比亚人种，使这个民族在世界崛起，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危险……”

“什么？”菲利克斯不安地问。

“从计算机中残存的信息可以知道，物种共和的成员正在桑比亚建造一个‘淘金者’系统，同我们3号基地中的这套完全一样。”

菲利克斯浑身一震，手中的酒瓶掉到地毯上，没有摔碎，酒从瓶口流了出来。菲利克斯蹲下去拾起酒瓶，呆呆地看着它，喃喃自语：“该怎么办……”

“什么?!”凯西用傲慢的目光看着他，“您，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四星将军，却问一个女人怎么办?!”

菲利克斯又拿起酒瓶猛灌了几口，然后把它放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了自己的那把已没有子弹的手枪，插进了腋下的枪套里，转身向外走去，拉开门时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对凯西说：“博士，我要去把总统从床上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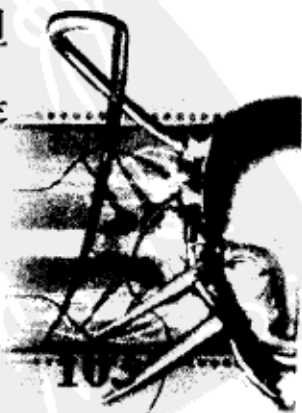
桑比亚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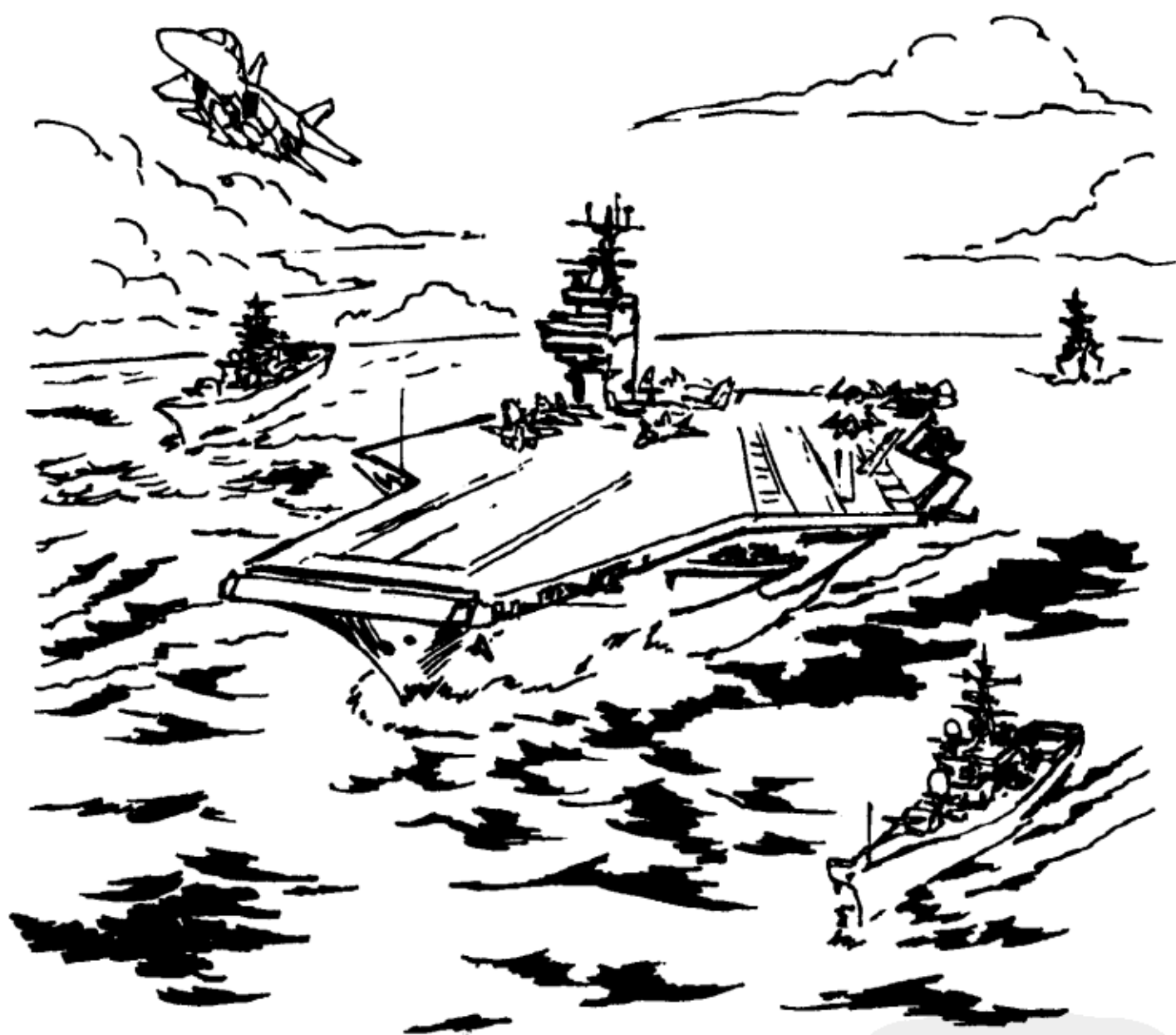
“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达非洲沿海已二十多天，除“林肯”号母舰外，战斗群还包括一艘贝尔纳普级巡洋舰、两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一艘孔兹级驱逐舰、两艘诺克斯级护卫舰、两艘佩里级护卫舰、一艘威奇塔级补给舰、还有三艘看不见的肛鱼级攻击潜艇。这支舰队以“林肯”号为核心展开在海上，如同大西洋上一盘摆放整齐的棋局。

对桑比亚的“外科手术”也已持续了二十多天，每天有上千架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从“雄猫”F14上的激光智能炸弹攻击到从阿森松岛飞来的B52的地毯式轰炸，还有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大口径舰炮日夜不停地轰击，这个国家实在剩不下什么了。他们那只有二十几架老式米格机的空军和只有几艘俄制巡逻艇的海军，在二十天前就被首批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几分钟内毁灭，而桑比亚陆军的二百多辆老式坦克和一百多辆装甲车也在随后的两三天内被来自空中的打击消灭干净。随后，攻击转向了桑比亚境内所有的车辆、道路和桥梁，而摧毁这些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现在，桑比亚已没有一辆能动的汽车和一条能通行的道路了，他们已被打回到石器时代。

战斗群司令官菲利克斯上将突然从踱步中站住，看着“林肯”号舰长布莱尔少将，同十多年前一样，菲利克斯仍然身材细长，但那学者风度中多了一份忧郁；而舰长正是他的反面：粗壮强悍，是一个老水兵的标本。

“我还是认为舰队离海岸太近了。”菲利克斯说。





鄧平知

PDG

“这样我们可以向桑比亚人更有力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不明白您担心什么，”舰长挥着雪茄说，“桑比亚军队现在拥有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可能就是五十五毫米的迫击炮了，如果有，它也只能藏在地窖里，拉出来十分钟内就会被摧毁。”

舰队，特别是“林肯”号确实能显示其存在。它是尼米兹级航母的第五艘，于1989年服役。排水量九万多吨，全长三百三十二米，有二十层楼高，舰载两个战斗机中队，四个攻击机中队，还有四个电子战和反潜中队，共一百多架高性能战机；舰上人员近六千人，这是一座带来死亡的海上钢铁城市。

菲利克斯又接着踱起步来：“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几名陆战队员一起守在西贡大使馆的楼顶，直升机正在运走最后一批人。文进勇将军指挥的北越军队离那儿只有几百米了，而美国在越南的势力范围，只剩大使馆楼顶这几十平方米了。一颗炮弹飞来，一名陆战队员被齐肩炸成两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是最后一个死于越南的美国军人……那一时刻铭心刻骨，想起它，总使我感觉到，战争中的弱小民族有一种我们意识不到的很神秘的东西。”

“我也参加过越战，但没感觉到这种东西；以后在中东沙漠上，伊拉克有二百万军队，几千辆坦克，我同样没感觉到这种东西；现在，桑比亚已没有一门能暴露在外面的迫击炮，我更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令我们恐惧的神秘的东西。我为我们的士兵感到遗憾，他们本以为，这次到非洲是一次充满荣誉和浪漫的远征，而敌手竟是这样贫穷，这样不堪一击。您认为美国军队在精神上正在衰落，我同意，但对其原因我与您的看法不同：美国军队缺少自己的英雄偶像，20世纪后期的几场战争，如海湾和科索沃战争，都没有造就像巴顿、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这样的英雄，因为敌手太弱了，这



次也一样！”

在被任命为远征桑比亚的“非洲惊雷”行动的总司令后，菲利克斯曾同自己的参谋部详细地研究了此次作战行动的每个细节。这次行动将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这对于本来就很弱小，又经十年封锁后奄奄一息的桑比亚是绰绰有余了。

但菲利克斯一直在担忧着一个潜在的危险，这就是奥拉带到桑比亚的那三万个组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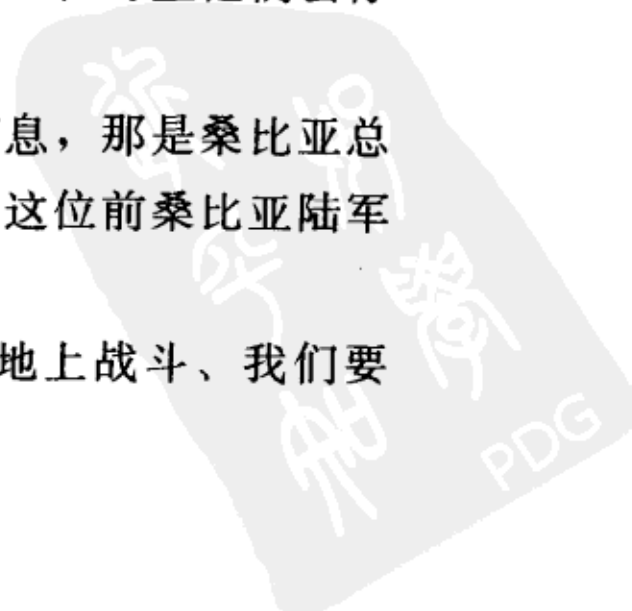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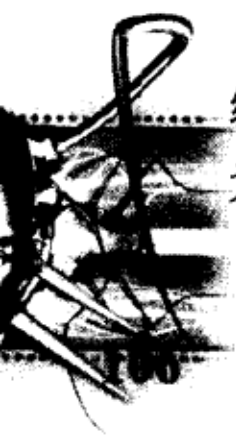
他多次召集凯西和3号基地的其他科学家们，分析那些组合体都是什么类型。在全面回顾了2号基地的研究过程后，科学家们告诉菲利克斯，那一阶段的研究中最成功的组合体是人与冷血动物的基因组合，特别是人与海洋动物的基因组合。基于这一点，还参考2号基地留下的研究资料，他们一致肯定，奥拉带到桑比亚的是人鱼组合体。

虽然有确凿证据，菲利克斯还是表示怀疑：“我不相信桑比亚的黑人妇女能孕育和生下这样的怪物。”

“将军，完全不是您想像的那样！”凯西说，“这些组合体，同您在2号基地中的大水池里看到的人鱼完全不同，他们人类基因的比例高得多，所以从外表看更像人，甚至，您如果不仔细看，他们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些细微的不同，比如他们的手脚是蹼状，耳后可能有鳃孔等。但海中更适合他们生存，在海里他们会像鲨鱼一样凶猛。”

后来，菲利克斯从电视上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那是桑比亚总统鲁卡为回应西方的威胁发表的一次电视讲话，这位前桑比亚陆军元帅说：

“……我借用丘吉尔的一句话：我们要在陆地上战斗、我们要



在空中战斗、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决不投降！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还将在海上战斗，我们要让入侵之敌葬身大海！”

话音未落，一群同菲利克斯一起看电视的参谋军官大笑起来，“当年萨达姆还对伊拉克人说，要把布什抓到巴格达游街呢！”

但菲利克斯从这讲话中进一步证实了科学家们的说法：桑比亚要用人鱼组成的军队在海上同美国舰队作战。

菲利克斯忧心忡忡地召集两个航母战斗群的舰长们研究对策，他把注意力放到两艘航空母舰上，这是桑比亚人理所当然的优先目标。显而易见，人鱼对舰队的攻击方式只可能有一种：在舰底安放爆炸物。

“您过虑了，将军。”“林肯”号舰长布莱尔对菲利克斯的担忧付之一笑，“这种攻击方式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二战时，在挪威沿海，英国人就曾企图用这种方式炸沉德国战列舰‘提尔皮兹’号；后来珍珠港事件中的日本人，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阿根廷人，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术，阿根廷人就曾派蛙人潜入意大利港口，企图在港中的英国军舰的舰底安放水雷；在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的海军研究机构都探索过用经过训练的海豚干这种事。但这种战术在实际作战中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我们面对的不是蛙人，是经过基因优化的鱼人！”菲利克斯说。

“一样，将军，他们同样是用小小的血肉之躯对付庞大的钢铁巨舰。我很快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布莱尔舰长的答复果然给了菲利克斯不小的安慰。一个星期后，他在海上为菲利克斯演示了刚刚装备的防卫系统。当时用一群虎鲨作为鱼人的替代物和假设敌，在“林肯”号的舰底挂了一个装满血腥物的铁笼子以吸引虎鲨前来。当那群虎鲨游近时，布莱尔指



给菲利克斯看一个大屏幕，上面清楚地显示出虎鲨的航迹、航向和数量。

“我们在舰底安装了一套监视系统，这套系统除了声纳外，还有高穿透力的水下激光摄影设备，这套系统十分灵敏，也很庞大复杂，以至于它影响了‘林肯’号的航速。”

接着，布莱尔带领菲利克斯来到甲板上，菲利克斯突然感到了从海下传来的震动，那震动十分强烈，好像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发出的，使他感到一阵恶心，耳朵嗡嗡直响。接着，他看到海面上鼓起了几个大水泡。

“这是一种特殊的深水炸弹，它在水下产生的震波比常规的炸弹强烈几十倍，您知道，震波在水中的杀伤力比在空气中大一百倍，没有什么海中生物能经受这种震波。”

菲利克斯看到那些虎鲨一条接一条地浮上水面，从它们嘴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海水。捞上来的虎鲨尸体经解剖后发现，它们的内脏都被震碎了。

“所有舰只都装备了足够数量的这种深水炸弹，同时还装备了水下次声波发射机，杀伤力也很大，可不间断发射。还有一个最后的防护措施……”

布莱尔又带着菲利克斯回到控制舱，让他看一个屏幕上显示的水下舰底的模糊图像，一名少尉按动了一个开关，刚才昏暗的舰底立刻出现了一层红色的光晕。

“这是我们用一种放电装置在舰底的海水中产生的一个高压电场，任何靠近舰体五十米以内的生物会立即被击毙。”

菲利克斯从望远镜中看到，在“林肯”号翻着白沫的航迹上，不断有死鱼浮出。



但战争进行到现在，丝毫没有那些神秘的组合体的踪影。物种共和的成员们在桑比亚建成的基因工程基地，包括基地中那建了一半的“淘金者”系统，都在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精确打击中化为灰烬。

“也许那些鱼人战士一到大海就溜得无影无踪了。”布莱尔半开玩笑地说，菲利克斯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大部分组合体是不喜欢它们的创造者的，很难想像它们会为之而战。

这时，一名参谋递给菲利克斯一份电报，他看后喜上眉梢，这是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看来这一切都快结束了，桑比亚政府已接受了最后一个条件，他们将很快交出仍在桑比亚境内的物种共和组织的几名主要领导人。”菲利克斯把电报递给布莱尔。

布莱尔看都没看就把电报扔到海图桌上：“我说过这是一场乏味的战争。”

从两位将军所在的航母指挥塔上舰长室的宽大玻璃窗看到，一架陆战队的直升机从海岸方向飞来，降落到“林肯”号的甲板上，物种共和组织的那几个领导人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并在周围陆战队员的枪口下向指挥塔走来。奥拉走在最前面，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穿着桑比亚的民族服装，那实际上只是一块裹在身上的大灰布，而他那已变得骨瘦如柴的身躯似乎连那块布的重量都经不起，像一根老树枝似的被压弯了。

过了一会儿，这一行人走进指挥塔，进入舰长室，除了奥拉博士外，其他人都不得四下打量起来。如果只看四周，这里仿佛就是一间豪华庄园的客厅，有着猩红色的地毯，华丽的镶木墙壁上刻着浮雕，挂着反映舰长性格爱好的大幅现代派油画。但抬头一看，就会发现天花板是由错综复杂的管道组成的，这同周围形成了奇特





的对比。高大的落地窗外，舰载飞机在不间断地呼啸着起降。

奥拉博士没有抬头，向菲利克斯所在的方向微微弯了一下腰：“多日不见，将军，您可还好？”

菲利克斯点点头：“你可以看到，我很好，我终于又回到军人该干的事上来了。倒是你状态有些不佳，分别不过半年，你好像老了二十岁。”

奥拉又微微弯了一下腰：“这半年事太多，将军。”

“是训练鱼人部队吗？”布莱尔舰长带着讥讽笑问。

奥拉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菲利克斯说：“博士，我问一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记得十六年前在波士顿那个靠海的别墅中，你向我做的关于美国的表白吗？我想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但当两个基地的大屠杀发生后，我发现美国并不会认同我的最终理想。还有后来桑比亚的事，我不得不站到祖国一边。我走到这一步，不过是按照百慕大协议精神，把‘创世’工程的成果让全世界共享，我们没有罪。”

“你们给桑比亚带来了灾难。”

“不管这灾难是谁带来的，将军，鲁卡总统都迫切希望它快些结束。为表达这个和平的心愿，总统除了把我们这些人交给贵军，还给将军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奥拉说完，从后面的一个人手中拿过了一个鸟笼大小的木笼子，奥拉把笼子放到地毯上，轻轻打开笼门，一个雪白的小动物跑了出来，舰长室中所有的军人都发出了一阵惊叹声。那是一匹小马！它只有小猫大小，但在地毯上奔跑起来矫健灵活，雪白的鬃毛在飘荡，明亮有神的眼睛惊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然后发出了一声清脆悠扬的嘶鸣。更神奇的是，小马居然长着一对雪白的翅膀！他们



仿佛看到了从童话中跑出来的精灵！

“啊，太美了！我想这是你的基因工程的杰作吧？”菲利克斯惊喜地问。

奥拉又微微躬了一下身回答：“这是马和鸽子的基因组合体。”

“是你们在桑比亚建造的那套‘淘金者’系统的产物？”

奥拉苦笑着摇摇头：“当然不是，将军，那套系统建到一半就被完全炸毁了，现在它们最大的碎片也不比这匹小马的翅膀大。它是在实验室中纯粹用手工做出来的。”

“它能飞吗？”

“不能，它的翅膀没那么大力量。”

菲利克斯说：“我代表贝纳感谢你，博士。哦，贝纳是我的孙女，你见过她的，我想她为这礼物一定会高兴得发狂的！”

“祝她幸福美丽，将军，也请她知道，这美丽的小马来自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孩子也同她一样有着美丽的梦，但他们现在正在被烧死和饿死。”奥拉说，他的声调一直是缓慢和恭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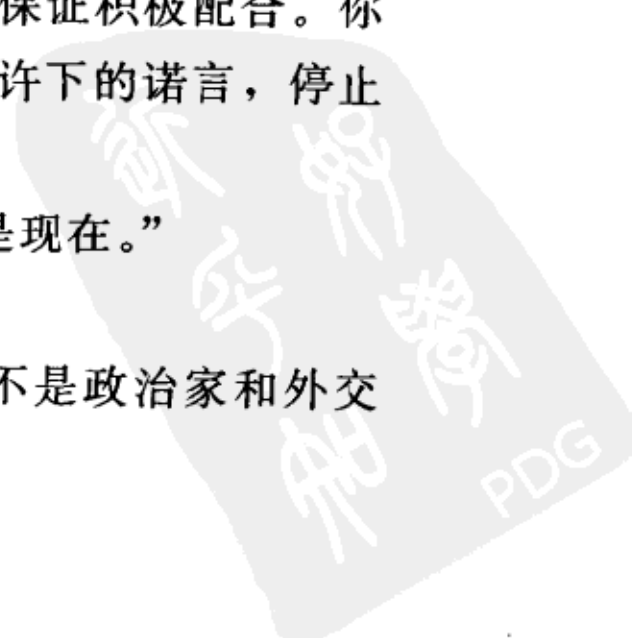
“对桑比亚目前面临的一切我本人深表同情，但这些灾难是你们自找的。”

“但将军，贵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桑比亚的军事和工业体系都已被完全摧毁，物种共和组织的基地也被消灭，我们这些你们眼中的基因恐怖分子也将去美国接受审判，我们保证积极配合。你们要求的一切都得到了，现在只请你们答应早已许下的诺言，停止轰炸吧。”

菲利克斯冷冷地说：“轰炸会停止的，但不是现在。”

奥拉浑身一震，但仍没有抬起头来。

“博士，”菲利克斯说，“我和布莱尔舰长都不是政治家和外交



家，我们只着眼于战争的目标，现在的桑比亚，仍然有值得攻击的目标！”

布莱尔舰长做了个手势，让奥拉跟他到窗前，他指着远方依稀可见的海岸说：“博士，你看那片沿海的丛林，里面能藏下几万军队。”

奥拉突然失态地大喊起来：“你们不能轰炸那些丛林！现在是旱季，会引发丛林大火，那样桑比亚已经奄奄一息的生态环境就全完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丛林中根本没有路，即使藏有少量军队，也不可能有任何重武器……”

菲利克斯大笑起来：“博士，你认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命令我们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

“您违背诺言，将军！”

“我说过我们不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诺言让他们去遵守吧。”

令菲利克斯惊奇的是，奥拉很快平静下来，疲惫地说：“将军，在这十多年的交往中，我第一次感到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

当奥拉随他的同志们和押解的陆战队员走到舰长室门口时，他突然转过身来，美国人发现他的腰并不驼，现在他站得挺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眼窝很深，双目完全隐没于黑影中，自那仿佛深不见底的黑潭中，射出两道冷光，令美国人打了个寒战。

“离开桑比亚。”奥拉说。

“你说什么，博士？”布莱尔舰长问。

奥拉没有理会，转身迈着大步走出去。

“他说什么？”布莱尔又转身问其他人。

“他让我们离开桑比亚。”菲利克斯说，双眼沉思地盯着奥拉离去的方向。



“他……哈……他真幽默！”布莱尔说。

奥拉博士一行走后，菲利克斯同他的一群参谋开始策划“非洲惊雷”行动的最后阶段：轰炸桑比亚的丛林地带。

菲利克斯把厚厚的一打作战方案扔到地图桌上，对参谋们说：“你们在把事情复杂化，对丛林地带实施精确打击没有意义，而进行常规的面积轰炸规模又太大，用燃烧弹是效率最高的方法……鲍曼中校，你去找什么？”

那位正要到电脑前的中校参谋转过身来说：“将军，我想查今天的气象预报，主要是风向，这对燃烧弹轰炸是很重要的。”

布莱尔舰长说：“这个地区的热带气候，局部风向变幻不定。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在目标区域两条对角线投燃烧弹，成X形，这样任何风向都无所谓了。这是二战时美国空军轰炸东京时创造的战术，你们这些书呆子，不会有这种灵感了。”

然后，菲利克斯没有太多的事可做了。将军入神地欣赏着那匹小马，它正站在宽大的海图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勤务兵刚送来的卷心菜。将军遗憾地想到奥拉博士，这绝美的活艺术品的创造者，说不定落到20世纪50年代那两个出卖核秘密的间谍那样的命运，坐上电椅。

参谋们也松懈了下来，三三两两地闲聊着，这些年轻的校级军官们都在为这场战争的索然无味而摇头苦笑。

夜深了，睡前，菲利克斯来到外面的舰桥上，一股非洲的热风吹到脸上，风中夹着烟味。远方的陆地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中，那是桑比亚的丛林在燃烧；火光映红了半边夜空，并在海水中反射，构成了一个虚假的黎明。





蘇子卿

PDG

当菲利克斯被铃声叫醒时，天已破晓。

“请快过来，将军，有些不对劲儿。”布莱尔在电话中说。

在作战室中，布莱尔和参谋军官们神情紧张：“将军，您看！桑比亚残余的部队已走出丛林，正在海岸附近快速集结。”

“有多大规模？”菲利克斯问，他不明白这个情况为什么让他们紧张。

“大约有两个陆军师，三万人左右。集结地在这个位置。”布莱尔舰长用光笔在全息作战地图上画了几个圈。

“这是桑比亚陆军的残余，他们在起火的丛林中躲不下去了，这只是一堆没有抵抗力的乌合之众。”菲利克斯说，同一位海军将领讨论陆战，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带着一种轻蔑。

但看到作战图上的态势后，他也迷茫起来：“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躲到丛林那边的内陆山区去？在距海岸这么近的平原地域以这么密集的方式集结，不算空中打击，他们也在舰炮的射程内，这不是自杀吗？”

当菲利克斯看过敌情通报后，又发现了更不可思议的事：“他们靠什么集结？！他们所有的机动车辆都被摧毁了，桑比亚没有一条公路和铁路可以通行，没有车辆的步兵是不可能以如此速度集结的！”

菲利克斯盯着舰长看了几秒钟，起身抓起一个望远镜，走到海岸方向的窗前，向岸上望去。桑比亚的丛林远在内陆，望远镜中出现的是从海岸伸延出去的广阔的平原。燃烧的丛林升起的烟雾如同平原后面一张巨大的黑灰色幕布。将军看到平原的地平线上有几个黑点，这些黑点渐渐变成了一条条黑线，很快，这些黑线连接起来，给地平线镶上了一道黑边，桑比亚的军队出现了。菲利克斯久经战阵的眼睛立刻看出了这绝不是从丛林大火中仓惶逃出的散兵，



他们队形整齐地推进着。很快，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桑比亚军队像黑色的地毯一样渐渐覆盖了平原。菲利克斯再次举起望远镜，他看到阵线在加快速度，很快整个方阵都飞奔起来，士兵们高举着冲锋枪怒吼着，像潮水一样扑向大海，更让菲利克斯吃惊的是，那些士兵们似乎有许多不是黑人……

“桑比亚人要投海自杀?!”舰队所有目睹这一壮观景象的人都迷惑不解。在“林肯”号上，菲利克斯首先发现了什么，脸一下变得煞白，他扔下望远镜，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舰炮射击！所有攻击机起飞！快!!”

战斗警报尖利地响起，但一切已经晚了。已到海边的步兵阵线中突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东西，那无数的白色急剧抖动着，激起了高高的尘埃，舰队的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桑比亚士兵都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这是几万名会飞的人！

在一片尘埃之上，飞人群起，升到空中，飞行的阵线黑压压一片，遮住了初升的太阳，这空中军队越海向舰队扑来。

这时，舰队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已对来袭的飞人群做出了反应，首批舰对空导弹从“林肯”号周围的巡洋舰射向飞人，约五十条白色的烟迹扎入了飞人群。这首批导弹都击中了目标，清脆的爆炸声从空中传来，飞人群中在一阵闪光后出现了一团团黑烟，被击中的飞人血肉横飞，翅膀的白色羽毛如一片片硕大的雪花从天空飘落。航母上观战的人们发出一阵欢呼声，但凭理智仔细观察攻击效果的菲利克斯将军和布莱尔舰长心都凉了半截。一道简单但严酷的算术题摆在他们面前。

从现在的情况看，每枚舰空导弹在击中目标时，弹头爆炸的杀伤力可击落周围三到四个飞人。舰队的舰空导弹多为“海标枪”、





“海麻雀”和“标准”型，这些导弹的弹头是为击毁空中战机这样的目标而设计的，爆炸时只产生很少的高速弹片，因而面积杀伤力不大，而飞人群受到导弹攻击后正以很快的速度散开，所以，一枚舰空导弹很快只能击落一个飞人了。具有较强面积杀伤能力的舰对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对这样方向和距离的目标毫无用处。整个舰队携带的舰对空导弹约为两千五百枚，这比正常情况已超载一倍了。这样数量的导弹在“宙斯盾”系统的引导下足以对付一个大国的全部空军力量对舰队发动的攻击，这种攻击可能有敌机两千架左右。而现在，舰队面对着三万个飞人，每个飞人对舰只的攻击能力当然无法同战机相比，但要击落它，也要耗费一枚导弹。用航母上的战斗机对付飞人，道理也一样，况且战斗机可能来不及起飞。于是，两位将军，他们统率着这个星球上威力最大的舰队，现在不得不承认一个美国军人最不愿承认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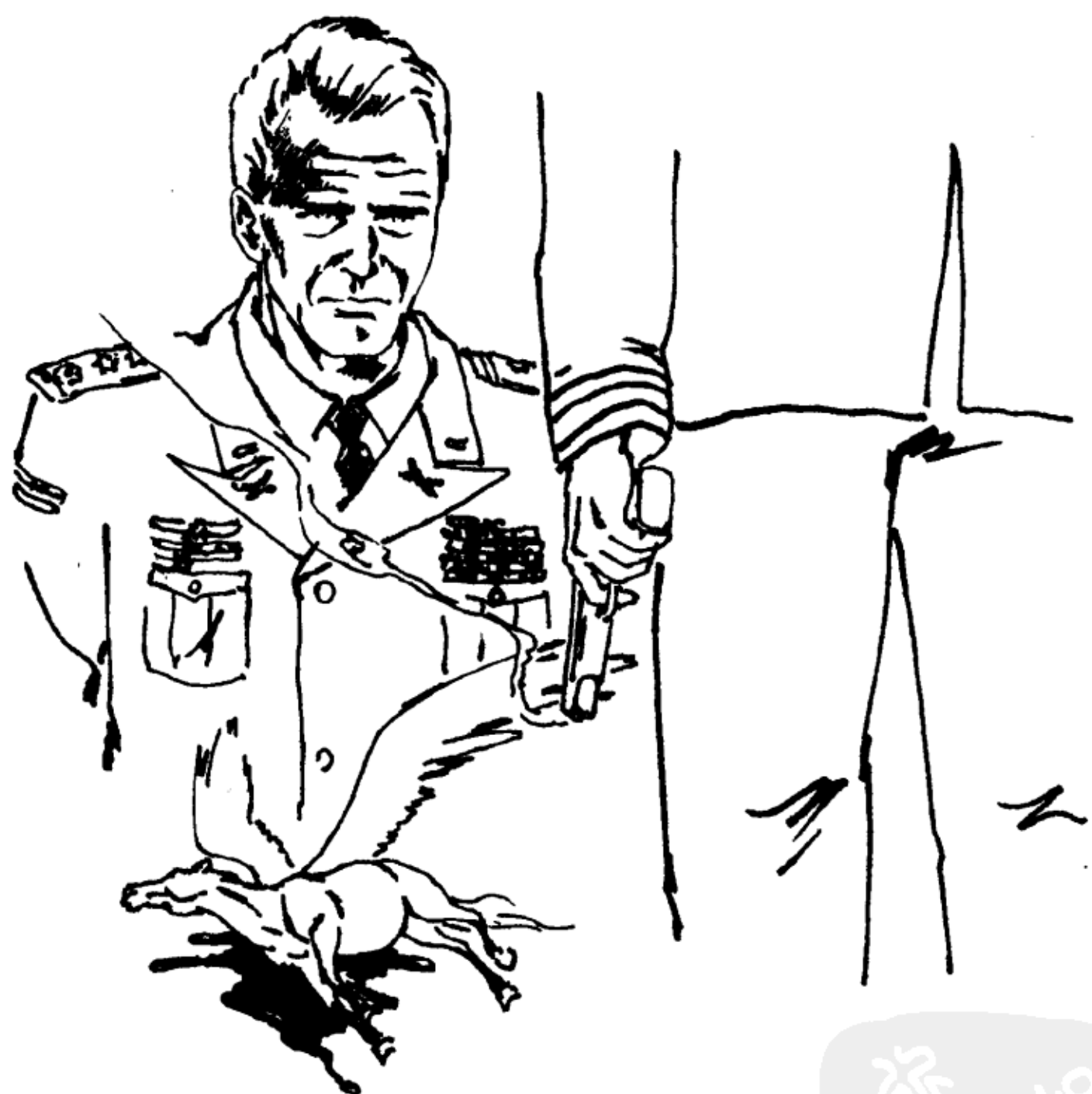
对于飞人，高技术武器不再具有优势，质量代替不了数量。

“林肯”号的周围，舰空导弹一批接着一批地发射，导弹的尾迹在空中组成一团巨大的乱麻。舰队没有人欢呼了，现在即使普通士兵也解开了那道算术题，以往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现在靠不住了。

当所有的舰空导弹全部用光后，只击落了不到三千个飞人，而现在从海岸方向向舰队冲来的有两万多个飞人，前排的飞人掠过了巡洋舰和驱逐舰，直向“林肯”号航母扑来，现在，桑比亚人的目标已很明显，是的，对飞人来说，没有比航空母舰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了。

现在，舰队只能依靠舰炮火力了，几乎所有的舰炮都开始射击。事实证明，这最传统的武器对付飞人远比导弹强。打击飞人最为有效的武器是密集阵火炮系统，它原是由于击落一千五百米范围





蘇子卿

PDG

内突破舰队防空系统的漏网反舰导弹的，它由六管马克 15 型二十毫米火炮组成，具有每分钟三千发的高射速。密集阵火炮的每一次扫射，都在空中画出一条死亡的曲线，都有一排飞人被它那密集的弹流击落。但密集阵火炮无法长时间连续射击，它的高射速和快初速使炮管很快老化，必须频繁地更换，加上数量有限，它们最终也无法对来袭的大批飞人形成有力的阻击。其他的大口径舰炮射速太慢，最要命的是，飞人的飞行轨迹是一条不断波动的正弦线，用舰炮对它们射击就像用步枪打蝴蝶一样，命中率很低。

现在，飞人开始对“林肯”号冲击了，飞人从各个高度接近航母，最高的飞人飞到上千米，最低的紧贴海面掠过，两万多个飞人使“林肯”号笼罩在一团死亡的阴云中，航母上的人听到从各个方向上传来的飞人的呼喊声，这些声音使他们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抬头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遮住阳光的飞人群在头顶盘旋，他们觉得身处噩梦之中。舰长室里，菲利克斯首先意识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

在高技术的梦幻中沉睡了几十年后，美国军人终于要同敌人面对面肉搏了。

意识到这点，菲利克斯反而冷静了许多，他拿起扩音器，沉着地发出命令：“立刻向舰上人员分发所有轻武器，在其岗位各自为战，重点防守塔岛、升降机口、弹药库、航空油库和核反应堆。这是舰长在说话，全舰人员，准备近战！”

布莱尔舰长茫然地看着菲利克斯将军，好半天才理解了他的话的含义。他默默地走到海图桌前，从一个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手枪，他看着枪，无言地沉思着。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悠扬的嘶鸣声，那是小飞马发出的。舰长抬枪对着小马射出三发子弹，那个美丽的小精灵倒在血泊中。





第一个飞人在“林肯”号的飞行甲板上着陆了，他那雪白的双翅轻盈地抖动，双脚接触甲板时没发出一点声音。这是希腊神话中才有的人物，这是神的化身，它来自远古的梦幻，如同一个美丽的幻影降落到人类这粗陋的钢铁世界中。航母上的水兵被他那惊人的美震慑了，很多人呆呆地看着，忘了开枪。但这个飞人战士还是很快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弹雨击倒了，飞人倒在甲板上，双翅上雪白的羽毛被它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紧接着又有三个飞人着舰，其中一名幸存下来，躲到飞行甲板左舷的一个光学着舰引导装置后面同水兵对射起来。

又有几个飞人降落后，飞人战士们意识到这时着舰代价太大，就开始从空中向航母投掷手榴弹。美国人也尝到了被轰炸的滋味，当一大群飞人呼啸着从飞行甲板上空掠过后，手榴弹如冰雹般劈里啪啦地落下，然后在一片爆炸声中，那些仍停在甲板上的昂贵的F14“雄猫”和F18“大黄蜂”战机一架架被炸成碎片。

来自空中的手榴弹成功地遏制了航母上的轻武器火力，飞人的第二次强行降落取得了成功，很快有上百名飞人战士登上了“林肯”号，他们依托着左右舷的下陷结构和甲板上飞机的残骸同舰上水兵枪战，掩护更多的飞人着舰。

现在，令美国军人最尴尬的局面出现了：首先，他们在人员素质上处于劣势。经过基因优化，又在非洲丛林中成长的飞人是天生的战士，在这传统的近战中，他们骁勇熟练，所向无敌。而“林肯”号航母上的人员，除了为数不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外，其他人与其说是军人还不如说是工程师和技师，受过的陆战训练不多，在这残酷的近战中不是飞人战士的对手。最可怜的要数那些飞行员了，这些曾令对手闻风丧胆的空中杀手，美国军队的骄子，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布莱尔舰长从舰长室的窗中看到一名中校飞行员，缩在



F14 的座舱中，伸出手枪乱射一气，弹夹打光了还在不停地扣扳机，直到一名脸上涂着红黑相间条纹的飞人爬上飞机，用一把非洲猎刀砍下他的脑袋为止……

更令美国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现在在武器上也处于劣势！他们的 M16 步枪在这样的近战中并不比桑比亚人的 AK47 冲锋枪好多少。最致命的是，舰上武器库中的步枪只有不到两千支！这样，舰上大部分人只能用手枪作战了。“林肯”号上的六千官兵不过是被堵在钢锈中的一堆肉而已。

在三个足球场大小的飞行甲板上，飞人快速降落，他们的人数已过千人。“林肯”号虽然在人数上仍占优势，但大部分人都被飞人的手榴弹堵在舰舱内，飞行甲板渐渐被飞人战士控制。现在，他们重点攻击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飞机升降机口，这是进入舰体内最宽敞的通道；另一个是指挥塔岛，这是航母的神经中枢。

一群飞人从舰长室外掠过，可以听到手榴弹乒乒乓乓地砸在舱壁上，有一枚破窗而入，落到海图桌上。看着那个冒着青烟旋转的东西，菲利克斯将军仿佛走进了时间隧道，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是在热带暴雨中的越南丛林中，他也看到一枚手榴弹在眼前冒着青烟旋转，甚至外形也同眼前这颗一样，是前华约国的制式武器，弹体和弹柄都是绿色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都凝缩在这生死的一瞬，将军出神地盯着那个东西，多亏一名参谋把他扑倒在地。

又过了十几分钟，着舰的飞人已超过两千，他们完全控制了飞行甲板。现在从外面看“林肯”号，已全是飞人战士的身影。AK47 冲锋枪嘶哑粗放的射击声盖住了一切，M16 步枪纤细的啪啪声只能零星听到。

突然，布莱尔舰长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一声爆炸，从升降机



方向传来。同到处响起的手榴弹爆炸声相比，它很沉闷，只是隐隐约约能听到。他的心沉到了底，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不会听错的，这是飞人在用塑性炸药炸开舰体内部的水密门，他们已进入了“林肯”号。布莱尔舰长也意识到了这点，他知道，现代巨型航空母舰的内部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即使舰上人员，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也会迷路。但作为桑比亚老练的丛林猎人的飞人，这可能不是个太大的障碍。“林肯”号有三个致命处：弹药库、航空油库（存放着供舰上飞机使用的八千吨航空燃油）和为全舰提供动力的两座压水核反应堆，飞人战士找到这三样东西中的一样，“林肯”号就完了。同时，航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内部随意的破坏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那不祥的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更沉闷，如同一只巨兽的脚步声，一步步向“林肯”号的深处走去……

现在，结局只是时间问题。

着舰的飞人已过三千，甲板上的战斗完全停止了，而指挥塔岛同全舰和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虽然塔岛还未完全失守，“林肯”号已失去了大脑。

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内，“林肯”号几乎沉静下来，只有舰体内的爆炸声能隐约听到，而且向不同的方向扩散。飞人像进入“林肯”号这只巨兽体内的无数只蚂蚁，正在吞食着它的内脏。同时，飞人加强了对塔岛的攻击，在从下面攻打的同时，他们从空中直接跳到塔岛的上层建筑上。

突然，“林肯”号微微震动了一下，布莱尔看到大团的白色蒸气从舰体两侧升起，并听到一阵隆隆声，那是舰体下面海水沸腾的声音。舰长知道，飞人战士找到了“林肯”号三个致命处的一个：核反应堆。虽然反应堆在舰体的最下部，但它们的方位是最明确



的。飞人已炸开了反应堆的保护层，布莱尔舰长可以想像，堆中的反应物质如火山岩浆般流了出来，但它比岩浆灼热许多倍，它流到航母的舰底，就如同把烧红的火炭放到硬纸板上一样，很快把舰底烧穿了。现在，“林肯”号就像已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命运已经确定。

又一阵冰雹般的手榴弹扔到舰长室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炸后，AK47 冲锋枪密集地在外面响了起来，好像是一阵突然爆发的狂笑。保卫舰长室的陆战队员们在舱门和窗口相继倒毙，一群飞人战士撞开门冲了进来，他们的翅膀合在身后，像是披着白色的斗篷。布莱尔伸手去拿放在海图上的手枪，立刻同几名年轻参谋一起被眼疾手快的飞人战士乱枪打死。菲利克斯将军手里握着枪，但没举起来，飞人战士盯着他肩上的四颗星，没有再开枪。他们就这样对峙着。

飞人们突然向两边分开，奥拉博士走了进来。他仍披着那块披布，同周围戎装的飞人战士形成鲜明对比。

菲利克斯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这么说，博士，那三万个组合体是人和鸟类的了？”

奥拉点点头，“人的基因占优势，大约为 90%。”

菲利克斯向四周看了看，发现这些飞人有一多半是白人，他问：“你们为什么要为桑比亚战斗？”

“我们为正义而战。”一个白种飞人说，他英俊而健壮，像古希腊的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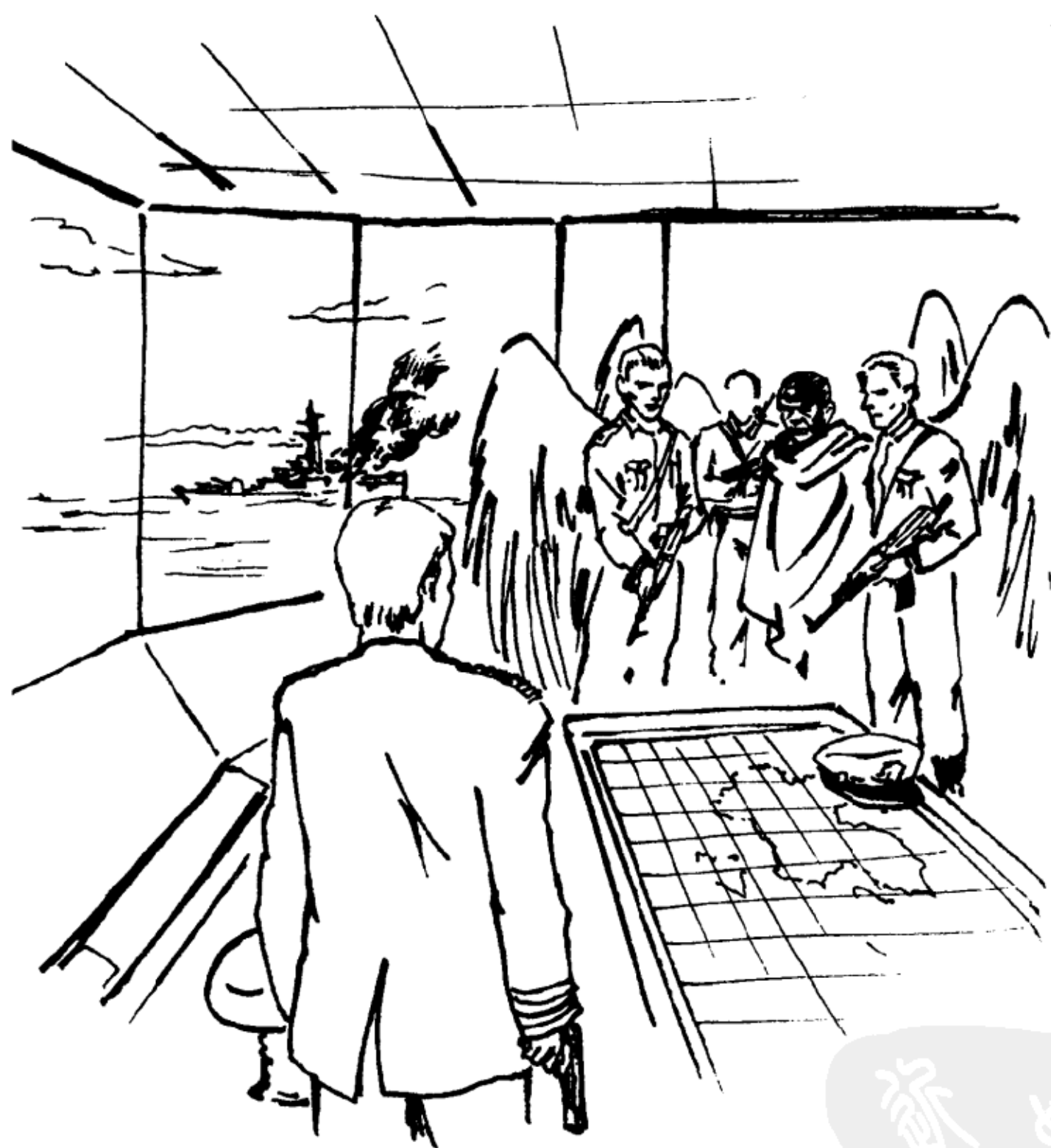
“我们有血缘关系。”菲利克斯对他说。

“但你对以前的那些组合体羞于承认这点。”

“现在又怎么样呢？我承认你们看上去很高贵，但也很悲哀，不是吗，生活在这块贫穷野蛮的土地上……”

那名飞人同奥拉相视一笑，另一位黑色飞人说：“不，将军，





鄧平知
船學

PDG



鄧平如

PDG

我们的生活比你美妙得多！我们能轻而易举地飞越高山和大海，蓝天和白云是我们散步的花园，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国界都挡不住我们。事实上我们都飞遍了世界，甚至到过美国。”

“还到过你住的地方，”一名白种飞人说，“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

奥拉说：“我发现，在基因组合中，人类基因 90% 的比例可能优于更高的比例，人类的某种变形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在‘创世’工程产生了那么多的可怕的废品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基因的最优的基因组合。正如您所看到的，甚至在美学方面也完全可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当人能够飞行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将是汽车的出现所产生影响的十倍，甚至更多，它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面貌，而更深刻改变的，是人类的精神。当然，我们还在寻找更优美的组合。”

一个飞人战士让菲利克斯放下武器。

菲利克斯仍紧握着手枪，用另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军服，对奥拉说：“让他们开枪吧，黑鬼！”

奥拉博士抬起头来，菲利克斯又一次看到了他那深邃的双眼。

“将军，我们的血也是红的。”

奥拉博士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同时用桑比亚语低声说了句什么，接着所有的飞人战士都转身走了，没有一个人再看菲利克斯一眼。

“林肯”号航空母舰直到黄昏才完全沉没，当舰上的塔岛最后没入水中时，有人从望远镜中看到一位四星将军站在塔岛顶端巨大的雷达天线杆下，用迷惑的目光望着远方桑比亚古老的土地。

在那块土地上，飞人群正在夕阳中盘旋。

